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神秘之光

ShenMiZhiGuang

BaiNianZhongGuoDaoGuanShengHuoQinLiJi

〔俄〕顾彼得 著 和晓丹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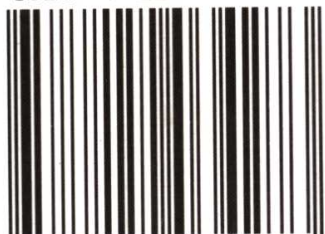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神秘之光

[俄] 顾彼得 著 和晓丹 译

本书经 JDH Neill 先生许可出版中文版

ISBN 7-222-03427-7



9 787222 034273 >

ISBN 7-222-03427-7/1 · 977

定价：15.00 元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神秘之光

K835.1289/
1

ShenMiZhiGuang

BaiNianZhongGuoDaoGuanShengHuoQinLiJi

〔俄〕顾彼得 著 和晓丹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RBA 31 1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俄〕顾彼得著；和晓丹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2-03427-7

I．神... II．①顾...②和... III．游记—俄罗斯—现代
IV．I 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3067 号

神 秘 之 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俄〕顾彼得 著

和晓丹 译

* * *

组 稿：刘存沛

责任编辑：郭素芹 刘存沛

封面设计：西 里

责任印制：洪中丽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33 千字

插页：1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22-03427-7/I·977

印数：1—2,000 册

定价：15.00 元



顾彼得先生与他的监护人内尔（JDH Neill）先生在新加坡。摄于1966年。



顾彼得先生与杭州玉皇山的道士朋友在一起。摄于20世纪30年代。

本书作者顾彼得先生简介

他于1901年出生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他和他的母亲一起逃离这个城市，最后到了上海。他从事了几个工作，包括在美国捷运公司担任助理，处理想到中国旅游的游客的事务。20世纪30年代末他接受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任命到了云南丽江，在那里居住近十年，和当地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

他的第一本著作《被遗忘的王国》(The Forgotten Kingdom, 中文译本由云南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次出版, 1998年第4次印刷), 回忆了他在丽江的日子, 之后写了另一本书《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部落》(迄今无中文译本)。他曾专门研究道家思想, 所著书籍《神秘之光》详尽回忆了他成为一名信道者的历程。他的最后一本书记述了他在马来西亚沙劳越地区的经历, 在那里他为国际劳工合作组织的顾问工作了多年。

中国解放后, 他移居到香港, 作为一名新拓居地的官员。约两年后他移居到新加坡, 在一家国际商贸公司当翻译。之后他受国际劳工工作组织任命到了巴基斯坦, 最后去了沙劳越。正是在这期间他的一位好友将他介绍给伦敦书籍出版者约翰·默里, 最终使他的四本书面世。

顾彼得先生深深热爱并真正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用他在《神秘之光》中的话就是“要和他们打成一片”。他崇尚简单和自然, 《神秘之光》和他的另一本书《被遗忘的王国》一样, 平实的叙述中蕴含着真诚的快乐和忧思。

顾彼得先生终生未婚, 于1975年在新加坡去逝。走完了他74年的人生之旅。



译者的话

《神秘之光》是俄国籍作者顾彼得(Peter Goullart)回忆 20 世纪初中期在中国的旅居生活的三本著作之一。该书由英国伦敦出版者约翰·默里(John Murray)于 1961 年首次出版。

《神秘之光》(以下简称《神》)是一个俄国人对中国和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思考以及这一深奥的东方哲学如何影响到他的一生,使他最终成为一各虔敬的道家思想的信奉者。作者顾彼得先生并没有空谈阔论一门哲学思想形而上的纯粹理论来证明他得到的道家的启悟,而是见素抱朴地回忆了他在上海、杭州、江苏、西安等地的旅居生活。正是这段节俭深入的旅行让他亲身体验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目睹了当时中国的快乐、淳朴和博大,也有贫穷、骚乱和日军入侵时所遭受的苦难。也是这段旅行让作者接触到了道家思想这一门典型的中国本土的哲学,和玉皇山的道观以及其他寺观的道士、住持结下了平淡而深沉的友谊。这样的友谊,一个俄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一个从小接受基督教文化侵染的头脑与一种传承老子的《道德经》的哲思之间,一颗被故国抛弃又失去亲人的痛苦心灵与一个宽容厚爱的国家和热情诚实的人民



之间，是《神》全书的灵魂所在，因为这友谊，作者最终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和宁静。

可以说《神》是一部以旅行作舟，以哲思作桨的游记。全书共包括前言和十八个章节，大体跟随作者脚下的行程，其中寺观庙宇是他主要逗留的地方。这十八章的标题依次是：“母亲与儿子”、“隐修之地”、“在寺观的日子”、“远足”、“紫竹寺”、“在上海的寻求”、“昆仑观”、“玉皇大帝的生日”、“除妖术”、“长生不老药”、“回到玉皇山”、“去往西京的路”、“八仙女观”、“张天师的道教”、“神圣的道”、“在玉皇山最后的日子”、“总结”、“结束语”。作者在第一章“母亲与儿子”中详尽回忆了他的童年，从而交待了他从小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教育背景以及他那敏感而富有才华的寡妇母亲对他的影响。在这一章里，作者还追溯了他的外祖母给他讲她的丈夫到东方经商的传奇故事，使小彼得从小就对中国有一种神秘的向往。余下的十七章，作者用十分朴素的笔触回忆了他和道士以及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的交往。他生活在寺观中，学习《道德经》，在实践中感悟这本经典的要旨。他和道士朋友、住持的谈话成为作者思想成熟发展的脉络，每一次对话都是他学习道家思想的新的领悟。而尤其难得的是，作者在陈述自己对道家思想以及中国文化、艺术的思考时，同时将其与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人文传统进行了本质的比较，引领读者扩展思路。作者还用不少篇幅陈述了他对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个人观点，使读者更加清楚他为什么最终成了一名道家的



信徒。作者在《神》中描写一些宗教仪式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把迷信和宗教精神完全区别开来，专门驳斥了盲从邪教异说的愚昧无知。而他对道士们关于超自然精神现象的探究是理解的。因此，《神》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精神追寻，而非迷信的盲目崇拜。

顾彼得先生对中国的乡村小城和普通百姓怀有深深的感情，在他眼里，这些代表着真正的中国。因此，他所结下的友谊都是朴实而真诚的。在他的笔下，处处展现出简单真实的中国普通大众的生活场景，连每个小地方的小吃、店铺里的杂货、一个朋友的相貌等细节都是他仔细观察的对象。正是这类的记叙使《神》把一个活生生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留在了读者的印象里。读起来觉得清淡，回味起来觉得亲切。

顾彼得先生虔诚地热爱着大自然。他不惜大量笔墨描写他一路看到的风景。也许是出于一个信道者对自然深刻敏锐的洞察和体会，在他眼里看到的景色都让人感受一种近在咫尺的美。这也正和中国艺术中的情寓于景相一致。在“总结”中他集中陈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他学道的领悟，也是唤起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倡导。

《神》记录下顾彼得先生在中国的一段旅程，也记录下他的一段不同寻常的心路历程——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寻找到了心灵的平静和生命的激情，“回到了和上帝一起散步的地方”（作者在《神》中的话）。



前 言

追求一种带来精神信念和心灵平静的哲理是一场斗争，许多人不得不用尽一生来领悟。那些写下这类斗争的人通常把它们记述在基督教的要旨里，虽然不少西方人已经跋涉了印度教和佛教中更为偏僻曲折的小径，因为这些宗教最近几年在西方越来越被理解。如果我的一生都留在自己的国家，我很可能已经追随了这三条道路中的一条。然而，我在年幼时就被俄国革命赶出了家园。之后，在中国，度过了 30 年——我生命中获益最多的岁月。在那里，偶然的机会让我亲自接触到这个世界上另一门伟大的哲学——道家思想；在中国之外它不如佛教闻名，但同佛教一样深刻奥妙。

我开始欣赏并重视道家的学说，直到最后我成了一名虔诚的道家思想的信徒。然而正如每一个信徒知道的那样，关于道家思想最困难的事就是明确地解释什么是虔诚的道的信仰、思想观念和所为之事。因此，我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简单地写下我的生活，希望通过它能够清楚我是怎样领会这门少闻的哲学以及它是怎样影响了我的一生。

目 录



译者的话	/1
------------	----

前言	/1
----------	----

追求一种带来精神信念和心灵平静的哲理是一场斗争，许多人不得不用尽一生来领悟。

目

1. 母亲与儿子	/1
----------------	----

录

我的母亲痛恨虚伪，总是不会随波逐流地让我扮演一个模范的孩子。她希望不是更多地通过她对我的批评让我懂得处世的礼节，而是通过我自己在成长中对事物的洞察来意识到什么时候我做错了。

我的精神生活从一开始就依照母亲的观点和她相协调了。她是一个简单自然生活的拥护者，一个完全被大自然的情绪和美丽深深吸引的人，她总是努力想获得并理解其中的实质。

每当外祖母提起中国都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外祖母的故事激发了我对东方的兴趣，还有到中国、西藏和蒙古旅行的渴望。

2. 静修之地	/15
---------------	-----



自从经过了那些可怕的日子，我对食物便有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一点儿浪费都让我痛心，无论何时当我看到无意，扔在街边的一小块面包，我都会把它捡起来喂给一条饿着的狗或是鸟儿，而不愿看它被路人践踏而过。

“看到你因丧亲而承受这样大的痛苦我很难过。”他抿了抿胡须。“我很高兴命运把你带到我们这个僻静的地方。这里很穷也没什么名望，不能让一个欧洲人舒适愉快的生活。但你要是愿意可以一直住在这里，我们会尽力让你高兴起来的。”

3. 在道观的日子/31

我决定不把这座道观和它友善的出家人只是当做我生命中一段偶然的经历，一次轻松的游玩，我现在想要学习探究他们的满足与安宁的秘密，来丰富和平静我忧虑不安的心灵。

“慢慢来，边观察边学习。轻率说出的话不能坚持；一杯水倒进焦干的地里没有什么用。只有一场连绵的细雨才能渗透土地孕育出生命。”

“道”这个字意，即“路”，传达出一种更单纯的意念，让人们把神圣的精神想象为一条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命沿着前行的庄严道路。

“不要过多受你的理智的引导，而要跟随诚意、爱和你心，它们是理解和同情的另一个名字。永远记住不朽的道是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爱和无限的简单。”



4. 远足/43

红色、粉色和金色交融着尽染了遥远的东方。天空是淡淡的蓝色，沉淀在山谷中的浓雾正慢慢弥散开来。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山谷里升起的浓雾飘散成绒羽般的薄云，轻轻地消失在远方……

“你不用穿得跟我们一样。我们也讨厌表面的伪装，只有真诚的信念和对道的理解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信道者，而不是衣服。只有邪恶和无知才有许多形态，真理和智慧是惟一的相同的。”

“不要违背自然过程中的神圣智慧而悲叹、烦恼和狂乱，而要平静、安宁并且心存信念；你将会感觉那些所有离你而去的你爱的人一直都在你身边，希望帮助你。”

5. 紫竹寺/53

“我们坚信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指引向终极真实的途径，就跟车轮的轮辐都集中向着轴心一样。正是那些教条、仪式和崇拜的方式把不同的信仰划分离开来，而并不是信仰的本质。”

“道家思想的信徒并不相信束缚着芸芸众生的尘世的车轮。相反地，而是把存在想象成为一个美好的永远向上的发展。整个宇宙是一个精彩而充满活力的整体，它的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活跃着生命和认知。”

6. 在上海的寻求/65

每一天都向我展示着中国人民性格中某些新的特征和中国生



活新奇的意想不到的。我确信如果我能够从内心和本质上理解他们，最终我将会受益匪浅并享受到极大的乐趣和满足。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孤身在外，我决定尽最大可能和这些如此热情善待我的中国人民打成一片。

我感到在上海这个华丽炫耀的商业社会里找不到中国生活的真实，无论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而要到那些淳朴的农民中去，到受过良好教育却从不傲慢虚饰的男人和女人以及真诚坦率的出家人中去。

7. 昆仑观...../75

河边石板上洗衣的女人们好奇地望着我们的船；岸上一间酱油铺前的石栏杆上坐着两三个小青年，无所事事地摇晃着两条腿，不远处的一座老石桥上几个孩子正指着我们开心地笑个不停……

8. 玉皇大帝的生日/83

“喝！喝！”李春住持兴奋地说，“生命中不会重现的幸福时刻，就像今晚，在我们信道者心中是纯净的默想。”他喝干了杯中的酒，我们所有人也一饮而尽。

9. 除妖术/91

“你不应该认为我们在寺观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迷信为基础的，我们没有那样幼稚或者愚昧让所谓的咒语蒙骗自己，要么拿那些虚伪的教条换取一种荒谬的安全感。我们也通过钻研和祈祷寻求神性的启发，我们的行为和信仰是有基础的。”他的这番话

使我沉默下来。

10. 长生不老药/99

我们的假期结束了，当我们离开这座寺观的时候竟有一种遗憾的留连之情。

而我不敢确信的是，如果我选择了这样的寺观学习道家思想，我是否会裹缚于飘散在这座迷宫中的潜移默化的神鬼与性的迷雾之中？

11. 回到玉皇山...../109

当我睁开眼睛，太阳正好落在远远的山脊上，最后一束橙黄色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玉皇观。深紫色的投影潜进了低处的山谷，竹林在河边吹来的冷风中瑟瑟颤抖。蝉和蟋蟀用它们多情的合唱迎接又一个黄昏。

12. 去往西京的路/121

列车已不复存在——它是一辆战车，带着我在梦的国度里穿行，明亮的月盘跃出了地平线，正是这同一轮明月，照亮了仁慈的黄帝、伟大的老子和三国英雄勇敢征战的岁月。

我喜爱这里的夜晚，我在这里体验到了意味深长的宁静。甚至我的玉皇观都显得遥远而虚幻了。这里有远离纷繁闹世的完全的超然，伟大的老子的精神似乎就在左右。





13. 八仙女观/137

这座城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让我感到沮丧。这里没有目标，没有希望的生活震惊了我。我想望着我的玉皇山上那些让我的灵魂得到慰藉的日子，离开这个生活的污水坑，到我曾经与上帝一起散步的静修之地去。

“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个国家中所有精华的头脑都成了隐士，就剩下那些劣质低等的人来统治人民。”

“一个艺术家雕刻出一尊完美的人像或是画了一幅无与伦比的肖像画，他想着再也没有什么会比他的杰作更美丽了。然后有一天，他去到某个毫不起眼的村庄，偶然地，他在那里遇到一个充满生气的少女或青年，是他的杰作永远无法形容的美丽。”

“我们知道自然中充满了隐藏着惊喜和秘密；当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掌握或征服了她，她马上转过身去，以某种方式来嘲笑我们的努力。她不能被掌握而只能被谦卑地跟随和观察探究，那么她就会向人类倾注她的赐福。”

“有了理解和容忍，就有了平静和清澈。”

14. 张天师的道教/151

这一道教的派别，固守着他们的驱邪物和护身符咒完全沉浸在巫术和魔鬼的信仰学中，并不致力于钻研纯正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我很高兴在我寻求道学真理的过程中及早地认识到了这一切。

15. 神圣的道/161



老子的宇宙观，它的本原，处世的技巧和道德的准则，不只在当时是新式的观念，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是超越时代的。这是多么了不起啊！

全然得道的人被老子形容为圣贤。即使他是一个普通的店铺老板，他的所作所为也从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和损失，以自信和一颗光明的心面对事物的结果。

他是公正果断的，但不会得罪伤害别人。他自身是率直的，却从不使人感到紧张。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但并不嘲弄他人，并且，尽管他是光辉的，他也不会使人目眩。他位处众人之后，反而受到拥戴，尽管他高于人之上(他的智慧和德性)，他却默守其下。

一个人的一生应当保持柔韧与灵活，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精神。他一定不要根深蒂固于自己的偏见、歧视和憎恨。他要努力去获取智慧，发现更多的真实，从而改变他的观念和态度。

一个真正有道之人甚至自觉不到他的智慧与德性。他的言行举止中无不蕴含这两种品质，又如行云流水般自然顺应，使人们难以觉察或怀疑。一个无道之人依靠狡猾的手段让人们注意到他的“德行”，以给他认可与赞赏。

一个真正的道家思想的追随者应当毫不张扬地暗中帮助别人，不强求得到认可和赞赏。他必须摒弃所有虚妄的企图，甚至正义、高尚和慈善的内心感知；而是自然的、简单的和柔韧的，就像一个婴儿，那样，他将成为一个得道之人。



16. 在玉皇山最后的日子/175

“这些让人觉得产生奇迹的塑像并不是它们自身产生出奇迹或者给予祈求者承诺，只是因为它们所象征的神圣的精神完全被祈求者诚信的意念和至深的情感吸引了，奇迹实际是由祈求者在这神圣精神的鼓舞下自己实现的。”

助理住持昌波宣布他要永远离开寺观了。他要去北方参加正在和日本侵略者奋力战斗的中国军队。他立志要当一名前线某地的军事发报员。这个男子是一名热血沸腾的爱国者，如果有必要，他随时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他深爱的中国。

我要回到我的西藏群山中去，我们郑重地道别，把深深的遗憾和祝福留在彼此的心里。以后，由于巨大的政治变革，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道士朋友了。

17. 总结/189

生命，以任何表现形式成为道的一部分，是同一的。对生命的仁慈、尊重、理解和同情总是带来和谐与繁荣。

老子说如果一个人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牢记这个教训，我总是尽力巩固基础，每取得一点进步就再巩固。这样我的成绩总是踏实而自信的，不会因为境况的变化而被彻底击垮。

看着这个世界和它的纷繁事务，我不会嫉妒其他功成名就的人。贫穷教我学会在已有的环境中和简单的食物与细小的乐趣中体会一种全然的满足。知足的人就是富有的人。

道家思想中最吸引我的是它的随意、善意与乐意。

18. 结束语/203

如果我可以列出一张我这一生的得失表，我敢肯定有丰厚的我通过道家思想的学习和实践而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

通过爱、同情和对自然的生动理解，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富有而充实。他在家很快活，跟朋友在一起时很开心，和邻居们和睦相处。他能看见新的美，领悟出新的价值和他自身能力的新前景。一条幸运的大路向他敞开，带给他的恩惠是一种成熟的性情和友善、慷慨的姿态。

我想永远留在丽江，因为它是一个真正具有老子精神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我完全实现了我对道家智慧和生命哲学的寻求。她的温暖和美丽一直伴随着我，给我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与斗争的勇气。我知道奇迹就在某个地方，因此我希望有一天，道也许会再带我回到那个天堂。





1

母亲与儿子

我的父亲在我不到两岁时就去世了，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父亲有外国血统，是一位知识分子，我的母亲在她已经 32 岁的时候和他结婚，尽管她的兄弟们强烈反对，他们痛恨和一个十足的外国人分享家产。母亲的家族是俄国的商人，好几代人和亚洲有生意往来。这是一个大家族，分成了几个世代结仇的派别，每一派对我母亲的婚姻都有他们自己固执的想法。当她成了一个寡妇，除了她的两个姊妹塔蒂娜和玛丽外，没人再施舍给她更多的同情。母亲不喜欢莫斯科和别的大城市，她的童年大部分是在莫斯科南边一个小城度过的，我们在小城主街上有一幢破旧的房子，房后的一个大花园种满了苹果树和樱桃树。我的培丽吉外祖母和塔蒂娜姨妈跟我们一起住在这幢老房子里。我们过着乡村式的生活，有自己养的牛、猪和鸡，还有一个菜园，全家人都热情地细心照料它。小城四周几英里外环绕着树木繁茂的森林和小山，一条沿岸长满白色睡



莲和黄色水百合的清澈美丽的河水从小城下游的草地蜿蜒而过。

我的母亲从没打算过再嫁，而是把她全部的爱和心血倾注给了我。后来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地危害我身心健康的处境，但就此而言，我的母亲，就算不是惟的一个，她也至少和大多数相同境遇中的女人不一样。一到我有能力理解我身边的世界中让我感兴趣的事时，她就不再充当满怀爱心的保护者，而成为我的一个朋友和知心人。她处处都不会迁就纵容我，也不会姑息我的错误。她总是避免专横地对我这样或那样地发号施令而不解释为什么。这种时候她就会让我坐到她身边，温柔地告诉我假如我不听她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她也不会天天守着我，我可以一个人去玩，和伙伴们在森林里漫步或是到河里去游泳。当她有事出门她就把我托给她的姐姐塔蒂娜和培丽吉外祖母。有一次，在我只有8岁那年，她把我送上一趟从克里米亚到莫斯科的夜班列车，对一个从没单独出门旅行过这么远的小男孩来说，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她常常说她相信小孩子不应该太多地被他的母亲支配，否则他就会丢失自己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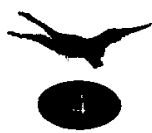
由于她因为我而不打算再结婚，她始终坚信为了把我培养成为一个让我自己满意也让她老了时感到安慰的人，我自己必须努力，这是我的责任。她跟我说我们的收入不多，并且我们不能指望从亲戚那儿得到什么帮助，因为他们非常不喜欢她，认为她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他们抱怨她毫无保留地把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包括家丑，都



讲给我听、和我商量，把我在仍然应该是个天真无知的小天使的年纪变成了一个矫揉造作的怪物。听到这些话她总是大笑，然后说对于一个不得不开始依靠自己在一个并不友善的世界中求生的孩子，过早的懂事是必需并且难得的，她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我不是一个太淘气的孩子，但当我去我的那些姑姑家做客时我总是使他们难堪，他们对我提出的尴尬的问题和作出的评论大为震惊。我记得有一次，就在我的表兄乌叶什里夫和一个伏尔加商人的女继承人完婚后不久，在一次很隆重的家庭晚宴上我问玛丽姨妈，表兄是否为了某种好处才结的婚。我的话就像一个晴天霹雳，在座的人全都哑口无言了。过了一会儿，阿历克斯姨父把我从椅子上拉下来，推我站到一个角落里。他们都说我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孩子，并且预言我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我不是不懂规矩，但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被我母亲几乎当做大人一样对待，以致于当我感觉大人们谈论的话题并没有超出我的理解能力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地不加思索地侵入他们的谈话，让他们大吃一惊。我的母亲痛恨虚伪，总是不会随波逐流地让我扮演一个模范的孩子。她希望不是更多地通过她对我的批评让我懂得处世的礼节，而是通过我自己在成长中对事物的洞察来意识到什么时候我做错了。

我的母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一直爱好阅读。她的这种热情传染给了我，大量的阅读造成我的视力减弱，让我在13岁那年就不得不戴上眼镜。她也是一个绘画和诗歌的爱好者。的确，她的画从未离开过我们家的



客厅半步，她的诗也从未发表过一个字，但她在她周围营造出一种细腻而敏感的文化氛围，这让她跟很多文人雅士结下友谊。他们中有的是教授，其中一两个在当时颇有名气，有的是哲学家，一个神学家，一个很出名的通神学家和许多英明的健谈者。出于纯粹的女性的的心机和策略，她利用这些人作为我的免费的家庭教师，招待他们吃饭喝茶、鱼子酱和香槟以表报答。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退休或是些过着富裕闲居生活的绅士，还有一些贵妇人，我欠这些迷人优雅的伟大的夫人们太多，她们给了我充满关切之爱的美的感染和熏陶。

然而，我的精神生活从一开始就依照母亲的观点和她相协调了。她是一个简单自然生活的拥护者，一个完全被大自然的情绪和美丽深深吸引的人，她总是努力想获得并理解其中的实质。

夏天的时候，母亲经常挎一个小篮牵着我的手走过一片绿绿的黑麦田到很远的一个村子去。我们会在某个农户家停下来喝茶休息，然后在附近一片森林凉快的绿荫下散步。林子里有几个秘密的地方是母亲喜欢的隐蔽的角落。我喜爱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儿有一股泉水从草木繁茂的小山丘上汩汩冒出来，水边盛开着勿忘我，白色的兰花爬上小山的斜坡，长满苔藓的阴暗的角落里隐藏着一丛丛绚丽的山谷百合花。

另一个神秘而浪漫的地方被人们叫做“三贞女”，这是林子深处的一个小土堆，据说这里埋葬着三个美丽的姊妹，她们在拿破仑军队攻占进城时宁死也不屈从敌军军官



的侮辱，逃到森林里躲起来，她们被饿死在林子里，当人们发现她们时，三姊妹紧紧地拥抱着躺在一起。这座没有姓名的坟墓总是开满了美丽的野花，下面的沟壑里长着一一种叫“所罗门六角星”的神秘植物，我们经常采它的叶子带回家。

盛夏时许多女士们全副武装地带上空篮子和水罐，开始她们采摘草莓和蘑菇的长途远征。这为她们提供了一种不流血的猎取的满足和一次安全的冒险活动。我的母亲热心地加入到采摘草莓和蘑菇的队伍中，当我也像她一样对这种愉快的远行感兴趣时，她就总是带着我一块儿上路。母亲会在天亮前就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以便我们能首批到达森林，但我们总是发现塔蒂娜姨妈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到了，她在这种竞赛中是一名老手，并且从不允许姐妹的情谊来干扰这种重要的事情，她是一个如此狂热的“猎人”，以致于如果我们在森林里互相碰见了，她要么对我们不理不睬就朝别的方向走去，直到我们看不见她，要么就以在我们鼻子底下采到最大的蘑菇这一招胜我们一筹。她总是带着重重的篮子凯旋而归。

每当我采到一个特别大的蘑菇，我的母亲高兴得就像我给她的是一颗宝石。有时我们会碰上次生林地，老树都被砍光了，树桩四周嵌满了芬芳甘美的红宝石般的野草莓。把它们一颗一颗地装进凉凉的土水罐里真是件高兴的事。

在这巨大而古老的森林里充满了恐怖和神秘。虽然我的母亲不是很迷信，但她还是相信会碰见上辈人流传的某



种奇迹。例如，人们相信在正午到下午1点这个时间，当太阳高挂天顶之时，森林就变成《仲夏之梦》中那个顽皮的小妖精，林中之神丽仙嬉戏玩耍的地方。对我母亲而言，在这个神奇的时刻和这个最少被男人打扰的地方，大自然神秘莫测的力量会全部显现。她怀疑这种显现是否真像别人所说会发生，但她相信它能给人内心以感动，引起美妙的幻觉和一切活着的生命所具有的那种最初的原始意识的思想形态。在这个时候，母亲就让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打算往回走，恐怕我们会在林子深处迷了路。

事实上没有人对这个咒语太当真，好多次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都试图离开森林，但不知怎么我们记不住或分辨不出熟悉的路标，并且发现我们总是在来回地绕圈圈。当我们徘徊林中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有无数只眼睛盯着我们，总是要攻击我们。

林中也有不太多的熊、狼、狐狸、獐子和獾等野生动物，到了夏天它们有好多吃食就不会出来伤人。它们从不会骚扰我们，虽然有一次一头大棕熊吃光了我们采的草莓，但它闻闻篮子里的酸麦面包，翘起鼻子就走开了。

不像塔蒂娜姨妈那样每晚做几小时的祷告，我的母亲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然而，她有自己朴实的诚意，通过给我一种传统的宗教教育来履行她对社会的责任。后来这种教育被她给我读的一本十分古老的未经修订过的《圣经》所代替。这本厚厚的用黄铜装订得工整精美用古斯拉夫语写在羊皮纸上的《圣经》，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被我母亲的家族归为己有的，是古希腊原本的直译本。它是



由拜占庭的基督教教士陪同索菲娅·帕里欧罗格公主前往莫斯科和大公伊凡三世成婚时带到莫斯科大公爵领地的。这本非凡卓越的书布满皱褶的华丽和庄严在我年轻的思想中永远留下了印记，铺平了我理解屈从于不同宗派和民族盛行的伦理道德的现代版本《圣经》中某些局限的道路。另外一本书叫《圣人的生活》，被寺院和修道院的僧侣和修女们不论在他们的密室还是在公众聚餐时广泛传阅。这不是一本依照教规而写的书，却备受崇敬。因为它太厚又很深奥，我只阅读过一部分。书中描述了自从基督教诞生以来男人和女人们为了寻找上帝的斗争，以及他们怎样成功地取得了圣徒的身份。就是这样一本令人肃然起敬的书给了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和其他几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深沉的影响，为他们后来的写作增辉添色。

在俄国并不乏圣徒，他们中很多人隐居在离莫斯科一百英里外的森林里。据人们说他们都是些很文雅风趣的人，厌恶城市嘈杂的生活而喜欢在森林里独处。在冬天漫长的日子里，他们自己的小屋中阅读、沉思和祷告，一盏油灯在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圣像前温柔地闪烁着光芒。夏天一些虔诚的农民来到他们的小屋给他们带来面粉、盐、油和其他食物，请求得到上帝的祝福。据说这些隐士们和动物很友好，近代圣徒中最有名的一位是“沙罗维的天使”，曾经有一头熊成了他的好伙伴，每当有人来拜访，这位圣徒就叫它拿来野蜂蜜招待客人。我对这位曾经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皇家卫队的具有很高文化修养和智慧的官员充满了迷惑。他的才智和魅力使他成为王室和圣彼得



堡上层社会沙龙的宠儿。突然有一天他放弃了这一切，当了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者，在无人知晓的密林深处永远住了下来。他写过一些有关神秘主义的卓越的论文，不幸的是在他死后被毁，因为这个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人详尽预言了王朝的败落让沙皇极度震惊和恐慌。

在这些圣徒居住的地方兴建了大量的寺院，我们常去其中离莫斯科和我们小城不远的那几座。经过一整天的马背颠簸，当我们望着山下那漂浮在绿林之上一群群镀金的小圆屋顶和雉堞状的围墙在太阳照耀下泛着的淡淡红光和蓝光时，一种全然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一进寺院我们看到几个年长的僧侣，他们领我们到一个有巨大拱顶的公共食堂歇脚，消去一天旅途的疲劳。我们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的木凳上，吃着美味的鱼汤、裸表面包和腌制黄瓜，再喝上几口科瓦土酒，一种家酿的带点酸味的淡色啤酒。如果遇上节日，我们通常都要参加隆重的仪式，从早晨6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1点钟才结束。在这些节日中我喜爱伴随着洪亮的歌颂和神秘祷告的克果索斯托圣餐仪式。在俄国的教堂里人们必须一直站到仪式完毕，有时我感觉很累。有几个凳子靠在墙边给那些年老病残的人，但长时间坐在上面会被人们看做是极端没有教养的行为。我也很喜欢平常的礼拜仪式，尤其是晚祷，以及快乐的复活节圣餐仪式。一般说来俄罗斯东正教的束缚不是太严厉，没有人被要求按规定去教堂；这样的事情完全凭个人的良知和心愿而定。人们在做仪式时不允许唱歌，音乐由一个训练有素的唱诗班提供，除了特殊情况外一般也没有布道说教。我

仍然相信，这些温和的束缚比起任何教士的警诫、劝服、责备和其他形式的压制来更能在信徒中保持住信仰的虔诚。

在我们所有的亲戚中我最喜欢玛丽姨妈。她住在 20 英里以外另一个小镇上。冬天的时候我们先坐火车到一个简陋的车站，然后再乘公共马车穿行 12 英里狼群出没的森林。这些动物出来伤人并不多见，但我们始终感到害怕。离城几英里远有一座雅致的寺院，金色和天青色的圆形屋顶加盖在教堂和圣地之上。我们停下来在圣巴夫鲁提斯的墓前做一会儿祷告，他是当地的一位圣徒，据说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亲戚。然后一路上还有很多教堂，城里的更多，我的母亲告诉我这么多的教堂并不证明人们的虔诚而是说明当地商人的富有，他们总是在做成大桩买卖后以这种方式来感谢上帝。这座小城是保守派信徒的大本营，在我眼里它是一个古怪而令人厌恶的派别，男人们蓄着一大蓬从不修剪的胡子，并且收藏自己的指甲死后带进棺材，他们也是教育和一切进步的敌对分子。正是这帮家伙通过用巨款贿赂建筑工程师阻止了铁路在小城的通行。但是他们都是些巨富豪，并且花钱为自己修建了两座庞大的“祈祷者的房屋”，一座看上去像巴黎歌剧院前的十字架，一座像清真寺。他们的女眷被关养在富丽的牢笼里，除了可以阅读他们派别的圣典教文之外，不能接受其他任何的教育。玛丽姨妈的儿子曾经试图想得到这样一位女继承人，一个钟表匠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安排他和其中最富有的一名女子见了面。在女子母亲的引见下，我的堂兄来到客厅，看见她拘谨地坐在一幅圣像前交互转动着大拇指。





一两个小时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我的堂兄鼓足勇气问这位女子：

“你总是这样打发日子吗？”

女子的脸羞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

“不，有时我用别的办法。”说完她开始反方向转动她的大拇指。我的堂兄厌恶地离开了。

玛丽姨妈是一个体态肥胖性情开朗的女人，在她40岁前一共生了17个孩子。有几个已经死了，其他的有的结婚有的离家在外，只有两个年轻的女儿安娜和娜蒂恩陪在她的身边。她们比我大很多，但都十分有趣，我最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家中的活儿全部由阿历克斯姨父负责，他长得极像著名的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母亲和我都当着面叫他“凡尔纳叔叔”。他是一个富有的当铺老板，事实上方圆几英里就他一个，在莫斯科的斯特阿斯涅广场这个首都的活动中心他还开有一家很大的百货商店。当我们去莫斯科时总是住在“凡尔纳叔叔”的公寓里。

我必须承认吸引我去看望玛丽姨妈的主要原因不是她也不是她的家庭，而是她那座奇妙的房子。那是一座有四层楼高的巨大的白色建筑，在宽敞的院子中的大阳台面对着一城中的大街。它处在一个绝佳的位置，既能欣赏到城市的美景和蜿蜒其中的河水，也能远眺所有的寺庙、教堂和树木丛里的群山。这是一座古老的房子，它的来历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拥有这座房子的家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绝嗣之后，阿历克斯姨父从政府受托管理人那里把它买了下来。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堡。它的墙壁坚



固得让人难以置信，暗藏着的秘密通道连着地牢和地窖，我们小孩子偷偷摸摸地去找那些地下泉水，用棍子撬开封死了的门和墙上隐秘处的镶板。家里人都住在二楼上，其余剩下的房间用来作办公室或存放典当的物品。在铺着花木地板的舞厅和休息厅里，角落处放着古老的装饰着彩图瓷瓦的荷兰式火炉，四面墙几乎被盆栽的棕榈、喜林芋和异叶榕遮挡得严严实实。就是在这个舞厅里安娜和娜蒂恩教我跟随着一台老式留声机或一架大钢琴的旋律跳舞。

这座房子不但外表让人迷惑，它曾经还闹过鬼。在1812年拿破仑皇帝进占莫斯科期间，很长一段时间这座房子被他当做总司令部，并且据说他住在二层楼的角屋里，母亲和我来这里时一直都是住这个房间。一条长长的拱顶通道把它和其他房间连起来，通道经过一间小屋，屋里放着一张又旧又大的写字台。我的母亲和堂姐们沉迷于招魂术，每当月满之夜，我们都期待着奇迹发生。是什么样的奇迹我并不知道，但有人说会看到拿破仑走过通道或是走进他的角屋。尽管我们在奇妙诱人的恐怖中耐心等待会发生些什么，我只遇到过两件可被视作古怪的事。一次是正好午夜时，我们可以听见在通道上那间小屋有人在桌边翻动一本厚厚的书，一旁的椅子发出轻轻的吱嘎响声。我们一直看着，但没有一个人在屋子里。另一次是在夜里，被粗铁链拴着的牧羊犬突然一下发狂，在房子和大门之间不停地跑动，它像是在月光下看到了鬼怪的幽灵，不安地叫着，上下乱扑总是想抓住它。

俄国中部的秋天让人感到沮丧。厚重的云块把天空压



得低低的，绵绵细雨没完没了地一下就是几个星期，城里的街道和乡村的公路全变成了黑乎乎的泥潭。下午很早天就黑了，惟一的乐趣就是坐在家里的荷兰大火炉旁温习功课，或是在柔和的煤油灯光下读书。我的母亲和塔蒂娜姨妈经常阅读她们从当地一个图书馆借来的书或杂志。培丽吉外祖母已经 90 多岁了，她有风湿痛而且视力极差，走路很不方便。但她的神智就像一个年轻人那样清醒，当我被那些数字和动词时态、三角、角锥体和玫瑰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时，我就让她给我讲她的丈夫做牲畜和茶叶生意那个时候的故事。她不喜欢休息厅，总是在宽敞的厨房里坐着养神，一只巨大的俄式烤炉把整个房间烤得暖烘烘的。我坐在她脚边的一个小凳上，问她楼上的那套蒙古茶炊是怎么来的呀，那个绘着图画的中国茶叶箱或是其他堆积多年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呀，好给她提一个话头。外祖母坐着想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用清楚温暖的嗓音给我讲那些故事，不时地用手拉拢她肩上那块开丝米披肩。所有的故事都和茶有关以及在那个时候经过加尔各答用马帮来运输是多么艰难，还有她的丈夫以及随行的她的儿子给她讲述的中国那些奇怪陌生的城市和风俗。每当外祖母提起中国都充满了无限的敬意，说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多么神奇美好的国家，她的人民是那样礼貌热情，买卖场上是那样诚实认真。她给我讲神秘的西藏，那儿所有的人都虔奉宗教，他们在积雪覆盖的群山中建起伟大的庙宇；她还给我讲那些生活在帐篷里的蒙古人和他们的萨满仪式以及奇异的习俗和他们喝的乳酒。我的外祖父在蒙古的牲



畜生意做得很兴旺，但也很冒险，因为那儿到处有土匪出没和专门偷牲畜的强盗。但最可怕的是炭疽病的流行，这是一种很容易被牲畜感染，在那个时候无法治疗能置人于死地的传染病。外祖母的儿子斯欧多利在科布多附近的大草原上感染上这种病，很快手臂上起了一个可怕的黑色脓疱，生命处于垂危之中。当地的人把这种炭疽病叫做西伯利亚溃疡。他被吓坏了的助手扔下后一个人躺在棚子里，幸好一个萨满路过，他用火烧一个洋葱头，一边舞蹈着敲鼓一边低声咕哝着咒语，然后把烧软的葱头砍成两半，用一半敷住溃烂的伤口。当这位萨满离开后我的舅舅感到很口渴，不知为什么，也许是病重时的一种幻觉，他不想喝水或茶却只想喝科利酒，一种在俄罗斯东正教圣餐仪式时饮用的希腊甜酒。由于他住的地方属于俄国的殖民地，那儿有一座教堂，一个教士送给他两瓶科利酒。两瓶酒根本解不了渴，直到最后他喝光了8瓶，然后他就一头醉死过去，一夜里撒的尿简直快把小棚淹没了，第二天中午醒来轻松了许多。一个星期左右脓疱不见了，他已经完全康复。所有这些培丽吉外祖母的故事，悲伤的和快乐的，都激发了我对东方的兴趣，还有到中国内地、西藏和蒙古旅行的渴望。我一点儿也没想到那些情节将会迫使我在中国度过我一生中漫长的岁月。

我们偶尔去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也能让我一阵激动，这是因为我有机会看看新的地方和不一样的风景。只要一个地方的人是亲切的我就不会觉得身处异乡。惟一的不同是语言，但那并不是什么障碍。当我跟现代的人说，就上层



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相互关切而言，战前的俄国和西方没有任何区别，很少有人会相信我的话。生活标准一样，食品和服饰也一样。一个在法国或意大利智慧修养很高的人你很难判断他不是个俄国人，因为无论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或是俄国人都熟知彼此国家的文化和艺术。那个时候的俄国有很多的法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长住者、旅行者，除了可能有口音的差别，我们几乎看不出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在西欧的时候我们去同样的饭店、商店、图书馆和剧院，总感觉是在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只是革命以后当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被驱赶或摧毁时，俄罗斯才变成了一种“陌生的地方”，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亚洲，没有任何自己的社会准则。目前苏维埃想要灌输文化，他们的努力将不会成功，因为大多数现代俄罗斯人他们太粗俗，并且没有一种传统可以给他们支持和依靠。我想在新一代的俄罗斯人中没有任何人是“天生如此”的。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以后我最近回到了欧洲，我感觉我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一样类型的人，一样的老咖啡馆和人们一样的谦和礼貌的交谈往来。除了街道上有了霓虹灯和更多的各式各样的车，在我眼里欧洲一点儿也没变。



2

静修之地

有一位慈爱而精明的母亲引导我，同时也是一位亲密的朋友和劝告者让我能够赢得并保持自信，这使得我的童年和青年岁月是快乐的。许多在自然环境中受过教育的人把森林、山川的美丽和自由以及野花和芬芳空气的灿烂和幸福看做当然之事；只有在很久以后当他们回顾起以往，或是厌倦了大城市的单调乏味而静下来思考时，他们才开始领会这些上天的赐福。我的母亲以她的才智教会我充分享受眼下的乐趣，而不要等待某些假设的未来的幸福。甚至现在当我想到自己如果在一座大城市的狭窄街道上长大，到处是恶臭的阴暗小屋，一些盆栽的天竺葵和某个肮脏的公园供人玩耍，我总是会不寒而栗。

当我再大一些，有时会有一种隐约的不祥的预感，即幸福不会永远。正如我现在明白的那样，这种感觉对我可能是很自然的，我的母亲十分敏感并且相信超人洞察力的力量，似乎我已继承了这种在当今被时髦地称作超心理的



神奇本领，并且已帮助我从相当危险的境遇中摆脱出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第一个灾祸就是我不能再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我的母亲已为我安排好进入一个专门培养年轻人外交技能的学校，现在一切都停止了，这所学校也暂停关门。接着是培丽吉外祖母去世，她已经 97 岁，完全不能自理。回想起后来发生的一切，我感谢上帝在那个时候召唤她而去，使她逃过了那些在我们的命运中所遭受的难以忍耐的痛苦。革命斗争在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维斯克条约后带来了一片混乱。成千上万的士兵袭击占领了家园，毁坏了所有的交通运输。来自乌克兰的面粉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洗劫一空，俄国中部陷入到可怕的饥荒之中，我们在饥饿中熬过数周，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那种饿肚子的痛苦是如此剧烈，以致于一小块掺了大量草和木屑用老荞麦做成的面包也成了人们垂涎的美食。自从经过了那些可怕的日子，我对食物便有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一点儿浪费都让我痛心，无论何时当我看到无意扔在街边的小块面包我都会把它捡起来喂给一条饿着的狗或是鸟儿，而不愿看它被路人践踏而过。同时我也不喜欢那些对食物十分讲究挑剔的人，当他们真正饥饿的时候，没有什么他们不能吃。

这个世界不停地摧毁着我们。似乎一切现实都消失了，我们正浮出美梦的水面而进入一场可怕的噩梦。秩序和荣誉仿佛仅存于昨日，现在有的是混乱、野蛮和残暴。我的母亲和我不能忍受这一切，也不能顺应到新的兽性的机制之中。我们匆匆收拾行李，冒着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尽



一切可能赶往土耳其斯坦(某些外国人沿用的对里海以东广大中亚地区的称号——译者注),希望能到达印度。恐怖的遭遇在撒马尔罕(原苏联乌兹别克东部城市——译者注)和布哈拉(原苏联乌兹别克西部城市——译者注)等着我们,嗜血的劫匪堵住了通往阿富汗的道路。我们花了数周顺原路返回,直到坐上了去往海参崴的火车,又被西伯利亚的捷克人起义挡住了去路。那是一次惊险的旅行。但我们还是幸存了下来,最后乘船到了上海。

到达上海后不久,我很幸运地在一家希腊烟草工厂里找到了一份会计的工作。工资很微薄,但我们在工厂里有了一套宽敞舒适的自己的房子。我立刻喜欢上了中国并且想着这正是培丽吉外祖母曾经向我描绘的一切。我喜欢和工厂里的工人在一起,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并且很快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基础。几年以后我通过在苏州一个汉语学校一段时期的学习提高了汉语水平。然而,我的母亲再也没有从我们经历过的痛苦和我们已经失去一切的现实中完全恢复过来。她常常陷入到突来的沮丧和怀乡的悲伤情绪中。由于她不懂英语,年纪太大已不可能再学习,加上很少和人来往,她越发感到悲观丧气。两三年后我们间或收到塔蒂娜姨妈的信,告诉我们阿历克斯姨父去世了,很快玛丽姨妈也随他而去,接下来的不幸让我们悲痛万分,我的娜蒂恩表姐因伤寒离开了人世。最后一封信是安娜表姐寄来的,告诉我们塔蒂娜姨妈走了,她自己也要准备离开莫斯科。我们再也没有安娜表姐或其他人的消息,我们的大家庭已到了尽头。



在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中，我眼看着母亲患上了忧郁症。我挣的钱勉强能够维持两个人日常的生活，根本没有一点儿节余给她买精美的奢侈品或供她消遣娱乐。我想带她到苏州或杭州那些美丽的地方去旅行，还想给她买些有趣的俄文书和别的东西。哎！我们的开支预算不允许。母亲完全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周围陌生而新奇的东方生活让她感到漠然，只有电影似乎能提起她的兴趣，我们差不多每晚都去看一场。

母亲的终日以一种可怕的方式预示了开端。每个星期我们都用灵应牌做一次请神仪式，完全是为了消遣好玩而没有任何向亡魂问卜的意图。我们总是从一位叫做奥马尔的神灵那里得到回应，他给我们讲了关于一个埋葬在菲律宾或西里伯斯岛（印度尼西亚中部苏拉维西岛的旧称——译者注）上一位可爱的罗马老人许多有趣的故事逗我们开心。一天晚上母亲问它，自己还能活多久，灵应牌猛转了一阵停下来，上面的字清晰写着：“从现在起还有一年你就会死。”这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再也没继续请神仪式。我不愿对这个预言发表什么看法，但事实是一周以后我的母亲在夜里突然发作全身痉挛，疼痛难忍，很快被送往医院进行手术。手术并未成功——医生坦率地告诉我在一天之内准备接受她的死讯。我疯狂地冲出医院买来三夸脱马姆香槟酒好让她在心脏悸动时喝上几口。让医生惊讶和欣慰的是她又精神了过来，但绝不是完全的恢复。她说她感觉自己活不长了。在突来的精力支撑下她去了哈尔滨，在最后的的时间里回味体验一下俄罗斯，因为当时的哈尔滨基本



上就是一座俄罗斯式的城市。当她三个月后回来时我吓坏了，原来高大丰满的母亲现在竟成了一个干瘪蜷缩的老妇，我都认不出来了。已没有什么能挽救她，她开始每晚感到疼痛不能睡觉。我尽一切可能照顾她，经常承受着和她一样的痛苦，因为我只能看着她受折磨却不能帮她。母亲患的是绝症，最后，过了圣诞节她进了一家医院，只被允许在那里呆十天左右，然后回家临终。

当我意识到她正离我而去，那种悲伤的痛切难以名状，而她离开的方式以一次可怕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最后一夜她睡得很安静，所有疼痛都消失了。第二天早上她已清楚自己和生命的最后斗争总算到头了。她叫我坐到她身边，指着房间远处一个角落，轻声说她死去的父母和亲戚正站在那儿等着她。她说他们并不说什么却示意这是她在人世的最后一天。我相信她，因为她的神志很清醒，并且房子也明显变得更冷了，尽管火炉里燃着火，这对我至少象征了某些灵魂存在的部分显现。我含着泪微笑着向他们深深鞠躬，母亲说亲戚们都认出了我正对我微笑。然后她坚决地告诉我不要哭泣，因为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想给我她最后的意见和告诫。晚上她开始衰弱下去，大约10点钟陷入了昏迷之中。我想她已经死了。突然，她笔直地坐了起来，两臂伸向前方，双手不停地抽搐。一种动物的嘶叫从她的喉咙里发出来：“你在哪儿？小坏蛋！你在哪儿？”她的眼睛鼓着却什么也看不见，张大了嘴就像一副希腊悲剧的面具。我惊慌得失去了理智，大声叫唤一名我雇来在这种情况下帮我的俄国青年。他冲进



房间，还没有睡醒，我们一起使劲想让她躺下，但她的力气大得惊人，双手硬得跟钢筋一样。她在青年的手臂上抓出一道深深的口子，咆哮着：“快让我找到你！我要把你撕成碎片！”青年惊叫着逃出了房间，把我一个人丢给这个怪物。在极度的恐慌中我瘫倒在床边，无力再动弹。然后，突然一下，她倒在枕头上，很快睁开了眼睛微笑着。她又是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了。

“我在哪儿？”她轻轻地问。“我好像记不得发生了什么。”随后她向我祝福和最后的道别，向我保证会回来看我好让我知道她的人格是否确实不会熄灭。她说她感到非常非常累，闭上了眼睛，过了几分钟这场严峻的考验结束了。我彻底崩溃了，完全被伤心和这短暂却清晰的鬼魔附身的显现击垮了。没有了父母、亲人或朋友，我被孤独地留在了这个世界上。我感觉自己已坠入了无限的空虚之中。

春天来了，然而我仍然无法从沮丧中挣脱出来。看着我的状况渐渐好转，我的老板建议我到杭州去度假，他告诉我那是西湖边一个可爱而圣洁的地方，它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基督徒心中的耶路撒冷。我很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一大早我就坐上了火车。我心里充满了期望，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这座灰色的大城市前往这个辽阔国度神秘的内地。很快窗外划过的掩映在竹丛桃花中的茅屋村舍，运河边朱红色的寺院和远山上矗立着的白塔吸引住了我，简直没有注意什么时候已经到站了。站上到处是兜售的小商



贩，扯着嗓门喊旅客去住他们的店，我还没来得及摸清方向，一个粗鲁的家伙攥了我的行李就把我推进一辆等着的黄包车。穿过铺着石板狭窄却干净迷人的曲径小巷，我们到了一家小旅店，我被安排在一小方用布帘隔开的屋子里住下。当时我对中国旅店的质量一无所知，看到价格很低并且其他地方都被度假的人挤满了，心想这个地方还算不错。但是一到天黑，空余的房间都让一些单身男子占满了，这些时候，妓女们在她们鸨母的陪同下笑嘻嘻地进来了。整整一夜我都无法睡觉，四处一片喧闹声、打斗声和嬉笑声。

天刚亮我就在一家样式古旧的小吃店吃了早餐，有烤鳊鱼、煮鸡蛋、一碗热热的小米粥和一杯烫温的绍兴酒。我散步来到水边，久久地站在那儿，欣赏着西湖无与伦比的迷人景色。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水体，三面是高山环绕，从皇帝到卑微的诗人和僧侣，这些中国的唯美主义者用了几个世纪才造就了这一中国景致的顶峰之作，身处其中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哪儿是大自然鬼斧之作，哪儿是人类匠心之工。为了避免大面积的水体扩张流失，整个湖采用了紧密而神奇的以小面积圈起的泻湖的技艺，形成湖中有湖。四周垂柳环抱，湖里的石桩上是些美丽的亭子和小庙，彼此间通过两旁是雕刻栏杆的曲折走道连接在一起。长长的堤道上也是细柳成荫，在湖面两三处相交，美丽古雅的驼峰桥跨越而过。小岛上背负着古老的宫院，平台式花园和过去王侯显贵们优雅的别墅，现在有的成了博物馆，有的住着本世纪的将军或巨富。庙宇和寺院在岸边的



古树林中隐隐现出朱红或橙黄的围墙。更多的寺院在山上清晰可见，香火弥漫，钟声回荡，让人沉浸在一种庄重的气氛中。

水边挤满了带有遮篷的雅致小船，正好够三四个游客。如果人更多，就要坐华丽精美的大驳船，上面有舒适的饭厅，镶板用金粉银粉和粉红丝帘来装饰，就像一座小型的漂浮着的宫殿。一队男子掌篙撑船，他们中的一两位女人负责为游客提供可口的美食。我被吸引着上了条小船，整个上午就在这清澈平净的水面上懒洋洋地从一个岛漂到另一个岛，欣赏着这些著名的亭子和水上宫殿，享受着古柳在水中的倒影，正如湖边漫绕的一条微微闪光的玉绿薄绸的镶边。

午饭过后我又来到湖边散步，尽管有一本通用的导游书，我却不知道自己的方位，也不管下一个是什么去处。一辆摇摇晃晃的绿色公车停在了路边，车上挂着副“玉春寺”的图例，我听说“玉春寺”是一个值得一看的地方，于是上了车。车上有五六个乘客，在我对面的凳子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出家人，膝上放着架昂贵的照相机。他穿着件黑色的宽袖丝袍，白色丝袜和一双做工精细的黑缎浅口便鞋，头上戴一顶硬质丝帽，帽顶的孔隙处用一根纯玉的大发簪紧紧地梳起一个发髻。我对中国的宗教已有足够的了解，识别出他是一名道家的神职人员。他显得十分文雅高贵，我思量着如果跟他结识将会多有意思。他注意到我在看他，便朝我微笑，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我抓住这个机会问了他一个愚蠢的问题，“这车是去玉春寺吗？”真是



明知故问。他显得有些吃惊，没想到这个外国人会说中国话，但很快就掩饰了惊讶的表情。他站起身坐到我旁边，用大量手势表明我们正是要去玉春寺并且他也要去那里，想拍些照片。我递给他一张写着我的中文名字的名片，他给了我他的，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吕春干”，来自西湖边玉皇山上的吉星观。在我的旅行指南书里找不到这个地方，我问他在哪儿。

“就在那里！”他指着窗外对面湖边一座高山说。从那顶峰上我看见一片树林和依附在山崖边的建筑群，像是一个鹰巢。

公车转了个弯在一座庞大的寺院门口停下。踏进寺门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大的四方形水池，有温泉不断流入，大大小小的鲤鱼正吃着香客们供给的馒头片。水池周围蜿蜒着一条宽敞的回廊，摆放着桌椅供人休息。我找了张桌子邀春干坐下，要了一壶茶。在公车上一番交谈后，我们很快有了共鸣，已经把彼此视作老友了，以下的游览自然要结伴而行了。

看完鲤鱼拍完照片，我的新朋友继续问起有关我的事，他那间接得体的询问方式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典型的特点，当他们感到好奇，如果直截了当向人发问则被看做有失礼节之举。天气凉爽宜人，简朴庄重的寺院走廊上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于是向他倾吐了我生活中的许多故事和目前遭受的打击。在伤心和忧虑中我感到如此压抑，以致于把它们倾诉给某个表现出同情和兴趣的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凝神听着，当我讲完，他呷了一口



茶，好久都没有说话。终于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并且说出了我在那家小旅店里被夜里人们的喧闹放纵搞得狼狈不堪。他忍不住大笑起来，神情欢快而宽容。

“你一定是喜欢那儿，”他逗笑我，“否则你为何要选那样一家旅店呢？”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热，坦言我对杭州的旅店一无所知，并且现在哪有心情说这些无聊的话题。他又变得严肃起来，显然作出了什么决定，抓住了我的胳膊郑重地说：

“我们现在就回去。我帮你拿行李，带你去我的道观。”他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说，“我们那里是一个贫寒而简陋的地方，但却很安静美丽，你愿意住多久都行。”现在我对中国人的礼节已有所了解，赶忙礼貌地谢绝了他的好意。他根本不理我的客气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被这发自内心的热情心意感动了，虽然我知道的确有客人留住在中国的寺庙里并且每个自重的寺院都有不少客房，但它们都是留给那些老主顾的——长期的香客和敬奉大量香火和供品的富有的游客。这样毫不犹豫地邀请一个无足轻重的外国人，既表现了我的新朋友无限的慷慨也证明了他对我的信任。我羞怯地提醒他我的到来可能会让他的住持不快，但他向我保证他在道观中有很高的位置，总是得到别人的信赖处理这类正确的事情。

一小时后我们坐上一辆黄包车，沿着湖的左岸驶向玉皇山那边一座隐约可见的古塔。很快我们转进一条铺满光滑石板的小巷，又驶了好长一段，我们来到一扇两边都镶着神龛的大门。我那礼貌的朋友想为我雇一辆轿子，但



我坚决阻止了他并表示登高爬山是我的一大嗜好。

石阶缓缓向上，我们爬上了一个小亭阁，两名道士热情地向春干致意。当我们坐在桌边喝茶时，他跟我说这是他们的“半道”阁，香客们在作最后的攀登前总要在这一带休息好一阵子。

接下来的山路的确又长又陡，两旁是形状各异的砾石和稀疏的松树，直到上了紫云洞，又有一个石亭可以让我们稍作歇脚。当我们终于到达道观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踏进院子，有两口石井和一个古老的香炉。我跟着春干走进另一个庭院来到一条走廊上。走廊尽头有一间上好干净的屋子，春干说我就住在这里，然后便离开了。

我打开窗，远处正前方是一座悬崖，下方的竹林和树林在傍晚的微风中轻波起伏。当夜已黑尽，一盘橘黄的满月爬上山脊，发着略带阴郁的光芒。一股奇特味道钻进我的鼻孔——竹子的、野花的、枯叶的，还有香火的。不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透过一扇角窗，我能看见远方城市闪烁的灯火倒映在平静的湖水上，仿佛是点点的繁星。

有人轻轻敲门让我回过神来。春干和一个手托食盘的侍者走进来。当我看到春干手中的一瓶威士忌和苏打水时十分惊讶，但他却只是笑笑。

“我们不喝酒，但我们准备给那些文雅有礼的客人。”他用很真诚的口气说道，一边为我斟满一杯。侍者把一盘蘑菇烩竹笋、炒豆芽和一碗豆腐汤放在桌上。春干坐下来在一旁看着我吃。用完饭，我们就坐在藤椅上享受这美丽夜晚的安宁和静谧。满月在晴朗的夜空中闪光，低



处村舍的灯火已经熄灭，空气中没有了炊烟的味道。就连打闹的狗也安静下来，只有一只夜间玩耍的鸟儿藏在林子里，时不时传来几声它那刺耳的音乐。我们没有说太多的话，我感到全身都放松了，竟有些瞌睡。春干站起来走了，我回屋睡在一张铺着薄席的大木床上。

我睡了一个难得的好觉，清早的钟声和低沉的念唱声也不能让我完全醒过来，仿佛那声音是来自很远的地方，柔美的旋律轻轻地融入我梦中的幻想。侍者给我端来了小米粥和泡菜，正当我整理完毕，春干走了进来。我们到外边的平台上坐了一会儿，望着遥远的群山舞弄它白雾的飘带。交错有致的田地里渐渐多了头戴草帽身穿蓝色上衣的农民，一些手里牵着一头膘壮的灰色水牛。晨炊的青烟又从山谷的村落徐徐飘散开来。

春干看看表，邀我同他一道去院子里。他领我来到一个左侧的后院，这里已被改造成一个花园，栀子花正开得盛，竹架上爬满了不同颜色的牵牛花和香甜的忍冬花。看到我们进来，一位正坐在长椅上喝茶的道士起身朝我们迎来。我立刻被他那不同寻常的气质吸引了。他的个头微微偏高，身穿一件黑色丝绸长袍，头戴一顶黑色丝质平顶帽，一块椭圆的白玉修饰在前方。他的面容最引人注意，蓄一把并不浓密的黑色胡须，他的双眼有一种穿透力，幽黑、威严，充满了智慧和生气。他似乎在打量我同时传达出他对我的同情和理解。我朝他恭敬地鞠了一躬，他用手拉着我坐到一把椅子上。

“这是我们的住持李林山。”春干轻声对我说。被介

绍给这样一个如此威严有名的道观住持我感到不胜荣幸和激动，甚至有点紧张。当春干为我斟上一杯茶时，我把一张名片递给了住持。李住持热情地笑了，很有礼节地问了我许多问题。这当然完全是出于礼貌的形式，在这之前他肯定从我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我的情况。事实上，他如果不能确信我的诚意是不可能接待我的。那些有名的道观和佛寺的住持、中国的将军和银行家，对胡搅蛮缠的造访者以及有可能浪费他们时间的人向来都是回避的。我能在到达的第二天就得到李住持的接见，这本身已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否则，很难说几个星期都不能跟他见面。

显然，李住持对他已听到的和看到的我的言行举止感到满意，他靠在椅背上思量着，一边喝茶一边不时地用他深邃的眼睛看着我。然后用平静而温和的口气跟我说。

“看到你因丧亲而承受这样大的痛苦我很难过。看得出你的确非常疲倦和沮丧，”他抿了抿胡须，“我很高兴命运把你带到我们这个僻静的地方。这里很穷也没什么名望，不能让一个欧洲人舒适愉快的生活，”他继续说，

“但你要是愿意可以一直住在这里，我们会尽力让你高兴起来的。”他不再说话了，又开始喝茶。李住持的每一句话里都带着热情和同情，我相信它们是直率和真诚的。我的朋友显得很高兴，在一旁感激地笑了。好一会儿我们都没有说话，我注意到李住持的茶碗快空了——一个中国式的礼貌暗号，表示见面该结束了。我领会了他的意思也喝完了自己的茶，站起身朝他鞠躬，以表示我的感激。

春干领着我穿过许多院子和走廊来到一个我还没看过



的地方。他推开过道上的一扇房门，一个年轻的道士正坐在窗边的桌前读书。

“这是我的朋友和同屋郭昌波。”春干介绍道，年轻的道士忙站起来，他的身材高大魁梧，一张方方正正的脸上挂着明朗的笑容。房间里有两张挂着蚊帐的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角落处一个装满书和经卷的檀木柜子。另一角放着个木制洗脸架。一扇宽大的窗户尽收窗外美景——位于低处的别致的道观以及一条鳞竹林间通往城镇的蜿蜒小径。跟昌波一番谈话后，春干带我到另一个也住着两名道士的房间。一位姓黄，面容十分憔悴，过后春干告诉我他刚得了结核病。另一位是个有点特别的年轻男子，他显得有些胆小和虚弱，完全没有精力，在他那张典型的中国式脸上露出一丝内疚的微笑。不知怎么，我立即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当春干介绍这是他的哥哥时，我简直不能相信，和我高大强健、精力充沛的朋友在一起是怎样的对比呀！随后春干又带着我看望了其他一些年老的和年轻的道士，最后参观了他们的大厨房，一眼看见的就是一口硕大的饭锅和几个墩实的泡茶坛。

中午我在房间里像往常一样等着吃饭，没想到春干进来了，作了个神秘兮兮的手势让我跟他走。我们走进一个优雅的客厅，四下装饰着白玉、青瓷和古老的中国卷轴画。角落的一张长桌旁坐着李住持和其他几位我没见过的老道长，他招呼我过去坐到一位老者身边。这位老者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古典著作和绘画中所描绘的老隐士的肖像，立刻让我想到了老寿星——那位老翁手持弯柄拐杖，身边



站着一只梅花鹿，一对漂亮的童男女手托寿桃盘左右侍候着——在中国有许多瓷茶具都绘有这种图案。要么他也像一位宋朝画里的老神仙，和其他乐呵呵的仙人们在青山深处享用一顿隐蔽的野餐。他那苹果一般红润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蓄着长长的白颊须，颌下的花白胡子几乎长及膝盖。一双快乐调皮的眼睛在浓密的白眉下闪闪发亮。像古人那样，他的头全秃了，高高的额头越发突出。他并没有穿黑色的道袍，而是一件用灰色料子做成的典型的周朝长袍，虽然不像道家的服饰，但也有宽大的袖子，给人一种优雅的协调之美。他就像一个孩子那样不停地开心逗乐，不时地端起杯喝上两口。我以为那是酒，但实际上是一种苹果汁。桌上是一席精心准备的素食宴，有几盘菜看上去像是烤鸭或猪肉，其实是褐色或白色的豆腐干、豆制品和土生的胡桃，用酱油作料拌制而成。总之这是一次快乐友好的宴会，从此我便感到自己已经属于这座道观了。现在我能自由地出入庭院、厅堂和神祠了，从未碰到好奇的打量或是无礼的傲慢。

午饭过后，当我们坐在平台上时我向春干问起李住持和那位老道长。

“你们的住持真年轻。他一定很聪明能干，才能有这么高的职位。”

春干笑了，“你误会了，他的确非常聪慧能干，也很圣洁，但他没有你想的那样年轻。”他停下来看看我，

“他差不多 60 岁了。”

“不可能！”我叫道。“他看上去也就三十五六



岁。”但春干声明他并没有开玩笑。

“那位老人呢？”

“他今年 74 岁了，”春干说，“但在我们这里除了李住持外他比任何人都强壮年轻。你真应该看看他爬山，没有人能跟得上他。”

“多了不起的人呀！”我赞叹道，暗自感谢命运把我带到这样一个美好神奇的庇护所。



3

在道观的日子

安静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精神开始恢复，一度冷漠懒散的思想也渐渐连贯活跃起来。我掂量着周围对我来说依然像梦一般的环境，意识到自己如此意外无偿地得到了宁静和友谊的财富。人们在某个时候相遇，在汽车或火车上，或者也许在鸡尾酒会上，某个人朝我们微笑，用一句礼貌的话或是询问传达一种友好的情意。有时候我们太害羞或是太冷漠而不予回应，不然就是我们对之心存疑虑——怀疑他们日后为了钱给自己麻烦，或者，跟这人交往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利。这些情况下大量和直觉成为必需，而开放的思想则摆脱了抑制和先入之见的束缚。我自认为我有几分这样的本领，也许是通过遗传或是我所接受的很不寻常的教育。像我这样的遭遇是很少见的，但确实存在，并且如果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坚持下去，就会发现成为了真正而持久的友谊。

经过这样一番思考，我决定不把这座寺院和它友善的



出家人只是当做我生命中一段偶然的经历，一次轻松的游玩，等我回到大城市的喧嚣忙乱中就会从我的记忆中烟消云散。我现在想要学习探究他们的满足与安宁的秘密，以此来丰富和平静我忧虑不安的心灵。

我感觉能给我启发和精神帮助的关键人物是我的朋友春干、李林山住持和那位年老的道长。春干对我说过的关于老道长步行的本领被明显证实了。一天下午我坐在山脚下一个小庙里，目睹了他是怎样从城里徒步回来的。他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袍，上面布满了别致的补丁，头戴一顶顶尖呈塔形的大草帽，巡游的道士通常都有这样的头饰。在他手里握着一柄曲长的木杖。我们结伴一起回去，尽管我已尽力，可还是跟不上他。他对我淘气地眨眨眼又继续登高，他那硕大的衣袖就像羽翼般在徐风中阵阵翻滚。当我坐下来喘喘气，他很快便消失在莽石堆里了。后来我在寺院背后的一个茶园里看到了他，只穿一身短衣宽裤的他正走来走去给茶树松土。他一边擦去红通通的脸上的汗水一边坐到一块石头上，用锄头把撑着下巴。我想现在正是向他请教有关道家思想的最好时机，我一下倒出了我的问题。他用他那双坦率、童真的眼睛望着我，他的微笑温和有礼，但我看得出有一点嘲笑的意味。

“慢慢来，边观察边学习，”他简单地说。“轻率说出的话不能坚持；一杯水倒进焦干的地里没有作用。只有一场连绵的细雨才能渗透土地孕育出生命。”他不再说话，准备继续干活。

他的指责使我羞愧，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可能以为我



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旅客，或者更糟，一个幼稚的作家，想在一个把小时内学会一点关于道家思想的东西，然后写一篇漂亮时髦的文章夸耀一番自己受到的神秘启示。看到我的满脸的迷惑，老人温和下来，现在他完全笑了，但他的眼睛变得深沉了。

“如果你想学习不朽的道，不要随便也不要着急。不要到太多的书里去搜寻查找，因为每本书里都充满了观念、偏见和陈腐的东西。读一本书并且是惟一的一本——我们祖师的《道德经》，然后试着理解它，不要通过玩弄歪曲字句的意思，而是通过你的心和灵的直觉。不要问太多的问题，而要耐心观察道士们所做的事，体会隐藏在行为中的动机，而并非为了表现。不要过多受你的理智的引导，而要跟随诚意、爱和你心，它们是理解和同情的另一个名字。你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因为如果一个人有了智慧，知识便自然而然。永远记住不朽的道是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爱和无限的简单。”说完这些，老人拿起锄头到地里接着松土去了。

由于喝了太多道观里自己种的龙井茶，晚上我躺在房间里难以入眠，也是在这天夜里，我明白了老道长对我说的话。我感觉到他简短的告诫完全不是为了摆脱我的纠缠，而是一番发自内心的指引我如何在追寻道的路上继续前行的启示。我思量着他为何这么快就给了我意见，想必他一定觉察到了由于他的冷淡而使我表现出来的坦率的尴尬和诚意。凭着他敏锐的洞察力，他一定认为在那个适当的时间和地方播下一颗种子是合适的。如果我正如他认为



的那样敏感并且已准备好了，我很高兴；如果不是，也没有大的伤害。就在这天夜里我下定决心要寻求道家思想的智慧——慢慢地、耐心地，随处得到见解和发现，不要过多地打扰我的朋友，就像鸟儿垒巢那样一点一点充实完善这片精神的领域。

节日中的盛典清明，可以贴切地叫做中国的复活节，让李住持和春干忙得无法脱身。一群群的香客和游客涌出了城，一些人到祖先的坟上磕头祭拜，另一些人到久负名望的寺庙中游览敬香，但大多数人只是想离开单调乏味的上海城，到外面享受另一种风景。“清明”两个字对这个时节正是合适，太阳明亮而温暖，空气清静而芬芳，处处开满了花儿。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中国人很喜欢一家人外出游玩，湖面的许多船上要么是浪漫的情侣或年轻人的派对——也可能是学生或大公司的职员。早晨，我经常能从阳台上看到一队队骄子朝我们的道观赶来。他们一到，春干或者昌波就来迎接，礼貌地领他们到客厅休息，喝完一杯龙井茶后就讨论有关祈祷和作仪式的事。过一会儿，便能听到嗡嗡的钟声、铿锵的钹钺声和念颂声，香火的云烟缭绕着屋顶轻飘出大门。尽管从不禁止陌生人观看这些仪式，我也不会盯着他们看，除非特别的邀请外。像我的道家朋友这样文雅有教养的中国人无疑希望我也同他们一样，因此，我尽可能不要表现得大惊小怪。再说春干已答应我如果举行一些平时少见的壮观的仪式，他会叫我参加。

当春干闲下来，特别是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谈话，我



问他一些有关道教和他的教派的问题。他对我的用词觉得好笑，说那完全是一个基督教的概念。然而为了描述的需要我们都同意这样说。他变得认真起来，告诉我他们的道观属于龙门教派。他们是祖师老子纯正精神的继承者，老子在中国古都洛阳附近的山洞群龙门奠定了第一个道教静修之地的基础。他们在那里沉思默想，靠素食充饥，过着独身生活。他们从不剪掉头发，保持了旧时的样式。

仅次于龙门派的正一派同龙门派非常相似，但更世俗化，因为它的出家人吃肉、喝酒，有时还悄悄在寺院外结婚成家。他们修炼招魂术和降妖术，热衷渊博而古老的中医学。

最后还有张天师派的道教徒，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写有关于护符和符咒、黑巫、占卜以及灵媒现象的著作。他们公开结婚，剪发，吃喝无忌，通常他们都很尘世化。春干建议我也去参观一下正一派和张天师派的寺观，然后让我自己作比较。

随后我向他表明了我想成为一名道家思想的信徒，如果可能的话。我问他是否我必须回避基督教并且通过特别的人教式立誓，他笑着向我解释说他们自己都不是靠立誓皈依的，而只是纯洁的决心、诚实和对道观的忠诚把他们结合在了一起。道教更是一门哲学而不只是一门宗教。当它为了香客和其他请求而进行一些适当的仪式时，它是一门宗教，但它是一门引导与神圣的道和谐为一的哲学，这是他们所追随的。道教赞同其他伟大的宗教并与之共鸣，并不试图改变其他任何教徒的信仰。一个人能够在接受道



家学说影响并实践它的同时仍然是一名善良的基督徒或者佛教徒。这里没有严格的人教仪式。道家思想的信徒努力使生命存在更充实、更快乐和美丽，准备好安宁地到达彼岸。但他们不会像佛教徒、基督徒或伊斯兰教徒那样进行劝导。

一天晚上我告诉春干，尽管我已读了《道德经》的译本，但似乎并没有理解多少。他笑笑说那位老道长是对的，可以这么说，我必须“生活这本书”，才能读懂它。他从柜子里拿出他自己保存的这本神圣的书，在油灯闪烁的光芒下我们一起潜心研读它。

正像我入迷一样，他诵读并解释着每一个句子的含义。当我们读完，我经历了一种冲击，就像深深地饮下了一口烈酒。这本经典用古汉语书写的文风是如此简洁，这么多的意思全都精炼在了五千个汉字里，以致于激发起我的灵感却又使我的理解力来不及承受。它仿佛是一本众多圣典的浓缩精华，然而却是与众不同和惟一的。我们反复读了一遍又一遍——时而快时而慢，直到隐藏的真理似乎清晰出来，排列在通往无限“空”的迷雾小径上。它们就像是里程碑，上面刻有明白易懂的书写，只要我领悟了其中的含义，我便能够沿着这条小径去向永恒真实的国度。

不像《圣经》和《古兰经》，《道德经》没有提到带领人们，更确切地说是特殊的一群人认识惟一的上帝的历史过程。它也没有详尽描述我们生存的星球是怎样有了植物、动物和人类的。根据《道德经》所说，存在的起因是不可知的，隐匿在比其他所有神秘事物还要深邃的奥秘之



中，一个不可言喻的循环动行于“空”，它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阳和阴，生成了万物。《道德经》中的“空”并不是“没有”，相反地，它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之母；是一切可能性的容纳，是一切力量，是一切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和一切精神与物质的现象。它是上帝或者释迦牟尼佛，是摩诃衍那（摩诃衍那——佛教的一派，亦意译为大乘，主要流传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强调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自利利他并重）伟大的鼻祖以及释义，是印度的婆罗贺摩（婆罗贺摩——印度教主神之一，为创造之神，亦指众生之本）。一切皆生于“空”，扮演着注定的角色又回到“空”。“空”在时间和空间或者人的具体表现——玛耶女神（玛耶女神——系印度教虚幻女神）——是通过并存在于“道”中，这是基督教的逻各斯（逻各斯——基督教教义中与神同一的“道”）和上帝、印度教的毗瑟拏（毗瑟拏——印度教主神之一——守护神）。这股神圣之流超越时间、空间和存在本身，但它依循它的规律充实、引导和滋养着天地万物。它是无限的爱、无限的智慧和无限的简单，容纳一切无限的潜力。它在一切人类智力可以认知之外，因此，它的本性超越了所有理解力。它是运行中的神圣意志。

老子称它为“道”，一个他自己承认为了方便说明而选择的字。他所写下的并没有名字，因为它是无限的，并且用人类语言无法形容的。他拒绝使用“神”这个字，因为在汉语词义里它总是意味着某个被描绘为具有人形的神祇。“道”这个字意即“路”，传达出一种更单纯的意



念，让人们把神圣的精神想象为一条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命沿着前行的庄严道路。

作为一名深刻的神秘主义者和一名敏锐的自然和人类的观察者，老子依循神圣的道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逐渐形成这些规律的明确观念。他发现，毫无疑问是通过他亲身的经历，如果人们密切跟随这些规律，他就找到美妙的慰藉和与神性和谐一致的快乐，并且，极乐世界的大门，人生意义的谜底将会在他旅程的尽头向他开启。他把他观察思考后的言论用如此简洁的话写下来，以致《道德经》读起来更像是一个索引，而不像一本书，表明什么是“道”以及人们应当做些什么来与之结合。在我眼里，总的说来《道德经》宣布阐明了合适于整个宇宙的神圣规律，而基督教教义证明了实用于地球的这些规律的作用。

一天，春干给我看了一些古旧的老子的画像，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关于这位祖师的有趣知识。许多国外的学者专家断言老子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神话似的虚幻人物。和这种断言相反，所有道家思想的信徒都相信他曾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谁能比中国人自己更了解呢？他们可知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 2852 年的五帝，到了周代（约公元前 1122 年到公元前 254 年）已到达兴盛，史料汇编已发展到一个相当程度。老子和晚于他的同时代的孔子（约公元前 600 年）一起正是思想学说旺盛之时。尽管他的私人生活很少为人所知，据说他曾担任皇室史官，也就是掌管当时史料书籍收藏的图书馆长。传说他一生下来就是满头灰发，因此有了他的名字“老孩子”，也有“老师或祖师”的意



思。之后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传说的奇谈谬想了。他也许曾经患过白化病或是天生的淡发。淡发的中国人虽然很罕见，但的确有。那时所称的中国正慢慢与大量部族结合，直到今天，中国的许多山里部族人中有的淡色或棕色头发和呈灰色或绿色的眼睛，像羌族、西蕃（西番——指今天的普米族）、里蕃（里蕃——原文 Lifan 的音译名，所指不确）和纳西族。

在他有生之年，他最热爱的周代，这个持续了近一千年、拥有 34 个帝王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正渐渐走向衰亡。他的精明和超人的洞察力使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结局，并深知人类命运的自然进程是不能被延滞的。看到王国的壮丽辉煌随着一名颓废的统治者骄横荒淫的治国观念和方向就这样消失殆尽，这使得老人痛心疾首。终于，当他看到自己的思想学说在那些奢淫放荡、谄媚奉承的朝臣中完全徒劳无益时，便怀着一颗悲痛的心，他决定顺从

“道”的支配永远消匿于无时无空的无名之中。他不急于去任何地方，并且时间在那个时候没有我们今天折算的金钱价值，但也不乏充实，尤其对于这位热爱自然和简单诚实乡下人的“道”的王者而言。他骑上自己喜爱的那头“青牛”，一种今天在西部中国仍能看到的毛皮青黑的结实驯服的水牛，一身轻松从容地离开了他的国都。我们可以想象，一位神情庄重灰发银须的老人，身穿一袭优雅的宽袖长袍稳坐在忠实老牛的厚背上，一对虔敬的幼童或是门徒手捧祖师简单的行囊跟随在左右。当然，身为一名诚实的皇室高官，他有一本特别的“护照”，很可能是一块



刻有皇上玉玺的象牙或是一枚皇室的图章戒，以保证他能自由通过强权诸侯国和阴险朝臣的阻碍以及获得食物供给。他的声望自然在他的逍遥游历之前，并且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他的崇拜者一直跟随他走到王国的边界。他在环绕着一片美丽湖泊的洞穴龙门这个地方停留了一阵，这块静谧的幽远之地深深吸引了他。他的追随者中肯定有的留下来支持他建立起这个道家的静修圣地。

正是从这第一个由祖师亲自传学的道观，“龙门”这个命名从此便指所有虔敬修行老子纯正思想的道家寺院。往西去，祖师来到了华山，一座神奇的山峰，形如一朵待放的莲花。老子沿绝壁攀登而上，找到一小块碗状的平顶，四周无尽的深渊与茫茫天宇浑然成一体。再一次他被这块可以作为远离世尘生活纠缠与纷争的净土而感动。再一次他的崇拜者追随他指示的方向，在那 8000 多尺高的陡峭石柱上，在天与地之间建立起一个隐蔽的聚居地。他继续苦苦地前行，在某个农夫的小屋里稍作歇息。如果根据某些学者的断言把他想象成一个乖僻、阴郁，终日沉迷在他的玄虚思想中的怪人，无论怎样都是不可能的。他如果是这种性情，就不会成为一名道的信仰者。把他想成一个正如我在道观中认识的那样一位老人才是正确而合理的——快乐而友爱。眼里闪烁着喜悦，一边等着一顿粗茶淡饭一边和朋友喝着酒，开心的玩笑逗乐了四座。我仿佛看见他轻轻拍打着他的青牛，喂给它一把嫩草，当他爱抚卑微主人的猪儿牛儿时，一群孩童拽着他宽大的长袍在玩耍。正是在城市里他就显得高贵而严肃，阿谀奉承的地方



官故意为这样一位来自皇室的显贵人物隆重设宴，很可能还在他面前互相攀比炫耀他们的学问见识。

最后他来到了王国的边界，一位名叫尹喜的官员管辖的军事海关要地。尹喜本人是一名学问家，对老子的声望仰慕已久。当他意识到他的国家就要失去一位思想巨人和圣人时他落泪了。他恳求老人打消念头往回走，但却徒劳无用。无奈，他只好哀求祖师写下他的思想的宗旨。这位善良的老人不能拒绝这个要求，因为面对一个真诚的请求他既不会固执也不会冷漠。他也不希望以忘恩负义来回报在华夏大地上享受到的最后的慷慨热情。传说他回到自己的小屋，在微弱的烛光中写下了 5000 个字的《道德经》。

然后一大早他就离开了，可能只有侍童跟着他，渐渐朝雄伟的秦岭山脉的僻静处走去，沿着这条路往西去，寻找西方神秘女神“西王母”居住的圣地，她的家永远对真正的信道者敞开大门。他就这样去了，没有人再看见过他，也没有人知道他死在哪里。一些学者说他去了戈滩（戈滩——原文 Khotanr 的译音，所指不确），再继续往前。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观点。如果他希望从众所周知的文明世界永远隐退消失，他就没有理由跟着商队去到也很开化喧闹的集市这样的地方。很可能他径直取道向西，慢慢穿过原始而美丽的森林，靠栗子、蜂蜜和清澈山泉中的鱼儿充饥。作为一名圣人，野兽也不会让他畏惧。从《圣经》和中国的经典中我们可以知道没有一头猛兽会伤害一名圣人。他可能遇到一些奇怪而童真的部落很乐意让他留



下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也许，他去了神秘的德布(德布——原文 FEBU 的音译名)，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位于四川和西藏之间，至今甚至无人探晓其秘。那里与世隔绝的山峰树林覆顶，鲜花盛开，飞瀑闪烁，18000 尺高的庞然巨柱直冲云霄。西王母的圣地是一个道教的完美隐修地的象征，精神和肉体在那里找到快乐和幸福的统一。那是一个人间乐园不可言喻地与另一个天国紧密融合，只会让真正的信道者通过面纱看见它。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香格里拉，藏族人叫它香巴拉。有时候我们没有寻找它而偶然发现了它；然后我们不认识它而它就消失了。有时候我们寻找它但是找不到它，因为我们缺乏勇气和诚意。但是当我们向往它并发现它，它就是西王母的圣地，从那里的路一直通向天堂的大门。



4

远 足

这是我住在玉皇观的最后一个星期。有一天春干和他的好朋友昌波带我去游览了几座闻名的佛教寺院。李林山住持也找时间跟我谈了关于我个人的问题。很可能受了他神奇的影响，自然地，不但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而且给了我最需要的心灵的平静。

我们远足那天当我睁开眼时天已破晓。外面的世界也苏醒过来了。一声夜莺甜美的叫像是水落银盆的声音飞出了竹林，唤响了其他鸟儿的合喝。随着大钟那浑厚的低音穿过清晨的宁静，寺院的念祷开始了。不知何时叮当的铃声合着木鱼的敲打声已经淹没在了道士们深沉的念唱之中。

春干的房门打开着，我敲敲门走进去。他已经起床了，但昌波还正睡得打鼾。春干到厨房里端来一盆热水洗脸刷牙。听到我们的说话昌波睁开了眼睛，跳下床拿起搪瓷盆就往厨房跑。等他们洗漱完毕，我们一起来到饭堂，我的朋友端来三碗小米粥和一些泡白菜、竹笋、凉蘑菇。



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吃光了，出去坐到平台的石阶上。

红色、粉红和金色交融着尽染了遥远的东方。天空是淡淡的蓝色，沉淀在山谷中的浓雾正慢慢弥散开来。凉凉的空气使人陶醉在一片清新里。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山谷里升起的浓雾飘散成绒羽般的薄云，轻轻地消失在远方。又一团雾起来了，把整个道观缠绕在它丝绸般的裙带里。阵阵袭来的冷气就像一阵幽灵的气息让我们微微发抖。然而很快地，整个天空都亮了，那依然遮掩在远山之后的太阳的光芒正闪耀着奔涌而来。

我们站起身，沿着道观背后一条通向竹林深处的小径走去。穿过竹林是一畦菜园，肥沃的地里整整齐齐种满了白菜和青豆。再往下去就是道观的茶园，矮小的茶树枝叶浓密，露水在油光光的墨绿叶片上闪动着清晨的阳光。小路绕着长满苔藓的石包一直向下，差不多在半山腰有一座道观专门为香客修的歇脚亭。昌波停下来看看刻在一根白石柱地的题词。“流云抚青山……”，他大声诵读起来。我们小跑下一段石梯，坡度渐渐平缓一直到了谷底。一条溪流顺小路淙淙而过，另一边的地里种着粮食和豆荚。

柿子树和竹林遮盖住农民们的茅草屋，门和窗都敞开着。徐徐轻烟带着烧干草的味道让人鼻子眼睛都直发痒。干净的小院里都是早起的人。穿着淡紫色衣服的女人正蹲在清清的水边淘米。公鸡还在不停地唱，脏兮兮的狗儿四处追赶，孩子们头上戴着硕大一顶用竹叶编成的圆锥形草帽骑在水牛背上，笨拙的牛儿慢悠悠走进田里等着主人的吩咐。身穿青蓝粗布裤子的男子把裤腿卷上膝盖，上身赤



裸着，露出发亮的铜色肌肤。看到我们路过，小孩子在一边朝我们咯咯笑，大一些的则礼貌地招呼我们。

很快我们便来到了一座完全隐蔽在莽竹林中的佛寺：静云寺。传说好几百年以前有一位圣洁的和尚在这个幽静的地方潜心默想，当他睁开眼睛，他看见五朵美丽的彩云轻轻地从天上飘下，正好落在他祈祷的地方。他立即修起一座小小的神龛来纪念这个神奇的遭遇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快乐的地方。许多信徒来到他身边一起修起这座迷人的寺庙。春干和昌波认识庙里的和尚，我们的到来让他们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谈天、喝茶，然后他们送我们到公路上，很快我们就搭上了一辆去灵隐寺的汽车，据他们说灵隐寺是最值得一看的地方。这是一段绕着湖的很长的路，终于汽车停在了一扇刻有金色大字的拱形门前。醒目的金字庄重威严，像是告诉人们就要走进的地方离天国很近。我们踏进大门，一条绿荫道把我们带上一座小桥，流水中央有一个亭子，叫做“春水阁”。

左面是树木繁茂的石头山，它陡峭的岩壁被凿刻成神话中的奇形怪兽和神鬼，圣人的塑像。所有这些塑像早在15个世纪以前就被僧侣们雕刻而成了。山下有许多神龛和石洞，佛像和鬼怪前燃着朝拜者敬供的香。远古的隐士用梵文和古汉语写下的祷文咒语让石壁多了几分生气。

再走一小段路，我们来到寺院宽敞的前殿，它的雄伟和神圣在中国可谓是独一无二的。

“灵隐寺。”看着殿堂大门上端的三个金色大字，春干喃喃念道。



“这几个字的意思多么深刻奥妙呀！”他说，“这是一个恰到好处有名字，难以想象还有一个什么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厌倦了尘世的灵魂寻找到这样美丽而宁静的隐修之地。”

在如来佛祖金光闪耀的庄严神威下，我们走出大厅，进到一个周围古树环抱的大院。前方是一座高高的平台，两侧矗立着宝塔，一尊巨大的青铜香炉位居其中，大殿就在正中央。在它高耸壮观的气势下，周围的殿堂便显得渺小了。华丽的殿顶似三层飞起的褶裯，支撑在浑圆的红木大柱之上。

当我们到来时，大殿的门打开了，一股浓浓的檀木香气弥漫在整个半黑暗的空间。就在殿堂正中坐着三位金色的大佛，当我与它们对目相望，一种难以置信的肃穆和稳健高耸的气势把我震惊了。三尊大佛依次坐在三朵盛开的莲花上，下面由坚实的石垫依托着。一只精心雕饰的大灯笼悬挂在神像前，燃着一盏永不熄灭的油灯。

中间那位头饰高贵堂皇的正是释迦牟尼佛祖。他内向收敛着双眸，并不注视眼前的世界而凝视着他自己心中的世界，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微笑。他坐在那里让人们看到的是他曾经的凡人身，但已是超越了所有人类的情感和欲望，所有俗世的痛苦和欢乐；他寻找到了一度丢失的去往天国的路并指引给受苦的众生，最后他进入天国而成佛。我入迷地端详这神秘的塑像，殿堂里只有一片全然的宁静。阵阵香烟如浮云般飘上高耸的殿顶，消散在从镂花窗格透进的金色光束里。这里的沉默和寂静是意味深长的，



含蓄着无法言喻的意念、已经说出的愿望和还没有言表的祈求。

殿堂的两侧依次排列着其他神祇的塑像，柔美的观音站立在一个象征西方天国的祭坛前。我们从一道侧门走进一个宽敞的会客殿，一个年轻的和尚给我们端来寺院里自己种的茶，从他脸上的微笑可以看出春干和昌波是这里的常客。好好休息了一阵，我们准备到下一座闻名的寺院。

这是一段很长的路，尽管我的朋友说我们走的是捷径。穿过梨园、茶园和竹林，绕着山谷的轮廓前进，又蹚过好几条溪水我们才开始向目的地攀登。

向下望，看见我们日后打算拜访的一座寺庙，屋檐高飞，风格奇异。一条小溪从我们脚边淌过，一些用竹干精巧连结而成的长管四处匍匐，把水晶般透明的泉水引流到山下的寺庙。空气里有几丝凉意，洋溢着浓浓的泥土和青草的味道。终于我们爬到了一个坐落在突兀岩石上的小亭子。放眼远眺，连绵的山脉蜿蜒着伸向无尽的天边，柔曼的竹林和墨绿的松树仿佛是它披裹的风襟。那些精致的庙宇就像是一粒粒宝石，一些散落在山头上，一些镶嵌进深谷，红墙绿瓦在深色的树叶间闪闪发光。正前方，在树林、田野和花园之外，静静地躺着奇迹般的西湖，淡绿的湖滨和绿松石般青绿的湖水就像是一面玉镜照着秀丽的群山。玉皇山就在山谷的另一边，我们的玉皇观犹如一个硕大的黑白相间的苍鹭巢掩映在密密的竹林里。更远处，越过一片略低的山脊，一条大河清晰可见。四周出奇地安静，只听见野花丛里蜜蜂的嗡嗡声和鸟儿的唧唧声。不时



地从山边一座寺庙里响起一阵轰鸣的钟声，便在山与山之间一波一波荡漾开来，覆没了整个山谷。

沿山路下去，一扇庄严的大门矗立在小路的尽头，几个醒目的金色大字告诉我们这就是另一座佛教名寺——虎跑寺。进入寺内，眼前是好几个石院和殿堂，罗列着庄严的菩萨、恐怖的鬼怪和慈祥的精灵。顺着石梯把我们带到修建在一块巨石上的亭子，亭子背后有一个石洞，传说里面曾经藏卧着一条小龙。

一位住持的助手出来迎接我们，在准备午饭这个时间他领我们来到一个带有遮顶的石台上休息，一个侍者端来了茶，煮茶的水就是从石台下一个雕刻的石滴水嘴里流出来的。储水池的池底密密麻麻铺满了一枚枚小小的钱币，就像罗马的维喷泉——供奉给泉水的神灵。这位助理住持给我讲了几百年前一位隐士怎样修建起这个寺院的闻名四方的故事。这位隐士很喜欢这个地方，只因没有水源感到非常苦恼。但他并没有迁居到另一个更有利的地方，而是祈祷奇迹的出现。一天夜里他梦见一头老虎从树丛里走出来，用爪子在地上挖刨，直到一股清泉喷涌而出。隐士从沉睡中醒来，果然发现在梦里见到的地方流淌着晶莹的泉水。崇拜者们纷纷云集到这里，一座雄伟的庙宇就这样诞生了。

午饭很丰盛，全是花色繁多的蔬菜和蘑菇，但没有酒。饭后我们在古老而雅致的庭院里信步漫游，欣赏着一个个花园和神龛。

“这里还有别的什么可看吗？”我问春干。



“你想看看济公塔吗？”说着他领我沿石阶走上一个平台，一座并不高的木塔俯卧在那里。塔里十分阴冷，一盏油灯点在济公的金像和祭奠牌位前。他穿着他的补丁袈裟站在那儿，头上的帽子两头翘起像一条船，手里握着那把破烂的蒲扇。在他那张粗糙而坚定的脸上挂着永恒的微笑，勇敢而玩世不恭；一双尖锐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也注视着每一个闯入者，带着智慧、恶作剧的逗乐和他心中无限的善良与同情。

走出济公塔，我们开始往回赶路。当我们精疲力尽回到玉皇观时太阳刚刚落下山头。

一天早晨，我穿过院子走到阳台上，看见李住持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小花园里，他招呼我过去。

“我听说你很快就要走了，”他温和地说，邀我坐到他的身边，给我斟满一杯茶。“怎么不多住些日子呢？”

我摇摇头，“我非常感谢你让我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我说，“但是我必须回去挣我的‘饭碗’。”

他笑了。“你可要很快再来呀，想来的时候就来。哪怕你不能长住在这儿，也可以把这个僻陋的寺观当成你的家，你真正的家。”他的眼里充满了善意，“在你心里有些东西和我们是一样的，你日后能成为一名道家思想的信徒。”

他的话使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心里早已有了这个想法。察觉到我有些尴尬，他笑开了。

“你不用穿得跟我们一样。我们也讨厌表面的伪装，只有真诚的信念和对道的理解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信道者，



而不是衣服。我们不会要求你改变信仰；你们基督教的真理，就像你以后会意识到的那样，也是我们的真理，并且同样也可以说成是佛教的最高形式。只有邪恶和无知才有许多形态，真理和智慧是惟一的，相同的。”他停下来，慢慢呷了一口茶。然后他的态度变了，变得更亲切，和我靠得更近了。

“不要让自己太悲伤。”他轻轻地说。“你爱的母亲并没有死。你不能够看见她，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完全熄灭了或是化为了乌有。生命一旦被永恒的道创造而生，就将永远延续。人类和一切智慧的生命形式在道的激励和滋养下就会永远以强大的力量从低处向高处升华。每一次上升，它们的觉悟慢慢开启，形态慢慢发展。这种发展或是一种新的形态的嬗变，我们称之为死亡，因为旧的表现媒介被丢弃了，而他们用凡人的眼睛却不能看见新的。但是因为整个宇宙，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是永恒的道，惟一意志的具体表现；而它们的本质就是神圣创造力，明显地这些不同的界是互相联系，交融一致的。因此，如果我们是单纯并且彼此和谐的，某些时候我们就能瞥见那些由爱或吸引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人。并且，无论何时，我们都能感觉到他们的亲近和慈爱的温暖，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里没有了障碍或是时间。因此，不要违背自然过程中的神圣智慧而悲叹、烦恼和狂乱，而要平静、安宁并且心存信念；你将会感觉那些所有离你而去的你爱的人一直都在你身边，希望帮助你。如果我们是明见的，我们会意识到每一个人在今世的过程里应该生活得充实而有所收获，无论在



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们不要试图超越自然，一只脚过早地踏进还不属于我们的存在里。如果我们像这样踌躇不定，我们就会丢失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真实，最终变得疯狂而迷乱。”他不再说什么，用那双敏锐的眼睛看着我，然后他喝完了杯里的茶，我知道我该离开了。

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什么重大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一股狂喜的暖流倾注了我的身心。我期待着某种非凡而奥妙的一刻向我显现，我知道真实就在我的身边，只要我能揭开遮挡住它的面纱。

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踏实，我梦见自己沉入到另一个睡梦中，而我的知觉是清醒的。我清楚地记得一团丝般的迷雾缠绕着我。有一张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我立刻认出她来她是我的母亲。我被自己强烈的情感怔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的知觉越来越明显，当那团迷雾再一次覆盖过来，母亲的脸色变得模糊了。我感觉自己被拉回到最开始的睡眠中，然后是一阵漆黑，我睁开了我的眼睛，脸上流满了泪水。

早晨，春干注意到我不安的情绪，我告诉了他我做的梦。他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并且说我应该期望有更多这样的梦，因为很明显我的母亲想要对我说些什么。然而，那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是在第三个夜晚我再次坠入了奇怪的双重睡梦里。这一次我发现自己在一片开满黄色水仙和白色花朵的草地上。我再一次意识到当我看到母亲时，我是在梦里，母亲就像以前那样年轻，充满了生气。当她甜美地微笑着向我



52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走来，我用尽最大的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她好像在提醒我曾经向我保证过会回来看我，我的思想在飞速地旋转，仿佛她在告诉我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在睡梦中相见是可能的。似乎她还告诉我死去的存在和梦一样对我们来说是不真实的。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正在看镜子里的自己，镜外站着一个我，镜里反射出一个我，两个都是我自己。然而镜中的那一个我虽然有形状，有颜色，有动作，却没有本质。而现在我知道我的母亲仍然在我身边，并且我永远都不会丢失她。当我经历了同样的激动被拉回到最初的梦境中，母亲的脸再一次变得模糊，我睁开了眼睛。我感到振奋和快乐，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一种甜蜜的伤感留在我的心里。

两天之后我离开了这座道观。



5

紫竹寺

紫
竹
寺

这是一个阴郁的冬天的日子；厚厚的云压在玉皇山上，雪花轻轻飘落到松叶间像一只只小小的蛾子。玉皇观的院子里站满了和尚和尼姑，他们中有干枯萎缩的老人，精神健旺的壮年人和仍然稚幼的少年。穿在他们身上的薄薄的灰布袍抵挡不住袭来的寒气，所有人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不停地来回跺脚。许多人头上都戴着顶厚厚的黑色线帽或包着带衬垫的头巾。几乎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显得营养不良，形容消瘦，但他们的体态是敏捷而有生气的。当道观的侍者在院子里安放好一排排桌子和凳子，他们的眼里透出了期待的喜悦。一个个热气腾腾的碗放在了每一张桌子上，一只巨大的盛饭的木桶放在当中。大殿里的钹钺声和铃声都停下来了，李住持在春干和其他一些道士的陪同下来到院子里。僧侣们尊敬甚至热情地向他们致意，李住持请大家坐下来开始用饭。随后，他和春干一桌挨一桌地递到每一位客人手里一个小小的红包，一个装着钱的表示



礼节的红色小包。

过了一会儿，春干走到我身边，他跟我解释说，这是道观为自己的佛家兄弟，尤其是那些贫苦的兄弟们安排的每年一次的聚会，道观为贫苦的出家人准备一顿热饭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帮助，以此来表达同情和对其他宗教休戚相关的情意。因为玉皇观当时是中国比较富足的一个寺观，春干觉得他们有责任去帮助那些无论有什么宗教信仰的兄弟。他向我保证，他们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来到这里需要他们的帮助。

“哎，”他对我叹了一口气，“许多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参观我们的观道，他们的言谈举止非常客气礼貌，可我们总是察觉到一种轻视的取笑和对我们的信仰的不接受，而不是真诚地把我们当成同样的兄弟。他们有自己的神的象征，为什么要谴责我们的呢？两种象征都只是物质对象，两种象征都是指引去往神圣真实的路标。”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大家都用完饭了，一个身材修长的和尚朝我们走过来。我好像记得他，春干上前把他拉了过来。

“这位是明静住持。”春干介绍道。我们握了握手，互相鞠躬示礼，他一边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我的眼前突然闪过一个围在红墙里的别致可爱的小巧寺院。

“对！我想起来了！”我兴奋地叫起来，“紫竹寺！”明静住持很高兴我还记得那一次去他的寺院拜访，他又握住我的手。

“你必须再来！你必须再来和我们住上几天！”他坚持



地说。凭着我住在玉皇山这么长时间培养出来的洞察力，我立刻感到这是发自他内心的邀请。

“我明天就来。”我激动地说。他笑着离开了，他的侍者陪在他的身边。

第二天早晨我从玉皇观出发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新雪铺成的毯子亮晃晃的叫人睁不开眼睛。岩石、松树和微微俯身的竹林，整个山野全白了，而那湖水就像一颗柔绿的宝石裹在这银色的绸缎里。寺观的一根根梁柱仿佛磨亮的朱砂闪耀着一道道红光。堤道两旁的垂柳枝坠满了一串串银珠子，在平静的湖面上圈起小小的涟漪。在这刺骨的空气里洋溢着快乐和活跃的气息，还有那从农民的篱笆小屋里传来的阵阵胡琴声。

一路摇晃的汽车把我带到了灵隐寺。当我走过宏伟的大殿，一声大钟浑厚的长鸣划破了寂静，屋檐上一块闪亮的积雪滑动着就像是一帘白色的瀑布差点落在我的头上。那低沉的钟声仿佛落入了谷底，时而洪亮震耳，时而宛如轻轻的低语。我往右转进一条窄窄的通道，走到尽头我敲响了一扇小门。一个年轻的和尚替我开了门，他把我领到一座院子里。院子四周种满了爬山虎，石头和陶瓷的花盆里栽着各式各样的菊花，墙角处有一丛美丽的紫茎竹。正是这丛罕见的紫竹给了这座寺院不寻常的名字。

明静住持从院子中间一张圆石桌旁站起来，非常有礼地请我坐下，一个小和尚端来了茶。我们聊了几句，喝了一杯茶，他便带我参观他的寺院。尽管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寺院，但它却因为会客殿里珍藏着许多佛教高僧和来自



上海、新加坡和槟城(乔治市, 马来西亚港市——译者注)的富甲商人的照片而享有盛名。这些富商来到这个远离尘嚣的净地, 身体和心灵得到了超然的愉悦与安宁以致把这座小小的寺院长久地写在了他们捐助的名单里。祷告殿风格朴素而庄重, 中央是一尊释迦牟尼的塑像, 两侧供奉着其他几位主神。寺院还特别为香客准备了留宿的房间, 每个房间里有一张挂着蚊帐的大床, 一张椭圆形小桌, 一两把椅子和一个洗脸架。他们让我住在最好的一间房里。不一会儿, 旁边的厨房里响起了哧哧的声音。

我们坐在小花园的圆石桌旁吃午饭, 虽然菜做得不如我已习惯了的道观里的那样精细, 但都很开胃并且有益健康。明静住持的侍者们就像他们看上去一样天真质朴, 并不试图在他们的菜里模仿出烤鸭、炸鸡或是火腿。桌上放着一小壶蒸热的米酒, 明静住持两手端起酒壶替我满满地斟上一杯。这是一个极度礼貌高雅的动作, 虽然他自己不喝, 却希望客人能够尽兴。他非常歉意地向我表示寺院里的伙食太简单了, 而我却夸他的侍者有这般好的厨艺。

看到太阳温暖地照着紫林竹和花儿, 照着我的朋友苦修禁欲的脸, 我的确在这方小小的净地体会到了快乐与和平。明静住持是一位相貌英俊的壮年男子, 今年 34 岁, 这是他不久前告诉我的。他有一双富有趣味的大眼睛, 留着一小撮散乱的短须, 那张瘦长而精致的脸的确透出一种圣徒的气质——一副中国的耶稣相, 如果我可以这种比喻方式的话。他说话的声音柔和、平静而优雅, 仿佛不愿让任何突然的刺耳的音调或言词使我感到不适。他不时地



写下一两个字来解释他说的话，我一边静静地呷着酒，一边观察他那修长敏感的手指。我跟他讲了我住在玉皇山上那些快乐的日子，他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多好的朋友啊！”他感叹道，“特别是春干就像我的兄弟一样。龙门教派的弟子们一边活在俗世人生的充实里，一边活在神圣精神的王国里。”他又变得沉默了，用友善诚实的眼睛望着我。这正是吐露真心话的好时间，我大胆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怀。

“我学习佛教已经有好几年了，这次住在玉皇山上使我对真正的道家思想的精髓有了一点了解。请告诉我在你们两种宗教之间是否有很深的鸿沟？”说完我便期待地望着他。我坦率的提问让他感到高兴，他的神色变得活跃起来。

“当我们比较不同宗教的时候并不去寻找悬殊和鸿沟，而是尽力发现相似与一致。这是中国与西方的观点上最本质的不同。我们坚信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指引通向终极真实的途径，就跟车轮的轮辐都集中向着轴心一样。当人们过度沉迷在他们选择的宗教的教条和仪式里时，他的宗教便成了他认为惟一值得追随并且为之辩护的信仰。然而，当他们获得了足够的智慧、宽容和明见，他们就一定会意识到通往天国的路并不是任何人垄断的专利，神圣的法则公平地适用于一切事物。正是那些教条、仪式和崇拜的方式把不同的信仰划分隔离开来，而并不是信仰的本质。



“但我并不赞同从一种信仰转变到另一种信仰，我也不相信所有的宗教联合成一种宗教。终极的真实只是惟一，但它有无穷的面，每一种信仰仅仅反映出这一神圣的一面，所有的信仰聚集在一起就创造出一颗美丽光辉的宝石，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看呢？如果地上所有的花都被染成一个颜色，所有的山峰都被削平，这个世界会更美丽吗？每一种宗教发出灿烂的光芒，各自所特有的，指向通往终极真实的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描绘出惟一种宗教的形式让每一个人都得到满足呢？那将是试图给神圣的无限套上一个有限的观念，注定只是徒劳。

“道教和佛教彼此非常相近，以致于我们借用了他们许多的圣人和神祇，更不用说寺院的风格样式了。反过来，他们也尊敬崇拜许多我们对神的信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混淆在一起了，或者认为我们差不多是一样的。

“道教是一门纯粹的中国的哲学思想发展而成的宗教。到今天它的纯正传统一直延续保持在龙门教，也就是我们玉皇山的朋友和与他们同源的寺观里。还有正一教和张天师教，但你以后会看到它们和龙门教非常不同，不能被看成是真正的道教。中国曾经作为一个理想的国度生成并发展了这样一门崇高的学说。这是一个安静却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国家，生活着通情达理、充满智慧的人民——守法重德，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踏踏实实地从事着农业生产。在西方，上帝的知识在西奈山（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据信系指埃及西奈半岛南部某山。——译者注）的闪电雷鸣中被传授，历



经了漫长而痛苦的战争、磨难、背叛和挣扎。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亚述人(亚述, 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译者注)、巴比伦人和埃及人在大规模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完全一无所知, 而精神的唤醒与心灵的觉悟在一派祥乐的气象中已悄然来临。苍翠的群山, 肥沃的田野, 明净的河水 and 那简单快乐的农民, 几个朋友一边喝着酒一边惬意地谈天说地, 房前屋后有孩子和猪儿狗儿追逐玩耍。勤于思考而聪颖的人们便有了时间观察自然和她那微妙智慧的杰作, 并使它们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他们思考他们所看到的, 在他们遁世宁静的山洞中深思默想, 直到那隐藏的真实显现终于赐予了他们。然后, 一位伟大的祖师老子简明地写下了神圣的道的学说, 一门新的宗教产生了。它教诲人们, 如果一个人与道合而为一, 随时随地他都是宁静和快乐的, 当他的身体已经消失了, 这种宁静和快乐将永远留在他的精神里。

“我们的佛教信仰也来源于印度乡村的和平与宁静, 但是和道家思想不一样, 它不是在对自然的思考和深藏其中的智慧指引下自觉发展成熟的。那个时候印度已经有了一门非常古老而深奥的宗教, 坚守羯磨(梵文音译, 因果报应, 决定来世命运的所作所为。——译者注)和生死轮回的信念。乔答摩王子(乔答摩,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姓。——译者注)从没有怀疑过这个古老的学说, 在他的默想中他要寻找一条超越了从生到死折磨着人类的痛苦和惊吓的路。神圣的智慧之光在他的觉悟中闪现, 让他看见了通往灵魂拯救和极乐世界的途径。他认识到人的真实自



(60)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我是一种灵性，一朵神圣光明的火花，一滴无边闪亮的大海的水珠，然而却被禁锢在尘世的虚幻迷惑中。对生的执着，束缚在感觉和欲望的纠缠里，在恶的羯磨中痛苦地跋涉，人类就像是一只泥潭里的猪挣扎在无知的苦难里。乔答摩王子寻找到了自己的解放而成佛，这位满怀同情的圣人把这条路指引给他的同胞，就这样‘水珠’又能够流回大海，从尘世的车轮中永远解放出来。

“在我们佛教眼里，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因为人类生下来就开始受苦、作孽，然后死亡，再进入生，不断地在轮回中偿还前世的罪孽。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他，因为因果报应是永恒不变的法则，每一个人在获得解脱之前都必须遭受他自己种下的恶果的报应。

“我们出家人只能规劝和告诫，通过我们自己的修行生活指引佛的道路。哎，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愿意承受这种奉献的苛求和过这样贫穷苦行的生活。就这样，尘世的车轮不停地转着，扫尽了所有人的本性——今世是一位国王，也许，来世是一个乞丐——一切都归因于他的功与罪——没有同情，没有宽恕，也没有恩赦。

“我们的朋友，道家思想的信徒们，也同样相信存在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这个有着许多存在阶段的世界发生于‘空’，也就是无限的精神，相当于我们的原佛。这种以‘道’为客观宗旨的神圣意志相对其本身而言就是‘阳’和‘阴’，‘阳’和‘阴’循环交融而生成万物。当然，这个充满形式的现象世界在信道者眼里也是虚幻而迷惑的，但是他们并不把它看成是一个痛苦和受难的地

方。他们坚信因为这个世界是‘道’的创造物，所以它的本质不可能是恶。要使这个世界存在运转，二元法则的相互作用影响，‘阳’和‘阴’，是一个必要条件——光和影，热和冷，苦和乐；否则整个宇宙将成为静止，并且，如果每一个人都一致地快乐与满足，所有人类的进步和创造性就会停止。

“道家思想的信徒并不相信束缚着芸芸众生的尘世的车轮。相反地，而是把存在想象成为一个美好的永远向上的发展。整个宇宙是一个精彩而充满活力的整体，它的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活跃着生命和认知。由于认知是通过存在的经验而发展的，它的媒介——人与其他有知觉的生命——被永恒的道的强流向前向上推动，到达一个表现与活动方式的更高形态。人并不会死；他只不过延续到一个新的感知的领域。在这个神圣的系统里没有什么消失也没有什么死亡，没有任何生命被这无限的爱永远抛弃在悲伤和苦难里。像我们佛教徒一样，信道者认为人的尽头是他回归到终级的真实里——我们佛教里的涅槃。就像一个快乐的旅行者走完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他就要回家了，躺在万能的神的圣坛前，这是他得到的丰厚的精神恩赐。”

这真是一番激动人心的长谈，当明静住持站起身去厨房过问晚饭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静静地吃着饭，夜的影子悄悄溜进小花园里。天气变得潮湿了，我一连喝了几杯热米酒好让冷冻的身体暖和起来。晚饭后明静





42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住持离开了，我也回到了房间里。很快我便听到柔和的念诵声，那是我的朋友用低沉的嗓音在颂唱《金刚经》，一只小铃有节奏地为他丁当作伴。之后便只剩下一片安静。我知道这是他默想的时间了。我克制住自己不要去打扰他，因为我想再和他谈话。我打开门，朝那条黑暗的通向灵隐寺的小路走去。

我从一扇侧门进去，来到大殿里，在放着为早晨的香客准备的香炷的供台旁坐了下来。一个老和尚像一道影子轻轻走过来，从一个套着竹罩的大瓷壶里倒给我一杯茶。我凝视着眼前高大的金色三圣像——他们的面容在油灯的微微柔光中显得更神秘，庄重而优美。我慢慢地在胸前合拢双手，低头静默，让我的思想紧紧跟随在这崇高的神性之中。

多么聪明的中国人啊！经过他们的手创造出来的这一尊尊塑像，既酷似人形又传达出庄严神圣的气质。我默想着，把神想象为人形是合适的。因为神不正是一切形式之本吗？在任何时代所有的圣典里，我们读到一切神和天使也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这种不会带给人们恐惧的神圣的爱难道还能有别的形式来证明吗？当然不可能是一些几何符号或是什么幻想虚构的奇形怪兽。人不能够离开一个形式来表达思想；也不可能将智慧，理解与爱和某种冷漠、遥远而不具人格的根源联系起来。我敢肯定只要人类存在，人们将总是渴望有一个光辉灿烂，卓越优美的想象中的人物能够寄托他们心中的爱、崇敬和祈望。上帝说他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这是神的启示，造物主也渴望他

以人的形象被人们感知，直到最后人们走进极乐的世界，这个一切形式、现象和可能性的最初的家园。

当我坐在那里沉思着这一切，圣像脸上的金色光芒似乎照耀着我，我的身心是那样温暖和幸福。他们内敛的双眸召唤着我进入内心深处的世界，脸上那谜一样的微笑和平而宁静，这是他们所给予我的最大的理解。这便是祈求与回答，我沉浸在深深的安慰和感动之中。得到这神奇的放松和感悟，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了明静住持这奇妙的经历，他非常高兴我的觉悟又上升了一步。他告诉我，由于我仍然身处尘世，我不要终日沉迷在坐念默想中，而要有节制，把它作为一种心灵的净化。否则我将被牵绊其中，过早地脱离现实生活——在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时极不明智的一步。要使我终日投身到沉思默想中，我要么必须入佛门，满足一个出家人身体力行的要求，要么我必须有足够的钱财保证自己过一种教徒般默想坐念的生活。由于我并不打算成为一名佛门中人，同时我也很穷，明静住持建议我坚持我的道家的信仰，让我在精神上的获益成为俗世生活的鼓励与充实。





6

在上海的寻求

当我离开了玉皇山，在上海我继续着道家学说的研究时，我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只是读《道德经》几乎所有的译本是不够的。我感觉像我这样使自己完全沉湎于只有思维活动的惰性中而不做别的任何事，我将会丢失迄今为止我在道学学习中获得的底子。因为道家学说是在中国人民当中发源而生的，并且在他们中仍然是一种活着的力量，我必须转变我的方向，正是这些普通的人民是我可以赖以依靠寻找到更多的真实并且给我的新的信仰以持续营养。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通过尝试和犯错来学习，如果在我向这门学说靠近的时候我犯下了什么错，那么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到现在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但我很清楚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仍然少得可怜。每一天都向我展示着中国人民性格中某种新的特征和中国生活新奇的意想不到的那一面。我确信如果我能够从内心和本质上理解他们，最终我将会受益匪浅并享受到极大的乐趣和满足。离开了



自己的国家孤身在外，我决定尽最大可能和这些热情善待我的中国人民打成一片。我并不是说我已经放弃了所有和上海的欧洲租界的关系，但是我不再参加那些没完没了让我感到厌烦的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也许，因为我孤独的性格，我被当地一些势利的人想成是一个古怪并且寒酸的家伙，但是因为我不久才学会的道家的谦卑，那些态度根本影响不了我。我只想成为我自己，做我喜欢的事，有时间学习中国的东西，只要这些并不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冲突。

为了有机会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交朋友，很偶然地我找到了市中心一家缝纫店对面一间宽敞的公寓房。我铺上了天津地毯，墙上挂上中国的卷轴画，在墙的一角我还安置了一个小小的供台，上面放着一尊我从古玩店发现的雕刻精美的弥勒佛。每天晚上我都燃上几炷香插在这个挺着大肚的佛像前，不是因为我虔诚，而是因为我喜欢它。

我通常去我隔壁一家名叫“大中国”的中国饭店吃饭。总是一个叫贵福的年轻小伙儿来招呼我，他十分有礼貌并且很能干。渐渐地他给我介绍了许多中国美食，当他不忙的时候就告诉我中国的生活和习俗，以及我不知道的一些礼节和习惯。我们两人有不少相同之处。像我一样他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有一位老母亲他需要照顾；他也喜欢游览寺院而且热爱农村。他是一个中国烹饪的专家，既因为他的工作也因为他的天赋，并且跟我一样，他也喜欢每天干完工作后喝上一瓶啤酒或是一杯绍兴酒。

“大中国”里的饭菜很可口也很便宜，这里是一些政界人

士和上海黑社会中有钱有势的人很爱光顾的地方，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成为了国家政府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很喜欢贵福，他经常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而这些消息在我看来是相当机密的。贵福总是预先通知我什么时候又可以目睹一场惊人心魄的大事了。他是一个谦和、礼貌而且思维动作都很灵敏的青年，因此，不知不觉地我们成为了忠诚持久的朋友，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贵福很快给我介绍了中国生活中最大的消遣休息场所之一——公共澡堂。有时候吃过晚饭，我们就去最大最豪华的一家澡堂泡澡。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堂里，放着一排排舒服的躺椅、镜子和痰盂。我们一进去就被领到一张躺椅旁，服务员帮我们脱了衣服，很快茶也送了上来。等我们休息好了就走进一个铺着大理石的大池子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就会走过来一个小伙子把我们四肢扯平了“铺”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在我们的身体上使劲一顿揉搓、按摩。这一阵下来我们又可以回到躺椅上休息一会儿，喝上一瓶冰啤，吃几块美味的冷鸭肉。接下去就是修指甲的师傅用他那根木棍在我们的脚趾间不停地转，这是一个又痒又痛的过程，但同时也很开心。又是一阵更猛烈的按摩后我们才算被彻底“解放”了。由于这间澡堂总是客满，我们便有机会和很多人聊天，听他们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





在周末或是短的假期里，我常常邀请贵福一起去那些离上海不太远的小城镇。我很喜欢这样的旅行，因为它总是让我看到更多的真正的中国，还有可能认识很有趣的朋友和发现某些新的美味佳肴。由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天生的美食家，在这一路美食的旅行中我们绝不会孤单，每一个小城都会有一两道特色菜是在上海所有那些华丽精致的饭店里找不到的。

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嘉定。它离上海只有十多里远。但到达那里所经历的复杂混乱使它显得遥远而神秘。我们乘早上的火车到一座小城，然后步行过窄窄的街道去河边搭一辆“水上火车”。它由好几条雕刻精美的小船组成，每一条船都用滑动的窗户隔成一个个舒适的小间，里面放着涂漆的桌子和凳子，随着一声刺耳的笛鸣，一个老式的蒸汽发动机在前头用力地吼着，拖着五六只装满乘客和货物的小船还有后面钩住的一两只私家船慢慢前进。密密浓荫的老树在前头盘错相交，把运河变成一条凉凉的绿色隧道。我们从美丽的骆驼背一样的石桥下穿过，有时树荫退去，眼前是一片狭长的景色，远远的茅屋顶的房舍或是那掩藏在树林和竹丛里的朱砂红的神龛。运河里的水清洁发亮，柔柔绿绿的水草在我们的船舷边来回摆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的船来到了一排呈雉堞状的城墙外。穿过一个古老的城门洞，看见远处一条石板小街，小街两侧是矮矮的房屋，弯曲的屋檐和雕花的门窗给这座水上小城平添了几分隽秀之气。小街的右面有一个老柏树围起来的小湖，湖心的小岛上梦幻般矗立着一个朱红色宝塔。湖



的正前方是一座孔夫子庙，那些风霜剥蚀的石拱和一扇扇红门静静地守卫着这位圣贤，听凭岁月的流逝与变更。再往前行，小街变得热闹起来，到处是两层楼的店铺。这片“商业区”的中心是一座七层高的四方塔，四条街在这里汇集，一座雅致的石桥跨运河而过。紧挨四方塔有一家饭店，坐在最高一层楼的窗户边看着无数只小船静静地行驶在这“东方的威尼斯”，那真是一种美妙的感受。我们要了一壶酒和一盘烤鳗鱼，还有“醉虾”——这座小城的特色名菜。“醉虾”都是些新鲜的活虾被放在一个装着酒、醋、姜末和香料的碗里，然后用另一个碗盖住，吃的时候夹起一只在酱油里蘸一下，放进嘴里吃它体内胶状的那一点鲜嫩的肉。有些家伙并没有“醉”，你刚把它放进酱油里它就蹦了出来，溅得你一身黑点渍。有时候窗外传来长长一声螺号，一只浅浅的绿船迎风飞扬着一面绿旗急速而过。这是一条给边远的山村送信的邮船，它也是一个信号，告诉人们一个小时后下一班“水上火车”就要出发到上海去了。

有许多这样的小城，彼此间由运河和船联系着。每一座城都有城墙和两条长长的主街，它们在中途相交呈南北或东西走向。一些城里有宝塔，但总会有一两座优美古老的寺庙。每一座小城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有的是西瓜炒肉，有的是新鲜河蟹酱，而昆山有鸭肉面，常熟有辣炒松蘑和“叫花鸡”——用泥土包好一整只鸡在炭坑里慢慢焙烤而成。

在我眼里，这些小城不仅是美食的天堂，它们还代表



70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了真正的，没有被改变的中国的本质。它们非常古老，然而它们是永恒的。某个专家可能会辩论说一些排列在狭窄石街旁的房屋是新的建筑，有些不过 50 年或 100 年。这有什么关系呢？它们都是同样的风格，有美丽的木雕门和镶板，图案精致的格子窗嵌满了半透明的贝壳而不是玻璃，所有的屋檐房角都是弯曲飞翘的，连那房顶的瓦片也是这一风格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城里一些小巧的花园中怪石成山，池塘里有金鱼或鲤鱼在游玩，石桥墩和月芽门掩映在绿羽蓬松的竹林里。朱红或橙黄的寺庙前守卫着两只威严的石狮，庙里供着金黄色的佛像和神像。谁会在乎这一切是汉代还是唐代的遗迹或是昨天才修建而成的呢？这是自远古以来便形成的风格，没有中断地重复着，联系起所有的时代和时期；一个精细的线条与轻淡的色彩和谐完美的统一。这就是所有的中国人，这就是中国，居住着快乐悠闲的男人和安静自尊的女人，每一个人都带着微笑和依然珍视的谦卑礼节面对这日复一日的劳动和工作。它们中有的是现代的建筑，但不是丑陋的混凝土的“火柴盒”，难看的工厂和臭气熏天的汽车运输站。城中也有电灯，但它们微微的光芒就像是一盏盏油灯，有些被装饰成了一个美丽的灯笼。许多手工业都在自己家中进行，快乐的姑娘们在一台台手织机架上绕着丝线，织着毛巾。

这些中国的小城也是很民主的，比较其他大城市而言没有太重大的犯罪事件发生。那些巨富和显赫人士都移居到上海去了，以便和他们的工厂和银行在一起；那些想通过欺诈、暴力和犯罪赚大钱的人也选择了同一条路，因为



他们发现这些小地方太限制他们的行动并且可供他们捞取的东西太少了。在这样一些小城里的有钱人就是店铺老板或是拥有土地和好一些住房的地主乡绅，但他们绝不是什么巨富。他们和自己的穷表弟走在同一条窄窄的街上，在同一个小小的集市上买菜买肉，一起在运河边钓鱼聊天。在这里没有机会让他们坐着小轿车来来去去或是通过其他方式来炫耀他们的富贵。如果有谁行为粗野专横，在这样的地方公众舆论就足以惩罚他了，没有人希望别人当面骂他是一只猪。

在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中就把文士和农民视作最高贵的阶级。这是自然的，因为正是农业支撑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和兴旺。一个有能力发展粮食生产技术的人配得上这个最高的荣誉。因此，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农业家被尊奉上皇帝的宝座就不足为怪了。这位遥远古代的统治者把王权交到尧的手中，尧是第一位修建灌溉水利的工程师，他在难以制服的水域边筑起了堤坝。后来，当纷繁复杂的事件出现了，再后来有了写作的艺术，一个精通于历法、祭祀典礼和历史纪事的阶级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是，这个文士阶级的背景却是深深根植在农民之中，使这些聪明的人得到了丰厚的营养。从历史中我们读到许多这样的故事，一个皇帝和一个聪明的农民或渔夫成了好朋友并请他在朝中当臣。如此尊贵和显赫的光环并不总是能得到这个平民百姓的青睐，他更喜爱他那简单自由的田园生活。将军和战士，商人和理发师，他们不生产粮食，因此原则上他们是这些辛勤劳动的农民的食客。从事战争和破坏的



将军与士兵是粗鲁而倔强的，大概没有什么必要学习和遵守给人们带来宁静生活的礼节和规矩。商人们一心想着赚取利润，有的手段经不住公平严格的监督，因此，他们是一个贪婪和欺诈的仓库，而总是以庸俗的金钱的炫耀和故作傲慢的姿态把它伪装掩饰起来。他们没有时间学习任何礼节。他们的账本已经满足了他们书写的需要。理发师、修指甲师和其他一些职业的人通常都是些有着低级趣味的家伙，他们站在这个社会的最低一级上。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古代的制法者经过了多少个世纪的思考和探究，一个适当的传统才逐渐发展形成，那就是将中国的所有文明的服务业都留给了文士和农民，而排除了其他阶层。这是通过皇室的考试来实行的，年轻的候选人为了参加这样的选拔就必须证明他的出身来表示他的诚意。

尽管将军因为他的权力，商人因为他的金钱而被平民大众畏惧和尊敬，但他们都意识到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为了提高在朝廷或社会中的位置，将军努力地学习经典之作和道家思想，专研书法、绘画或诗作。他甚至在画室里穿着打补丁的布袍要扮成一个普通的农民。商人则以宴请官府、为当地百姓捐资修建寺庙、城墙和学校来巩固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有时也会穿一身破衣布衫，但他有不同的原因：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会当着普通人的面炫耀他的富贵，以免日后纷至沓来的金钱求助。

那个时候的将军是受古老的军事传统制约的一类人，正如在道家学说和严格的孔子教训中说明的那样。由于他



在他的职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影响和财富，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为一位公爵或侯爵，中国的杂税对他而言都废除了，而他的财产幸存了下来。他控制着他自己的军队，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在都城中有一幢宅院，在老家或别的地方有一座宫殿般的休闲别墅。“战争之王”的称号用于这样有权有势的将军有着更多更广的含义。拥有了权力、财富和独立，这样的一个人应该对任何懂得礼节的来访者都是宽宏大量、仁慈而热情的，他不会在乎他们是富贵的或是贫贱的，但他会对他们的礼仪、魅力和教育程度有所察觉。如果他很满意来访者的坦率、真诚和智慧，这样的将军常常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召到自己的旗下，既作为朋友也作为门徒。

总的说来商人是一种不同的人。他只相信有钱的人，在他眼里，拥有一辆好车就是体面和地位的标准。无论何时把一个新朋友介绍给他，他都会详尽询问对方的资产状况，如果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就会为了面子款待对方一两次，然后便拒绝了交往。即使这个人是很有才学的，是一个科学家、作家或艺术家，这些品质在商人的兴趣里一文不值，因为他推想这人以后可能会来找他借钱。出于这样的原因没有一个商人或银行家会把他的名片送给一个新认识的人，害怕别人利用它去敲诈勒索。多年后我发现在国外做生意的华侨尤为如此。没有人能够打进他们的圈子，除非他有一辆名贵的汽车，住在豪华的大饭店里并且能够展示证明他的财富。

因为我喜欢中国并且打算把那里当成我的家，能够认



识到这些方面帮助了我和中国人建立起有趣而且持久的友谊，并且帮助了我从实践和每天的行为中学习道家的思想，而不只是阅读《道德经》和拜访游览寺观。我感到在上海这个华丽炫耀的商业社会里找不到中国生活的真实，无论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而要到那些淳朴的农民中去，到受过良好教育却从不傲慢虚饰的男人和女人以及真诚坦率的出家人中去。



7

昆 仑 观

昆
仑
观

我的新朋友贵福建议我去拜访苏州城外一座很大的道观。他从没去过那个地方，但从朋友那里听说这座道观有5048个房间。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遐思中早已出现了一座通天塔(指《圣经》中的通天塔——译者注)般雄伟的庙宇，飞檐翘首，腾龙盘绕。一个炎热的夏天的早晨，我们搭上了去往苏州的列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我们并没有进城，而是坐上两辆黄包车沿着通往西门的古城墙往太湖悠悠驶去。时间还早，贵福领我到水门里一家小吃店吃早点。我们坐在游廊上远眺碧绿的湖水，一边吃着烤鳗鱼，喝着小米粥和温热的烈酒。从贵福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去那座道观必须先坐游船或者“水上火车”去仁人桥，然后再爬昆仑山。我们决定坐游船去，因为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贵福用了几分钟跟船夫侃价，“都谈好了！”他对我说，“我们现在就走。”就在这个时候，一对游客走过来，提出跟我们合租一条船，这样每个人的花



费就减少了，我们很乐意地答应了。其中一人开始把行李搬到船上。这是一条很漂亮的船，船身涂了漆镀了金粉，雕花的红木门和镶玻璃的隔板在船上分出了两个房间，里面放着椅子、方桌和几把小凳。丝绸的窗帘在楞窗边整齐地束成结，非常别致。客房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和一间小屋，这就是船夫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家。

行李一放好船就出发了，两个男孩在父亲的指挥下扯起一张棕色的大帆，在微风中鼓足了劲头。大船吱嘎着徐徐前进，带起一路绿色的水花。我们斜靠在船头甲板上的躺椅上，看着眼前慢慢退去的景色。

两岸的栀子树香融进这柔柔水波里，太阳暖暖地照着，点缀着红墙绿瓦的远山缠绕在青色的烟雾里，让人忘却了身后的繁华热闹。不时地会有一座驼峰桥在前面等我们，就在刚要过桥的那一刻男孩们拉下了船帆和桅杆，等船一过又把它们扯了起来。远处平静的水面上飘动着白色的褐色的船帆，一眨眼功夫就消失了踪影。笨拙的平底船装满了沉重的采来的石头，被欢快而辛苦的船工拖拉着慢慢地移动。那单调的山歌和着轻柔的胡琴声，从过往的船只和水岸边的山村悠悠飘了过来。

大约中午时间船夫的妻子在最大一间房子里收拾好桌子，摆上一壶那一带产的酒。它的味道很像一种高品质的葡萄酒。女主人端上来一盘当地的特色菜——用猪肉、酒、豆油和中药炖的甲鱼，还有鸡蛋和醉虾。这样的好酒好菜，再加上催人入眠的水浪拍打船舷的声音，我们完全

忘记了时间，任由船儿带着我们在这宁静的幸福与喜悦中荡来荡去。



我们的船在仁人桥靠岸的时候已是黄昏了。村里所有古雅小巧的房屋都修建在水边的基桩上，后门的一段石阶一直伸进河水里。河边石板上洗衣的女人们好奇地望着我们的船；岸上一间酱油铺前的石栏杆上坐着两三个青年，无所事事地摇晃着两条腿，不远处的一座老石桥上几个孩子正指着我们开心地笑个不停。

一上岸，一群穿着蓝布束腰短衣的女人围了过来，要我们坐她们的轿子。我们好不容易才谢绝了她们的善意，而和我们同船的人挑选了两个最壮实的女人坐上了轿椅。抬轿的女人一路说笑地走了，尽快地迈动她们的双腿，不一会儿便抬着空空的竹轿回来了。这是当地一个奇怪的风俗，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来当轿夫。她们的脚步轻快，甚至是小跑着朝山上去。

我们到村里惟一一家小吃店要了一壶酒和醉虾，好在爬山前打起精神。每一次喝这酒都让我尝出新的滋味，听说只有太湖到苏州这一带水边才有这种酒。它不是用葡萄酿制的，而专门有一套配剂的古老秘方；但它的味道很像某些上乘的匈牙利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据说乾隆皇帝游览到这一带时对这种酒赞不绝口，以至下令把它作为贡酒每年运送到北京的紫禁城。对一个皇帝来说喜欢的东西同样也是我的嗜好，以后我一直都渴望能喝上一口这非凡的酒。

以后，在一片暮色中我们穿过小村里弯曲的小路朝昆



仑山出发了。小孩子在门口的石阶上玩耍，姑娘们正在屋子里忙着给蚕喂桑叶，当我们走过时，她们朝我们笑笑，露出洁白美丽的牙齿。

沿着一条曾经是皇帝走过的铺着石砖的小路，我们来到一片桑树林。路边一座佛寺里有一些游客在敬香，几个乞丐蹲在门口，贵福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小钱。小路开始向上，这座神圣的山峰第一个标记便是一个雅致的亭子。几个乞丐伸着手走了过来，他们显得那样好看，带着大大的竹编的草帽，像古人一样穿着宽袖的长袍。他们是天性聪慧的一群人，可以想象成是老子那个时候的一群哲人，而老子自己就喜欢与这样简单、无忧无虑的人为伴。

小路穿过一个树木浓密的浅浅的山谷——空气中弥散着树木和野草的芬芳。很快我们来到一座橙黄色的寺庙，一条蜿蜒的通道把我们带到一个早已荒废的神龛，正前方便是寺院高大的建筑。通向寺院大门的小路上挤满了农家妇女，她们在卖自己做的木头玩具、花瓶、轧核桃的钳子，还有放在小竹篮里的梔子花苞——中国妇女喜爱别在头发或衣襟上的花。小孩子们四处乱跑，小贩的叫卖声和香客的喧嚷声也盖不住他们欢快的尖叫声。

我们走进了寺院，站在大殿前不知往哪里去。很快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我看到两名道士，便朝年轻的那一个走去，递给他一张我离开玉皇观时春干给我的名片。贵福也走了过来。

“这位先生是玉皇观的一位好朋友，”贵福介绍说，“我们专程拜访贵寺，想小住几天。”



看到手中的名片，年轻的道士露出了尊敬和喜悦的神情。

“哎呀！春干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叫起来，“这么说你认识他？”我们还来不及说什么，他便拉着我们穿过一个走廊和院子来到一个大堂里，很礼貌地请我们坐下，给我们端来了茶。

“我的名字叫李春，”他说，“我是这座寺观中文士塔的住持。”我们很想马上去看看这座庞大的寺观，但必要的礼节还是不能违背的。李春请他的姨妈，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给我们端来一盘醉梅——一种在烈酒里浸泡数月的梅子。她要马上为我们准备饭菜，但我们表示路上已经吃过晚饭，坚持谢绝了她的好意。随后我们被领到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里，可以望见寺观的围墙和远处的山谷。李春很高兴地表示要带我们出去看看。

李春带着我和贵福穿过数不清的回廊、楼梯和地下通道，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房间走过，一些房间里有新入寺门的年轻徒弟正专心致志地朗诵着手中的经书，他们的头顶束起一个小小的发结。另外几个大殿里一些30岁左右的年轻道士看到我们经过时都向我们鞠躬。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穿戴着新的黑色丝袍，发结上别着一个白玉簪。一种友善而文雅的气氛笼罩着整座寺观，我听不见一丁点儿刺耳的说话声或是争吵声，只有时而传来的念唱声和回廊里轻柔的笑声。偶尔地，那甜美的琵琶（一种古老的吉它）的音乐和着远处道士们的念诵轻轻飞出了道观，融合到茫茫天穹无声的旋律里。我们来到了主大殿。玉皇大帝和正



一教派的主神泰然稳重地矗立在高台之上。黑暗中我只能辨认出神明的双眼，像是两颗绿宝石在闪着光。大殿两侧站立着形态各异的神像。每一位都身穿红色的绣花丝袍。当李春住持一一介绍它们各自的神通时，我觉得它们正对着我神秘地微笑。有掌管生辰的神，有电神雷神，有面目慈祥、额头突起的太上老君，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大小神像在黑暗的角落里静静地等候着我们。

在迷宫般的曲径回廊里，我们透过一扇扇半开半掩的门看到一些装饰得清秀典雅的房间，李春住持说那是留给一些富有的香客的。有时瞥见一个衣着讲究的男子斜靠在长椅上，有时看到一个阿妈和男仆侍候着一位年轻的女子。回廊的另一端是一群各自独立的小庙聚集而成的高大建筑群，犹如一挂瀑布从皱褶的岩山上倾泻而下。白色和朱砂色的围墙披裹着绿竹的纱衣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三层高的寺观大门，把整座寺观轻搂在它的怀里。

贵福和我被这鬼斧神工的杰作征服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恢宏庞大的寺院，这是一组建筑的交响乐，是东方的韵律。构思并完成这一不朽之作的人是多么了不起啊。李春住持挥动着他的双手告诉我们，几个世纪以前初建成这座寺观时它的规模更庞大——据说是一座拥有数千间房屋的迷宫，当然还有大大小小的庭院和隐蔽的角落。如今它的一部分已被损坏，可能还有不到一千的房间——但它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建筑，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进行哪怕小规模的修缮。

用了很长时间我们才把这座寺观游览了一遍，当我们



回到文士塔时，李春住持的姨妈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饭。晚饭很丰盛，有咸白菜烧肉、蒸鱼、板栗炖鸡和一碗豆腐汤。

饭后我们边喝茶边和李春住持说了很长时间的话。他告诉我们他们的确是正一教的门徒，昆仑观是这个教派在中国最大的寺观之一。他不能准确估计出他们有多少弟子，但他想大约有 160 人。他们这里没有一个权力最高的住持，尽管以前曾经有一位。一切影响到寺观的重要问题都由各个部分的住持和年长的道士在一起商量决定。并不是所有的道士都在寺观里，因为他们中有的人去了上海、南京和苏州筹集为修缮这座庞大寺观捐助的资金。他们也有一些可以被称作捐助者的信徒，这些人是修行道学的俗人，他们为寺观提供捐献，但是只在重大仪式节日的时候住在寺观里。每一位道士，李住持坚信地告诉我们，对这座美丽古老的寺观都是虔敬而忠诚的。它始建于唐代，在明代时候得到皇室的支持进行了重建并扩大了原来的规模。以后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到了苏州，在他的厚爱下寺观得到了完善的修补。

回到原来的话题，他告诉我们他们和龙门教派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也同样修持老子的学说。但他承认正一教的道士看上去没有那么高尚纯洁，因为他们都吃荤并且喝酒。然而，他们通过特殊的牺牲和奉献来补偿他们的放纵，尽管这里的道士很少受到制约，他们来去自由。虽然所有的道士都是独身，但李住持不否认有些人在苏州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红颜知己；从理论上讲这是应该受到惩罚



的；但实际上很难跟踪追究这种私人的事务。他们年轻，同样也是人，都有自己的缺点。那些年老的道士可以毫无困难地保持住他们的纯洁。

等我们回到房间，贵福对我说，在他看来昆仑观不像玉皇观那样严谨。然而，这座寺观的恢宏气势让我感到振奋，我决意去探晓它的所有的秘密。



8

玉皇大帝的生日

玉皇大帝的生日

第二天是昆仑观的一个隆重节日：玉皇大帝的生日。我感谢命运正好在这个时候把我们带到这里——或者是贵福故意安排了这次旅行？实际上不是这位神的生日；玉皇并不像基督那样化身为入形，而是神的显现在一位宋朝皇帝的身上。他告诉这位皇帝他就是逻各斯〔理念(性)，古希腊哲学中的术语，意为世界的普通规律性。——译者注〕，也就是神圣的道客观的表达和展现的思想，既和他相区别又和他相一致。

早饭过后，李春带着我们爬上昆仑山的顶峰，双目可及的远方是一片墨绿色延绵的山脉。那朱砂红的寺院，像硕大的花朵盛开在绿树丛里。太湖在更远处闪闪发光，青蓝的湖水融进蔚蓝的天空，玉绿的小岛仿佛一颗颗宝石散落在它平静的水面上。一条条运河笔直得像一把把尺子奔流到湖里，宛如银带的河水上飘动着数不尽的棕色帆船。远处的钟声和农民们的山歌从山下浅浅的山谷里回荡过



来，又荡远了去。我们坐在一颗老树下的石凳上望着通向寺观的小路——等待着参加节日的人群。

李春去帮助他的朋友们为晚上的仪式做准备，我们便坐在山顶上享受这早晨的清新，看着第一批香客涌进寺观敞开的大门。最早上山的香客是仁人桥村和附近山里的村民。按照这一带的古老习俗，女人们在这种场合都要穿戴上正式的服装。中年的已婚妇女穿着厚厚的裙边绣有花样的红丝褶裙和一件深绿或青绿色丝背心，脚上穿一双红头厚底的老式鞋，每个人至少高出了两英寸。老年妇女一样着盛装出行，不同的是她们不穿丝背心而是着一件紫红、梅红或黑色的及膝长丝褂。她们的头发精心梳理成一个发髻紧贴在后脖颈，再别上几朵颜色好看的鲜花。男人也穿着正式的厚底鞋，但他们的衣服却逊色了许多。

这样的朝拜在这些普通百姓的眼里不仅是一次敬香上供的机会，也是为了和神圣的玉皇会面——一次真正的高贵威严的盛大宴会。因此，整个气氛不光是宗教的，也是优雅的，尤其是女人们，她们非常知道自己盛装之下所代表的尊严，对言行举行的适当礼节十分讲究，甚至于走路的步态也是有节奏而带有几分僵直拘谨的，这是她们认为应该保持的约定俗成的风度。

一群群香客来了，消失在这座迷宫里，虔诚地在玉皇大帝面前俯卧下他们的身躯，然后才去寻找各自尊奉的神祇。

太阳升高了，另一类香客来了。他们是一群在男仆女佣陪伴下的衣着华丽繁琐的女人和优雅的小姐，还有身穿



长丝褂甚至西装的绅士。在人群拥挤的寺观门口，这些新来者都用十分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尽管他们看上去像是上层社会的人士，我还是有些疑惑地悄悄问贵福。

“这些是有钱人家的小妾。”他说。“她们都喜欢这座寺观并且定期要来敬香。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李春会告诉你。这些男人不是她们的丈夫，就像你猜想的，是她们的情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大流氓——坏人。”贵福看看四周，接着说：

“这些家伙都和有名的歌女到这里来。”他停下来有些紧张地望着不远处一个女子，悄悄凑到我耳边。

“那个人就是……”我望过去，看见一个穿着墨绿长裙的美丽女子正从轿子上下来，她的神情显得很冷漠。一个身穿灰丝褂带一顶巴拿马帽的强壮男人领着她进了寺门……

将近中午，我们也回到寺观里。我们的文士塔和寺观的其他地方全都挤满了香客。所有那些平时不用的房间都打开了，村里来的香客在地上铺上自己带来的蒲席，这里是他们的房间。一个黑暗狭小的房间里排列着就像轮船上的那种木头高低床，一群开心的男子一边唱着歌一边收拾他们带来的吃食和酒坛。大堂里所有的桌子旁坐满了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停地吃着，说笑着，孩子们也在一边打闹着。匆匆吃完饭，我和贵福四处去走走，想看看寺观里还没有参观过的地方。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疯人院，每一个走廊和平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和燃烧的香炷，混合成一团稠云让人窒息。我们遇见那些一大早就到了的优雅的女



子，几乎每一位的身边都陪着一个清秀的道士。转过几道弯，我们来到一个黑黑的走廊，尽头有一扇歪斜着的小门。拉开门闩，里面是一个中间有一棵浓阴大树的小花园。它的四周完全被高耸的石块和寺观的建筑围砌密封了起来，我们感觉仿佛站在了一口深井最底处。大树下有一把古旧的石椅，从刚才一路推撞喧嚷的人群中过来，我们正好坐在上面好好休息一阵。天气微凉，我们决定在这个清静的秘密花园呆一下午。

当李春住持找到我们时天已经黑了，他把我们带到寺观的最高处，好让我们一览节日中的高潮。站在一个平台上望下去，整座寺观好像都燃烧起来了。成百上千的崇拜者不断地在香炉里点燃他们手中一根根香炷和一张张香纸，玉皇殿前飞起一条长长的火舌。那些为神祇和死去的人送去的纸钱、纸扎和供品燃烧成一座小山，烟炷滚滚，火花飘散到黑夜的天空。鼓声、钟声和人海的喧闹回荡在整个山谷，成千上万根红烛在殿堂和回廊里的神像前静静地燃着，轻风吹散了层层热浪和浓浓的香气。身穿红色上衣的道士们开始在主大殿的平台上慢慢起舞，每一位手中提着一只莲花形的灯笼。钹钹轻击，喇叭低鸣，随着响起了叮当的小铃的合奏和悠远的笛声。

我们走下去加入到这个虔诚的队伍中，渐渐地靠拢在舞蹈着的道士们周围。富人和穷人、农民和城里人都挤作快乐兴奋的一群人，有的吹笛子，有的击钹钹，有的弹琵琶。因为没有灯，几乎每个人都拿着蜡烛和灯笼。道士们停下来念诵一篇短小的祷文，接着便跳起做仪式的舞蹈。



乡村的小伙子们和善敦厚地望着眼前高贵优雅、挂珠带银的上海小姐，悄悄议论着陪在她们身边的那些衣着讲究的男人和整洁修饰的道士。在这些纯朴人的眼神中并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是对于这些带来这样一个快乐节日的美丽女子和英俊男子的一种天生的仰慕。当这些简单的乡下人回到他们的村子和单调的生活中，这次聚会便成了他们怎么说也说不完的“美味”话题。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处世哲学在这些话题中找到乐趣，却从不违背自己行为和礼节的标准。

活动的中心转到了寺观的一个地下通道里。燃烧的蜡烛使狭小的空间变得越发闷热，但人们还是高兴地挤作一团。一些胆大的男子朝那些没人陪伴的女子递去眼神，可女子们只装作无心的样子。不时地我注意到一些伴侣悄悄地挤进僻静幽暗的角落里。很快，我们又被拥到寺观外一个露天的平台上，道士们在这里吟唱了晚祷，人群便散了。

我们被邀请参加为住在文士塔的香客准备的晚饭。这简直就像是一次在玉皇大帝的宫殿里举行的豪华盛宴。当然，桌子的每一样食物都是村民们的敬供，摆出来大家共享，还有墙边那一排硕大的酒坛，让人们喝个尽兴。

由于桌子不够，我们和当地的农民们肩挨肩地坐在一起，地方很小，但每个人都有说有笑，没有人抱怨什么。桌上摆出了用大蒜火腿红烧的甲鱼和鳝鱼，炒河虾，鸡鸭和传统的烤猪肉。在正一教的法典戒规中并不禁酒肉，它的厨师们便可以大展一番拿手的厨艺。



贵福和我很喜欢跟这些农民们在一起吃饭，就像出身好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也认为和苏州乡村的农民一起吃饭是一件荣幸的事，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中真正尊贵的人。这里是一个有着真实的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地方，多少世纪以来，也正是这些淳朴的人孕育了皇室中的贤士精英，他们中有的人放弃了官位和权力，回到土地里，为了换得宁静而美好的乡村生活。

饭桌上一片狂欢，不仅坐在我们身边的人而且别桌的人都来跟我们碰杯喝酒。一块块鸡肉或鸭肉被夹到我们的碗里，人们便越发开心地说笑个不停。我听着他们用这样柔和富有节奏的方言说话就像是音乐一样好听。他们的说话和动作都那么得体礼貌，但仍然那么自然随意，这是在上海任何一家饭店里都看不到的。

寺观的其他地方也充满了同样的节日的快乐和喧闹。粮食是富足的，气候是宜人的，所有相聚在寺观里的人不但向神祇们祈求庇护和恩赐，也虔诚地感激他们在生活中得到的幸福，爱人的强健，丈夫的坚贞和子孙的兴旺。那些小妾们虔心地向神祇们敬拜，祈求她们年老的主人能给自己带来一个孩子，这样的赐福也许在此行之后能够应验成真。歌女们默默地希望还能留住自己的情人那颗善变不定的心。

在这样快乐与满足的情绪中，在这些吃和喝的简单乐趣里，我感觉一切时间和现实都已经消失了。我看着李春住持，他显得那样轻松快乐，脸颊红红的，他举起手中的酒杯敬在座所有的人。

“喝!喝!”他兴奋地说,“生命中不会重现的幸福时刻,就像今晚,在我们信道者心中是纯净的默想。”他喝干了杯中的酒。我们所有人也一饮而尽。

晚宴过后,一些人围坐着玩起麻将牌,贵福也凑进一桌。我回去休息了,但外面的音乐、笑声和麻将声一直陪着我进入了梦乡。





9

除 妖 术

第二天一早，李春住持告诉我们 10 点钟要举行一个除妖仪式，以此作为这个节日的结束。时间还早，我们都吃完了早饭，李春示意让我们跟他去。再一次我们穿过那些阴暗的回廊，我注意到每一扇窗户都没有镶嵌玻璃，而是用牡蛎壳巧妙地砌成精致的小方格，呈半透明状。不时地瞥见小花园中掩映在房前屋后的丛丛竹林和松树。

我们走进一个宽敞的殿堂，摆放着长椅和雕花的茶桌。李春请我们坐下，吩咐一个小道士端上茶来。我好奇地环顾四下，沿墙挂着的一长排巨幅相片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每一幅都是一名年轻道士的留影，衣着正式的黑丝袍，头戴镶着白玉片的方帽。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年过三十五六，有些更年轻，并且多数都相貌俊秀，目光深邃。相片的中央是一幅长须老者的肖像画。他穿着典礼时的盛装，帽子似一朵开放的莲花。他的身体肥硕巨大，极其醒目，但他的眼神是敏锐而犀利的，仿佛透射出一股威慑的



力量。我问李春：

“这些是你们寺观的僧人吗？”李春点点头，神情变得有些黯然。

“他们都是。这些是已经过世了的住持的相片。”他的言语中含着尊敬和淡淡的悲伤。

“你是说他们都是这么年轻就去世了？”我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话，再一次凝视着那一帧帧年轻人的相片。

“他们都在自己生命最昌盛的时候离开了人世，”李春低下了头，“他们是寺院的住持，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还活着的人正在奉献他们的生命一样。”他喝了一口茶，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这里大多数的年长道士都将在他们的风华之年离开这个人世。”我不知所措地放下手中的茶杯，感到一种无言的恐惧。

“李春，”我结结巴巴地张开了嘴，“什么……谁……害死了他们……这么年轻……”

“他们为了赶除邪魔而奉献了他们自己。这是他们为了爱的工作，是他们选择的通往神圣的道路。”他的语气很平静。

“一个住持的除妖术越高明，他的终日也到来得越快。”我仍然被惊恐的情绪支配着，完全不解地望着他。

“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激动地叫起来。“绝对不可能。科学从来都认为没有什么鬼魔附身；只有可能一些精神疾病让人的身心受到折磨。为什么他们不把那些病人送到上海的精神病院和好的心理医生那里去？”我停下来看着他，掩饰不住的愤慨已使得我面红耳赤。李春一言不



发，只是低头沉思。最终，他开口了，声调和缓，并且谨慎地选择他说出的每一个句子。

“我们对西方的科学十分尊敬，但是，和我们的古老传统比较起来，它仍然是新生的，主要关注于物质的现象。自从基督教诞生以来，你们的教会就强赋给自己解释处理所有神秘精神现象的特权优势，严厉痛击其他对超自然抽象奥秘的探究。我们中华民族从未受到过来自这方面的干扰和妨碍。

“同时，多少世纪以来，你们的西方世界不得不依靠术士、黑巫、灵媒和别的骗子庸医到处收罗而来的碎断残论。只是现在你们的科学家把握了正确的方向，钻研探究人类精神的力量。但是你们的科学仍然太年轻，还未成熟到领会阐释这个精神宇宙的运行规律，以及它本身的深奥法则。”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停在我的面前。

“你不应该认为我们在寺观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迷信为基础的，我们没有那样幼稚或者愚昧会让所谓的咒语蒙骗自己，要么拿那些虚伪的教条换取一种荒谬的安全感。我们也通过钻研和祈祷寻求神性的启发，我们的行为和信仰是有基础的。”他的这番话使我沉默下来。

过后我们去到一间虽然狭小却很别致的小屋里。这是一间小书房，黑木桌上的香炉里飘散出缕缕轻烟。我们惬意地坐在门边的椅子上。从一卷门帘隔开的里屋走出来一位年轻的道士。李春把他的这位朋友介绍给了我们。我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他和李春一般年纪，身高也相当，只是更显柔弱。他的面色几乎苍白，带有一种奇妙的光泽。



眼瞳异常明亮，像是燃着烈烈的火焰。两片嘴唇在那张苍白面容的衬托下显出不自然的干红。他对我们的来访表现出欢迎，举止恭敬有礼。我们很轻松地聊天玩笑一阵。李春凑到他耳边嘀咕了些什么，他点点头。李春便对我说：

“今天早上我的朋友要完成一次除妖仪式，如果你果真有兴趣，他希望你能来旁观。”李春迟疑地停下话，

“但我必须提醒你，那决不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场面。可以算得上是最令人厌恶和难过的……”他又停下来。“这样的仪式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但要看附上人身的邪魔的力量是否强大到难以制服。”听了这话，我的好奇心越发膨胀了，我们离开小屋时我答应一定到场旁观。

10点钟过后李春带我们到了仪式现场。他告诉我们这个仪式已经持续了两天，今天将作最后的努力，驱赶一年前附着在一位农民身上的邪魔。他嘱咐我们不用害怕，也就是不要高声说话、问太多问题或是惊呼大叫以免打扰了他的朋友。

我们来到坐落在半山腰的一个石院里。院墙下的角落处站满了一群旁观的人，李春告诉我们其中那对神色忧虑的夫妇就是受害者的父母。受害者大约二十五六岁，躺在一张铺着草席的铁架床上。他看上去非常虚弱，一双烧灼的眼睛透出易受惊的、涣散的目光。李春的朋友，一身仪式装束，郑重地站在一个可移动的祭台前，祭台上放着一个香炉、一小尊神像、一个装有圣水的花瓶、一把短剑和一本供他诵读的书。两名道士守候在他的两旁，四个身体壮实的男子看守着铁床上的受害者。



一遍遍念祷着经文，声音低沉单调，精神高度集中。随后他停下念祷，双手紧握一块象征智慧和权力的细长象牙片贴靠在胸前，慢慢地走近受害者。盯着走近的祭司，受害者的眼里放出怨恨的凶光，突然他一声狂吼，拼命想跳出铁床。四个男子猛地抓住了他。

“不！不！你不能赶走我们！我们的力量比你强大！”狂呼乱叫从受害者变形的嘴里喷了出来，听起来就像是一只受惊的鸚鵡。祭司紧张地注视着他，聚集起所有的内力，汗珠一滴滴落下额头。

“出来！出来！我命令你出来！”祭司用强大的声音重复着。“我以惟一至上的神的名义命令你出来。在他的面前你是最卑下软弱的。”受害者在床上疯狂地挣扎，以惊人的力气反抗压制住他的四个男子，时不时发出动物般的嚎啸。他的脸开始变色，一会儿紫，一会儿白，一会儿又是血冲的红色。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有一群野兽正在他的身体里厮打。有一阵这场激战停歇了下来，受害者用他那双痛苦憎恨的眼睛注视着祭司，连我也惊悚地退后了两步。突然，咆哮又开始了。这一次全是猥亵肮脏的谩骂和威胁，在场的妇女都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她们简直没有胆量看一眼祭司和身边的人。但那不由自己控制的亲眼目睹这一可怕场面结局的好奇心和欲望支配着他们的两条腿坚定不移地站在一旁。

祭司高喊着那不可见的撒旦离开这个受折磨的青年。一阵可怕的怪笑从受害者颤抖的喉咙里爆发而出，猛地，他像积蓄了一股强力，一下挣脱出四名男子的控制，



朝祭司猎狗般狂扑过去。但他又被捉住了。这一次他们用绳子将他的四肢牢牢地捆绑在床架上。这个受害的年轻人终于耗尽了体力，闭上眼睛，死去一般的沉寂下来。而祭司依然纹丝不动地站着，继续念他的咒文，两眼从未离开过年轻人的身体。在一种无法言表的恐怖气氛中，我们明显感觉到这场较量已到了最紧迫的时候。

“离开他！离开他！”祭司的声音越发高亢。一个助手将一本经书递到他手中，祭司用晦涩难懂的隐语念出一串串表示力量和赦免的经文。受害者陷入了痉挛的状态，整个情形只让人恶心。似乎他的身体的每个孔隙都被一种隐藏于他体内的神秘之力打开了，那些恶臭朽烂的肮脏之流全都涌泻而出。不光是我，李春、贵福和在场的每一个人全都被这股恶臭和丑陋的形态吓得哑口无言。这样的情形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受害者又恢复了平静，双眼盯着站在他面前念祷的祭司。四名男子给他松了绑，在床前拉起一张布帘，迅速地将浑身污浊的受害者擦洗干净，给他换上一身新衣裤。

早已过了午饭的时间，可我们没有哪个人甚至想到过吃这个字。祭司放下手中的象牙片，拿起祭台上的短剑，再次面对受害者。

“反抗是无用的！离开他！神圣至上的力量决不允许你盗走这个人的身体！离开他！”床上的年轻人僵硬得就像一块石头，身上的肌肉好像都收缩起来了。慢慢地，铁床的中央仿佛在一股力量的作用下向下陷塌，年轻人躺在了地上。四名男子试图拉他起来，但那具身体像铁铸般沉重以



致他们不得不向旁观者求援。最终七个男子才拖他起来。突然，他又变得轻巧了，他们把他扶到另一张木床上躺下。又是一段难捱的时间过去了，祭司仍没完没了地念祷着隐言呓语。最后，他把圣水洒到年轻人身上。他完全沉陷在自己内敛的精神中，周围的事物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他的身体因为过度的紧张和疲倦开始晃起来，两名助手上前搀着他。

“我战胜你了！”祭司欢喜地叫道。年轻人激动地抽搐着，鼓胀的眼睛只看得见白眼仁。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不停咕噜的嘴里冒出来一片片白沫。他想叫出声来但却无力控制他的声带。祭司举起手中的短剑，在空中比划神秘的符号。

“该死的！该死的！”口吐白沫的双唇间迸发出一声邪恶的嘶叫。“你也要赔出你的命！”年轻人在床上痛苦地扭动着身躯，面色变化无常。突然，他停住了。他睁开了眼睛，眼神一如正常，他望着正向他走近的双亲。

“妈！”他虚弱地轻呼着，“我在哪儿？”人们把这个完全无力的年轻人抬到一张躺椅上。祭司也瘫倒了，李春和几个道士轻轻地把他扶走了。我和贵福几乎忘了怎样挪动早已僵直的身体，那惊悚的场景像是还在眼前。

尽管我们第二天一早就等着李春，可他直到中午才和人们一起随便吃了点东西。他显得很忧虑，贵福忍不住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的驱魔仪式把我的朋友完全拖垮了，他起不来，也吃不下东西。”李春难过地解释说。饭后我们和李



春一起去看望了他的朋友。这位年轻的祭司斜靠在一个枕头上，看到我们他轻轻地笑了，想要坐起来，我赶忙上前扶他躺下。

“过一两天我就没事了。”他自信地说，但他的确比我们初见时虚弱多了。我真的怀疑一个人在强烈的精力消耗后还能支撑多久。就算他已驱赶走了附着在那个年轻人身上的邪魔，但他自己却付出了生命悠关的力量，现在我才明白了李春说的驱魔术给祭司带来的致命的后果。



10

长生不老药

有一个现象让我觉得奇怪，我和贵福呆在昆仑观的最后两天我们看到有许多上海来的小姐女士们依然逗留在寺观中。每一个塔院中都洋溢着欢声笑语，掺和着噼噼啪啪的麻将牌的声音。琵琶、笛子伴奏下的歌唱从回廊里阵阵传出来，甚至还有一台留声机里放响的最新潮的舞曲。满面笑容的道士从一间房进到另一间房，要么陪坐在客人身边喝茶聊天。寺观一下子变成了娱乐场。当然，任何人都自由逗留在寺观里，并无时间的限制。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这里可以说是逃离上海这个热蒸笼的最佳之地。但是，我和贵福还是觉得她们留下来一定别有用心。也许，除了那些例行的烧香磕头外，还有什么对我们这些“轻信的眼睛”从不展示的隐秘的仪式吸引住她们了吧？

然而，我们并不想鬼鬼祟祟地窥探这座寺观的事务，以免冒犯了我们的朋友李春住持。节日结束后李春就不怎么忙了，我们趁这个时机尽量老练地向他询问。从他的表



情中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犹豫，是否应该对一个陌生的老外过多地谈起他们隐私的生活。觉察到这一点，贵福很真诚地告诉他我是春于十分信任的一位朋友，并且他也很了解我。实际上，贵福把我形容成是一个谨慎的、善解的和守口如瓶的人。

“可以这么说，我们从不做任何令我们自己羞愧的事情。”李春坐在我们房里的一张桌旁，像平时一样喝着茶。“但是我们的一些实践，包括驱魔术，被很多人认为是迷信，甚至是邪恶的。而并非如此，以后你就会理解的。但是有很多人，尤其是受到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他们都这样认为，并且找出各种借口和他们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来迫害羞辱我们的信仰。

“坦白地说，我们大多数的香客，除了村子里的农民外，都不像那些资助玉皇山上我们的兄弟的香客一样有太好的声望，你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有钱的商人、退休的将军和有权势的人。甚至谣传说有一些政界要人也很钟爱那个地方。这样的寺观就为自己修起了一道牢靠的保护墙，抵挡得住不少麻烦。你是能够理解的，在这个动乱不安的年代，这道墙对一个寺观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香客多是些歌女和大富人家的小妾，她们的主人，用俗话来说就是流氓。他们是一些小帮派的头子、敲诈行骗的强盗、赌场上的老手、靠女人养活的皮条客和其他各种社会下流。他们到这里来都很安分，我们也友好地接待他们。但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互相找麻



烦，可能是出于争风吃醋或者别的原因。我们从来不知道这样的人到寺观里来是不是为了敬香拜神、修心养性，还是为了躲避在外面惹下的祸事。过去我们就遇到过几次，苏州的警察搜查了我们的寺观。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我们必须有收入来维持这座寺观的大小事务和我们的生活。

“如果可以，我们情愿只接待那些村子里的农民，而不是这些上海的‘亡命徒’。农民对我们既友好又慷慨，因为他们信任我们。我们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听了李春的话，贵福怀有感激地点点头，他的家就在太湖一个小岛的村子里，从这座山望去还不到十里远。而我也完全赞同李春的话，因为我对中国农民的感情正一天天强烈起来。

李春站起来，亲热地挽着我和贵福的胳膊，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还没有见过的地方。这里没有会客室，只有一片安静。几个道士疑惑地望着李春，李春点了点头，道士们才让我们进去。我们走进一个长形的房间，一股旧腐纸张的霉臭味扑鼻而来。房间里四处堆放着黄色的书和经卷，墙上贴着一些人体的解剖图。墙角处立着一具比例如实的人体模型，周围插满了细长的银针。我已经知道这是为了练习针灸的技艺，用银针插入人体的穴位给病人治病。这是中国一种古老并且常用的治病方法，它的根源恐怕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的上古时代。一个初学者必须先人体模型上练习找准穴位；然后模型被蒙上一层布，直到毫无差错地熟悉了每一个穴位，这样他才有资格替别人



治病。

隔壁的一个方形房间因为几扇装饰着贝壳的窗户而豁然明亮。在我眼里，它就是一个中世纪炼丹士的秘密实验室，跟我读过的有关炼丹术的古书中描绘的一个样。惟一的区别是，我想象着，这间屋子里少了一个炼金的熔炉。除此之外样样俱全——蒸馏瓶、研钵、碾、天平、坛子、罐子或所有那些制药的器皿。还有墙上挂着的草药、树根和脱水干燥的蚯蚓、蛇、蜈蚣、玃狨皮、虎骨、虎爪以及碗里装着的叫不上名字的昆虫。

房间里有两个年长的道士和四个年轻道士，长者的学生。他们正忙着在一个沸腾的大锅里熬中药，一个道士往玻璃瓶里倒药液。窗边的一个小盆里正在冷却某种混合制剂。李春介绍了我们，他们很礼貌地向我们点头致意。其中一位长者相貌矍铄机敏。他向我笑道：

“你可能以为我们是在炼长生不老的药吧？那种愚蠢的事情都是过去了。秦始皇，那个修长城的皇帝，一心想着长生不死，命令可怜的道士拼着性命去给他找长生药。一个人的身体承受不起过长的岁月，就此而言，没有一种物质是不朽的。山峰也会自行衰老死亡。这只是一个持续时间长短的问题。只有人类的精神是永存的。因为它是道的永恒本质的一部分。”

李春住持接上了话头，跟我们解释在这个药房里正在进行的工作。他首先给我们讲了正一教的抱负和渴望，他们相信通过自我牺牲，就像驱魔仪式，和帮助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是一条获得道的恩典的途径。后者虽然不会有前



者一样带来的致命后果，却仍然受到轻蔑和耻辱，而不是赞赏。

他告诉我们，驱除附着在人体身上的邪魔的确是祭司用自己的生命力作代价的。他在这样的仪式中消耗了过多的体力，渐渐地身体衰弱下去，有些便告终了年轻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另一些受折磨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一种最高形式的爱吗？无疑，这也是与道相一致的路。迄今为止，仍然只有不多的人相信灵魂现象，但这些道士们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宗教仪式施予受难者的帮助正是一些医学科学还没有征服的领域。因此，没有一个医生有权力谴责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一般地，医生都把灵魂受到邪魔困扰的人和精神病患者混为一谈，但道士们对这类症状有丰富的经验，几乎通过观察就能判断哪一类是脑子出了毛病，哪一类是受到了恶的伤害，摧残了他的心理保护机制。长时期被病魔缠身或者吸食毒品成瘾，或者始终怀抱邪恶的念头和扭曲的心理都有可能出现这一类症状。

这类治疗并不会给寺观带来钱财和声誉。他们的病人通常都是贫穷的农民。上海的有钱人对他们的这门知识报以轻蔑一笑，宁愿把病人送到精神病院或是专家门诊。由于他们的这种工作很少为人知晓，人们都以为他们全都在搞迷信和巫术，一些所谓的学术权威信了东拼西凑拾来的道听途说，在他们的文章中极力标榜这一态度。而道士们并不会为自己辩护，因为这是与老子的教导——缄默行善相违背的行为。



然后李春告诉我们那些小姐先生们都十分慷慨地捐给寺观贡献。他们喜欢在寺观里享用美食，让寺观的厨师们忙得不亦乐乎，而不会为了吃醉虾或烤甲鱼把钱花在当地的饭馆里。

来这里有几个大富人家的小妾，其余的都是很有身份的歌女。她们中有些由男友陪着，有些独自一人只带着阿妈和男仆。另外，在这些客人中还有几个走在人生末路上的孤家老头，到这个隐修之地来享受生命中已剩不多的清静时光。

那些歌女的生活，李春说，眼看去魂香神魅，其实她们的职业是非常苛刻艰难的。因为她们必须以姿容、学识和经验换取男人们的欢喜。因此从很小的年纪她们就不得不开始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学，音乐和演唱当然是她们主修的课程，但除此之外她们也必须精通纸牌和麻将。她们不一定需要太漂亮，但如果拥有迷魅的姿色，她们的职业就更有保障，因为男人们并不是专门来看她们的脸蛋，而是需要一番饶有情趣的交流来放松他们工作的压力 and 生活的烦恼。

她们的报酬是相当丰厚的，每天都能收到钱财和珠宝。但也需精明，因为她们还养着好几个仆人和私人的人力车夫。当夜幕落下的时候，她们的工作便开始了。喝酒、聊天、玩麻将，一直到午夜。然后她们不得不和客人跳舞，迎来又一个黎明。这样的夜晚一点儿也不轻松，她们不停地说话、唱歌，总是要保证客人高兴的情绪，如果碰到一个愚蠢乏味的银行老板或是小商人，就更



累了。的确，她们也算是高级妓女，但她们非常谨慎聪明地扮演着这个角色。一个男人在公开宣布哪个歌女是他的女人之前，既要付出很长时间，也要付出巨额的钱财。

直到最后，当她们完全被这种对她们多数人来说只是强装娇柔的娱乐和放荡的规则折磨得身心憔悴的时候，她们就到寺观里来休养一段。

她们到这里来并不是来找新的爱人的，因为昆仑观不是一个窑子。她们厌倦了逢场作戏的爱，渴望简单的友谊、同情和理解，她们安静地休息，特殊地营养，在精通医术的道士的指点下恢复身心的健康。其中一些希望得到保住她们日渐衰退的容姿的药方。

李春让我们跟他来到一排容器前，他指着其中一个说：“这种药液叫作‘金银花露’，用来治疗长时间吃过多油腻食物引起的肠胃不适。里面的苦艾能够促进食欲。”他又指着另一盆棕色液体和胶状的坚果，那是胖大海——一种用糖煮熬的坚果。是治疗沙哑喉和失声症的上乘特效药。“这是为这里一个因重感冒引起失声的歌女准备的。”李春还给我们介绍了其他许多药剂的用途。大多数对心脏失调、肾充血或是肝脏发炎有疗效，或者用以舒缓神经。有些和不同草药配制的乌头属植物，专门用来恢复男性的性功能。

我们参观的药房中有不少关于怎样维持性爱的古书。李春解释说，身为小妾的女人的惟一安全感决定于她是否能和丈夫维持甜蜜的性爱生活，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数娶妾的有钱男人都过着放荡成性的生活，总是要



寻找新鲜的刺激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一旦女子发现她们的丈夫变得冷淡了，她就会到寺观里来，表面上是为了烧香磕头，实际上是来向富有经验的老道士求医问方。老道士通常给她们一些从古书中得来的药方，对她们的生活提出善意的忠告。

黄昏时分，李春带我们到塔院中走了走。一些房门开着，李春走进去，把我们介绍给他的那些朋友。有一些上海的香艳女子非常友好，热情地给我们倒茶，请我们吃冷鸡、甜肉。她们对我这个外国人很是好奇，我不得不简短地给她们讲了我在上海的故事。有一个男子独自坐在房里，我们瞥了他一眼正要走开，他却请我们进屋，并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吃晚饭。他介绍自己姓林，一边为我们沏上茶。林先生是一个身材颇长的英俊青年，有一双梦幻般的眼睛，但面容消瘦疲惫。他穿一件上等的白丝外套，一条黑丝宽腿裤，一颗硕大的钻戒在他手指间烁烁发光。

我们坐下来谈天玩笑，很快便热络起来，显然这位林先生对李住持的朋友很信任。他埋怨上海的闷热和没有节制的夜生活已经让他受够了。不一会儿侍者送来了晚饭。看着满桌的醉虾、甲鱼、蘑菇炖鸡和一大盘烤鳗鱼，我心想这位林先生未免过于奢侈，一个人哪里受得了这么多“补品”。吃饭的时候李春对着林先生诡秘地挤挤眼，问他：“在这里你天天都这么吃么？”林先生装出一副颇为吃惊的样子，但也点头承认确实如此。李春和贵福一下子大笑起来，弄得我莫名其妙。等他们笑够了，李春跟我解释了这个玩笑。原来桌上所有的食物，除了鸡肉外，都是



专治男性阳痿的食疗菜谱，一两周为一个疗程。李春还告诉我们，寺观里的厨师精通各种饮食疗法。在客人接受一整套有计划的药物治疗之前，厨师们总是尽量用特配的饮食舒缓他们失调的精神和气血。如果是体热的客人，就配给凉性的食物。在中国，所有的食物都可分为凉性和热性两类。并不是根据它们的温度而是内在的属性来区分。例如，鱼、蛤、蟹和某些蔬菜、水果是凉的，肉、葱、蒜、姜等是热的。一个人要想有健康的内体，应该摄入均衡的凉、热食物，偏食其中任何一种都不科学。针对老年人，寺观有一套延年益寿的食谱，主要是搭配少量稀有菌类的野禽瘦肉的天然素食。

当我们告辞了热情的林先生走在回去的路上时，李春轻声对我们说，这位年轻英俊的客人是上海一个有钱寡妇的情人，他还婉转地提起了那枚林先生手指上的钻戒和他养尊处优的生活。

我们的假期结束了，当我们离开这座寺观的时候竟有一种遗憾的留连之情。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流氓”以他们的热情和善意给了我们快乐。我们不能，也不想去判断他们。他们也只是人，和我们一样有相同的弱点，只有神圣的意志才有特权惩罚或奖励他们。而我们同情他们。

我必须承认，我在这座寺观中了解学习到了很多关于道家的非同寻常的方面。但是我坚信，我对玉皇山上的道观和它所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忠诚仍然未曾动摇。而我不敢确信的是，如果我选择了这样的寺观学习道家思想，我是否会裹缚于飘散在这座迷宫中的潜移默化的神鬼与性的迷



雾之中?我还不是足够坚强和老练，能够反抗那些我不理解的力量，很可能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牺牲品。一群人在美丽的田园生活中进行着反抗撒旦的斗争，另一群人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牵绊在与邪的较量中，他们受到的伤害令我痛心，但是我没有勇气和力量加入他们之中。

以后我还拜访过昆仑观几次，但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客人和道士们的朋友。



11

回到玉皇山

回到玉皇山

7月中旬我回到了玉皇山上我那伟大的玉皇观。在那段日子里，有一天让我特别怀念，它总是让我回想起在那个静修之地的宁静与充实的生活。

我和我的朋友春干坐在最高一个石台上看着眼前的世界延伸到天边，在我们的脚下，钱塘江朝远方的海奔流而去，那星星点点的棕色帆船，像一只只小小的贝壳在绿色的小岛和水岸边的小村庄之间慢慢地飘来飘去。偶尔地，水面上升起一柱浓烟，那是蒸汽发动机正吃力地拖拉着一串大帆船。远处，非常遥远的地方，浩大的河流消失在了微微发光的烟雾中。近处的一座山逢坡势平缓，一条弯曲的石板小径穿过松林和竹林到达半山腰一个小巧的寺庙，然后，像一条蜿蜒的长蛇，一直伸到谷底。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日，颤动的热气层层包围了山谷，松树香的空气中混合着燃烧的稻草的味道。平台上的瓷花盆边翩翩飞舞着金色蜜蜂，小蛇和蜥蜴在岩石堆里穿梭游



戏。时而一阵洪亮的钟声从远处的寺院飘荡过来，慢慢地融化成轻柔的回响，渐渐沉落到谷底。

又一个朋友昌波来到石平台上。和春干一样，他也穿着一件宽袖的黑丝长袍。他的脸圆圆的，颊骨很突出。他微笑着望着我们俩。

“春干，午饭好了，我们进去吧。”

我们走进一个站着两排神像的大殿，他们中有的面目狰狞，手持长刀和宝剑，有的和颜悦色，尊贵高雅。走出殿门，我们在一个宽敞的石头小院歇了一阵，石院正中有一尊巨大古老的青铜香炉。香炉两旁各有一口井，井边的八边形石栏杆在岁月的风霜里早已变成了青绿的颜色。小院的正前方便是这座寺观高耸的主大殿。两名道士把我们领进一个休息室里，长长的木桌上堆放着黄色的祈祷书和经文。墙上没有挂画，只挂有老子和铁拐李的名言。屋中间放着一个小小的神龛。我们和其他的道士一起坐在窄窄的长凳上。

过了一会儿，一个相貌高贵的道士走了进来。他中等个子，蓄着黑色的短须，举止十分有礼。像所有龙门教的道士那样，他也梳起一个发结，戴一顶黑帽。他就是强健的李林山住持，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尊敬地向他致意。李住持从容地在一张桌旁坐下，示意侍者可以上菜了。

从贫穷的农村来到寺观的侍者，手脚灵活地把一碗碗菜放在每张桌子的中间。有炖的竹笋、蘑菇，炒白菜，还有烧豆腐，看上去就像烤鸭一样。吃饭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虽然年老的道士吃得很安静，可年轻的仍然讲故事、



开玩笑。一些人互相比赛谁能多吃一碗米饭，一些人商量着下午的计划。吃完饭，侍者们拿来热毛巾让大家擦脸。

春干第一个离开桌子，他把我叫了出来。其他人也跟来了，我们都从一道后门来到花园里。园中有一座假山，在一口浑浊阴森的大圆石井上覆盖着叫不出名字的匍匐植物。一个小道士拿来两柄老剑，昌波和另外一个道士开始击剑比赛，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饭后消遣的节目。他们始终保持着这一从关公时代就沿袭下来的比剑传统，关公是三国（约 221—265 年）时期一位伟大的战将，直到今天都得到所有中国人民的尊敬。昌波和他的对手攻势猛烈，姿势准确而优美，赢得了欣赏者阵阵掌声，甚至得到了李住持的赞扬。这是道家的一个优秀传统，它的道士们都是习武的出家人。

下午天气变得越发闷热，道士们大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李住持独自去了他最喜欢的那个小花园。栀子花正开得盛，竹棚架上爬满了五颜六色的喇叭花和香甜的忍冬花。李住持总是坐在阴凉处的一把躺椅上，喝一杯寺观自己种的绿茶。昌波回房中给一位远方的同门朋友写信。春干和我靠在寺观外边的石栏上继续着我们的游思遐想，不一会儿，我们都靠到墙角边睡着了。

当我睁开眼睛，太阳正好落在远远的山背上，最后一束橙黄色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玉皇观。深紫色的投影潜进了低处的山谷，竹林在河边吹来的冷风中瑟瑟颤抖。蝉和蟋蟀用它们多情的合唱迎接这又一个黄昏。

春干醒了，看看表，伸着懒腰把自己从地上扯了起



来。他揉揉眼，忽然看见了什么。我顺着他的注视望去，山下一条小路上有一队轿子正朝寺观过来。我们都在想这些是什么人呢。因为朝拜的季节早在两个月前就结束了。

小队伍沿着绿油油的稻田匆匆前进，我和春干满怀兴趣地期待着，整个下午的倦意一下子都没了。突然，一个小道士从石阶上走了过来。他那张红红的圆圆的脸显得很温和，看起来更像一个小尼姑。春干叫住他。

“楚恩，去告诉住持有香客上山来了。”

小道士害羞地点点头，跑去了。山下的小队穿过了一块镜子般的水田，正要开始爬山。结实的轿夫一步步地往上爬，竹轿椅在他们经验丰富的肩膀上合着脚步的节奏轻轻摇摆。很快他们到了半道阁，轿椅在石桌旁落下了。轿夫到一旁的小溪里喝水洗脸，轿椅里的人没有一个下来。轿夫又继续了缓慢的攀爬。山路开始在巨石中盘绕上升，巨石上刻满了各种各样赞美净心的好看却难懂的字符。在他们不远处的下方，可以看到一些在山石上凿刻的巨大神像，其中有几尊还没有完工，有些已经毁坏了。更远一些，在一条大河的岸边，有一片呈八卦图案的水田——一种神秘的三线图形。河流尽染了落日的余辉，像一汤熔化的金水在紫色的群山脚下熠熠闪光。小路伸进了松林，轿夫们在最后也是最难的攀登中朝着我们的石台慢慢靠近。他们上来了，我们可以看清楚第一把轿椅上坐着一个穿西装的青年。他的膝上放着一架名贵的照相机，手中有一副太阳眼镜。他的神情友善，但有几分骄傲。第二把轿椅上是一位相貌漂亮却显得疲倦的年轻女子。第三把上坐着一



位身材肥胖、慈善快活的老年妇女，她用一双敏锐的眼睛环顾着四周，当她发现了春干，她示礼地点点头。最后面的两把轿椅上是两个一身浅黑衣服的女人。两人都已中年，其中一个一定是女佣，还有一个随行的男佣，提着一个竹篮和两只保温水瓶。

春干觉得应该上前问礼了，他走到老妇人跟前，礼貌地寒暄天气太热了。

“我们越早到越好，”老妇人用尖细的声音回答说，“我简直受不住这样的天气！”看到春干走过去，她一边笑着一边不停地扇动手中的大纸扇，时不时用丝手绢擦她那张胖胖的发红的脸。最后当气喘的轿夫在寺观门前放下肩上的抬杆，她伸出一只肥大的手，戒指光芒四射，春干扶她下了轿。青年付了钱给轿夫，女子另外给了他们酒钱。春干让他们在外面歇息一会儿。随行的家仆也上来了，他们提着大大小小的篮子，装着水果、饼干和许多别的食物，以作为寺观清淡素食的补充。

客人们进了前殿。蜡烛微微的柔光照映着深红色的神像，他那双内敛的眼眼似乎直视着进来的访客。老妇人在他面前恭敬地站了一会儿。随后他们穿过小花园来到待客殿里，始终同我保持住一定的距离。待客殿的墙上对称地挂着几幅古雅的卷轴画，沿墙边放着雕刻精美的黑木长椅和茶桌。殿门正中挂着一个大大的“寿”字，用金线绣在一块红丝绸上。一尊敦实的深灰玉石香炉安放在供台正前方。供台左侧有一张暗黄色柚木大圆桌和几把圆凳。雕饰古朴的黑木花座上有一盆盆花草开得茂盛，散发出阵阵的



清香。殿顶上垂吊下几盏样式奇异的青铜灯笼，几把古代匠人锻制的沉重宝剑静静地挂在墙上，向人们展示着一种岁月无法带走的尊严。长书架上摆设着一些半透明的白玉色和青绿色的水壶、瓮器，它们被刻饰成风格奇异的式样，还有一些粗糙质朴的盘子、玉镯，它们是遥远的汉代死者的陪葬品。所有的玉器上都有暗红的血点，那是玉石和人体长期接触后留下的痕迹。角落处几把周代的铜镜在丝帘后若隐若现。色泽柔润、手工精细的丝绣覆盖在供台上，几把黑木躺椅上镶嵌着珠母和象牙。

李住持站在待客殿中央，热情有礼地迎接到来的客人。

“请问您的尊姓？”李住持用他低沉的嗓音招呼那个带着照相机的青年。

“在下免贵姓梁。”青年回答道，双手递上一张名片，向李住持鞠躬回礼。李住持也一样鞠躬回礼，双手接过名片。他告诉身边的春干去准备两个最好的房间和一顿丰盛的晚餐。李住持再次行了礼，离开了。两名道士提着硕大的气压灯走了进来，一盏放在大圆桌上，另一盏放在边桌上。大殿一下子活跃起来，在亮光中仿佛一座华丽的宫殿。另一个侍者端来了茶和热毛巾。老妇人用力地擦她的脸，年轻的女子拿出粉盒里的扑团在脸上轻轻拍打，梁先生坐在一旁静静地喝茶，打量着墙上的宝剑和屋里其他的古玩，显出几分好奇的神色。家仆们打开一些竹篮，把罐装着的桃子、腌姜、荔枝和别的小吃摆到桌子上。

没过一会儿，春干陪着李住持来了，他告诉这些贵客房间都准备好了。梁先生向他表示感谢，介绍说这位老妇



人是他的母亲，她的丈夫已在3年前去世。年轻的女人是他的妻子，那位身穿黑衣的女人是他的姨妈。梁先生说他的母亲非常虔诚，由于眼下的上海正是难熬的酷暑，他们是经过一个朋友的建议来到玉皇山，既来避暑休养，也来拜佛敬香。说到敬拜，他表明主要是为了他的母亲。看到李住持和春干神情严肃地要和老妇人有一番亲密的谈话，我站起身离开了。

晚上，我正要换上睡衣，听见有轻轻的敲门声，春干走了进来。

“先别睡！”他神秘兮兮地小声说，“今天夜里有一个隆重气派的仪式，是那位老妇人专门为她的亡夫祈求安息的仪式。现在我得去做准备了。”说完他就匆匆走了。

我走出房间，坐在石台上享受着夜的宁静。11点刚过，大钟敲响了，道士们从左右侧廊里出来，匆匆向大殿走去。每一个道士都穿着一件宽松的深红色的法衣，头戴一顶黑丝帽。李住持走在最后，他穿一件厚厚的金色长袍，在他的头顶上有一个华贵的冕冠，就像一朵半开的莲花，在这朵神秘之花的花心里闪烁着一颗美丽的宝石。

静静地，道士们走进大殿，整齐地站在李住持的两旁。至高无上的主神，慈爱地注视着他的侍者，在油灯和烛光中露出他那高深莫测的微笑。倚墙站立着的众神有的微笑着，有的鬼脸怪相，青色的香烟缭绕上镀金描画的殿顶，沉默变得有些压抑而意味深长，仿佛寺观中游走着许多看不见的精灵，一句不适的话或动作，在一种不可言喻的力量下，都会给每一个凡人俗子带来不幸和灾难。空洞



而古怪的击木声穿过深沉的寂静，融入清脆的铃声里。

梁老妇人在家人和仆佣的陪伴下走进大殿。一个侍者为他们端来一张小方桌和几把椅子，老妇人坐下来，大口地喝着茶。外面已是深夜，群山和树林都睡着了。

李住持双手握着他的白玉节杖，向主神深深地敬礼膜拜。他用响亮清澈的声音祈祷：

噢，主神！一切神圣之王的君主！

你耸立在西方天国的玉殿，

你远离凡尘俗世却依然在我们身边，

你喜爱天国那超凡的和谐，却依然俯首倾听我们卑微刺耳的祈求，

噢，万能的圣灵！你带着威严荣耀的光环，却依然屈尊帮助你可怜的子民，

我们恳求你，请你倾听我们卑微的祈求。

慢慢地，李住持站起身。冕冠上的宝石在徐徐青烟中闪烁着光芒。年轻的道士们，唱响了激动而深情的叠歌，和着叮当的铃声、铿锵的钹钺声和深厚的鼓声那悠悠和谐的旋律。黑暗中的众神们，微笑着——仁慈的和邪恶的，古怪的和美丽的。

念唱声越发洪亮。左边的道士整齐地跪下，朝主神行礼膜拜，然后慢慢地站起来。右边的道士又同样地俯首跪拜。李住持的双眼像燃烧着的火焰。

“噢，主神！”他呼唤道，“这是你卑微的仆人梁太



太，她要向你为死去的丈夫祈求安息。你在此岸的世界和彼岸的王国都是神圣而伟大的。只有你才知道怎样爱护和慰藉那些彼岸王国的灵魂。”

李住持轻轻地叩首，大殿里没有一丝杂音，只听见道士们的念唱。当他们摇晃手中的小铃，有微微的银色的光在闪动。时间在香烟迷雾中消失了。

李住持站起身，他迈开稳重的脚步，所有的道士随着他在大殿中绕行。念唱和伴奏都停止了，大殿再一次沉入静默里。

突然，钹钹又击响了，一支哀怨的长笛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念唱。大殿外，道士们的队列在朦胧的月色中缓缓行进。他们每人手中提着一个莲花形的红纸灯笼。进两步，退一步，转身交叉，融合成一个阴阳的象征图，跳起了一种奇怪却庄严的祭祀的舞蹈。星星在紫色的天空中闪闪发光，大殿里飘出的烟云轻落在舞者的头上。

音乐停止了。所有的道士在一个特意搭成的驼蜂形状的高台前站住了。最神秘最重要的一场仪式就要开始了。

在李住持的示意下，春干慢慢登上高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也身穿着和李住持一样的金色长袍，头上戴一顶莲花金冠。年轻、俊秀的春干就像是一位下到尘世中的神。

一个道士把一块黄丝绸递到李住持手中，上面有几个秀美的毛笔字，那是梁老妇人的名字。李住持开始用缓慢的、清晰的、庄重的声音诵读，他的脸面向着春干。春干一字一字地重复着祷文，双眼凝视着天空，威然矗立犹如



一座神圣的雕塑。因为，他此时已成为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高高站立在象征着直接去往天国的路上。他睁大双眼，因为心中的火焰而闪亮，是否他正在和永恒的神圣交流畅谈？他的神情传递出一种难言的神秘感。只有他的双唇在颤动。他的声音清晰悦耳，像一只回响的号角。他的眼睛注视着西方洒满繁星的苍穹，那儿是西方的天国，是神秘之母西王母的住地。也许他用心灵的眼睛看见了一座在紫色天宇中的玉宫宝殿，在烈烈火焰的神龛上端坐着一位光华灿烂的神灵。

很明显春干集中起所有的意志为了能在神的脚下表达出梁老妇人的祈求与心愿。道士们又唱响了叠歌，洪亮而优美。在场的每一个人，道士和客人，也包括我，全都陷入到一种无知茫然的境界里。我的神思游荡在了音乐中，时间、空间，还有这正在为梁老妇人进行的仪式，我已全然不晓。整座寺观在这颤动的声音和迷幻的色彩中变成了一个神秘之地，充满了无数被召唤而来的灵魂的显现。

突然，念唱变得激烈而凶猛，钹钺奋击，笛子悲鸣。顷刻，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慢慢地，春干从高台上走下来。一个小道士拿着一个人骑在马背上的纸扎走到李住持身边，李住持认真地把那写在黄色丝绸上的祷文贴在了骑马人的背后。随后，高举着纸扎，他走到一尊特意安置的铜鼎跟前，道士们紧跟在他的身后。纸扎被点着了火，骑马人和他背后的祷文眨眼间便化作了灰烬，点点火花在夜空中飞舞升腾。这意味着神圣接受了梁老妇人的祈求。此时每个人都笑了，把一炷炷香扔进院子中央的香炉里。仪

式结束了。疲惫的道士们分作两队，渐渐消失在了黑暗的走廊里。梁老妇人早已耗尽了体力，但因为祈求的成功而依然满脸喜悦。她亲密地靠在儿媳的肩上，由家人陪伴着慢慢走回自己的房间。





12

去往西京的路

这些年来我第一次有这么长的假期，在玉皇山我的那些道士朋友的建议下，我决定去西部中国看看，那里是中国文明的孕育之地并且开出了最美丽的花朵。带着一种冒险的兴奋和我在道观中学到的谦卑和简单，我买了一张三等火车票。另一个原因是我日渐增长的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热爱以及想跟他们交朋友的愿望。实际上我不喜欢享受高级别旅行的人，他们通常都是政府官员和商人，但是，作为一个阶段，他们总是心存疑虑不轻易同陌生人交往，因此，显得沉闷而难以沟通。

这样，在一个明朗的夏天的早晨，我坐上了一辆开往南京的列车。我终于上路了。列车悠缓地摆动起来，清新的微风从敞开的车窗吹进来，也带来了田野和烧稻草的味道。朝远远的地平线望去，是没有尽头的稻田，那一片葱翠的绿色强烈得几乎叫人睁不开眼睛。在田野中到处可以看见一个个古旧的坟墓。一些枝叶茂盛的树丛给单调无边



的田野增添了装饰。肥沃的土地是大自然对农民们辛勤的劳动忠实而丰厚的奖励。各种各样的蔬菜整齐地种在小块的土地上，给稻田镶上一道道边。农民们的茅草小屋从树林竹丛间探出头来，赤裸着上身的男子站在水田地里拔杂草。到处是一片和平与满足的气氛。

一会儿我从车窗边转过头来，看看四周，和平时一样在这列上海与南京之间的快车上有许多来往的旅客。我旁边坐着一个衣裳破旧、30来岁的男子，他是一名乡村教师，手里捧着本厚厚的书在读。在他的对面坐着三位女士，衣着都十分讲究。其中一个体态臃肿，穿一件灰色长裙。她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娇小纤瘦的女人，我想最多不过40岁，仍然光滑的脸上盖了一层厚厚的香粉。她的衣服样式很时髦，高高的竖领把她纤细的脖子遮挡得严严实实。第三个女伴是一位老女人，很像是一个寡妇，身穿一身暗黑的衣服。她们三人的手中都拔弄着一根檀香木的念珠，嘴里不时轻轻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噢！菩萨，我们相信你。”假装虔诚地低垂着她们的眼睛。当车厢里的服务员送来水时，她们就一起喝茶，没完没了地讲着悄悄话。看上去她们好像刚从上海的寺庙中朝拜回来，并且对她们的旅游很满意。这一类的女性朝拜团我十分了解，她们中大多是些渴望爱或者冒险的女人，嫁给了一个老丈夫，也许还是一个鸦片鬼，或者一个在无数小妾身上耗尽了生命力的负心男人。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消逝，凄凉无望的冬日就在前头，她渴望着几束阳光，再畅饮几口生命的美酒。她愿意大胆地走出这一步，请求她的丈夫



允许她到遥远的寺观中敬香拜佛。当然，她的丈夫很可能会拒绝这样的请求，指责一个女人单独出门是有失体面的。她并没有被丈夫的指责吓怕，而是去召集她的朋友组成一个团体。所有的反对和禁止都被抵抗住了，她们要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座寺庙游览到另一座寺庙，她们要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年轻一些的女子遇到浪漫的故事，那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年老的便十分乐意地分享她们的秘密。这些女人总是祈求生命中短暂的快乐，总是为了寻找在家中被否定和拒绝了幸福，她们是无论道观还是佛寺中最受欢迎和尊敬的香客。她们慷慨大方，性情随和，她们的朝拜只是一次美化了的野游。

其中两个女人警惕地看着我，彼此悄悄说了些什么，把一个逗得咯咯笑。我转过了头去，我的其他几个邻座是正要离开、或者是要转回队伍中的士兵。有几个穿着紫色上衣的农民到上海卖光了他们的农货，现在该回家了。车厢的一角有几个一身蓝装的工人和一个生意人，他正在和一位抽着长烟管的老人聊天。还有两个流氓，我一眼便看出了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穿着几乎透明的黑色丝绸宽腿裤，腰上系一根宽松的带子斜吊在一边。他们的脸上淡淡地抹了一层粉，黑色的圆帽歪斜地耸立在油光发亮的头上。短式茄克的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露出膀子上的文身，花呀、龙呀，还有裸体的女人。他们用大声的挑衅的声音不停地讲着下流粗俗的笑话。这个时候列车正好经过苏州城，一座到处是运河、宝塔和美丽女子的可爱的城市。一个流氓嬉笑着问另一个，他的声音足以让旁边一位老人听



得清清楚楚：

“你知道吗，苏州的老头儿从不吃乌龟。”

“因为他们也叫乌龟。”旁边的人全都大笑起来。

时不时会有一个提锡桶的人到车箱里来卖卤鸡蛋、卤豆腐干。人们都喜欢这些小吃，每个人嘴里都嚼着点什么东西。

尽管开着窗，车厢里的闷热还是让人感到窒息，汗珠子成串地流下来。车轮单调的转动声越发增添了倦意，人们相互依赖着睡着了。少数几个挨住了瞌睡，一边喝着服务员送来的便宜的茶水一边没精打采地扇着扇子。我花了三文钱买了一张当地的报纸试着想读，但很快就跟其他人一样睡着了。

傍晚，列车到了南京。蜂拥成群的行李搬运工在站台上叫喊着，从车厢里涌出的人流冲到了停在附近码头的一艘汽船上。当船夫们解缆放船的时候，夜的影子拉长了，浩大的长江水闪耀着神秘的蓝色的光芒。仍然炽热的太阳的金盘落在了对岸的山背上，像是比远处工厂的烟囱还要低。灰色的军舰在向后倾斜的南京城的背景下显出清晰的轮廓。在一片哄乱的叫嚣声中汽船行到了河对岸，再一次，人们推挤着，喊叫着，朝卖票的窗口冲去。

我自己提着行李箱，不由自主地被人流卷着走，很幸运地被挤上了第一辆长途铁路客车。我在一个士兵的旁边找到了一个座位，对面是一个中年的小商人，带着一个满脸痘痕的妻子和两个吵闹的男孩。我没有太留意我的邻座，因为我实在太累了，还有船上的闷热一直憋得我清醒



不过来。团团的黑云从东边压过来，听得见天边轰轰的雷声。天全黑了，售票员点亮了小小的电灯，在微弱昏暗的光线里旅客们几乎看不清彼此的脸。不知什么时候小贩上来了，卖鸡蛋、油饼、酱肉和烤鸡。我买了一碗八宝饭和一块烤鸡慢慢吃起来。客车往北方出发了，消失在深夜的黑夜里。没过多久我便感觉脑袋很重，我靠到座位的硬背上，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当疲惫的列车慢慢地摇到一座慵懒得躺卧着的肮脏的城市时，天已经亮开了。天气很热，站台上到处是衣冠不整的士兵在闲逛，小贩在人群里边挤边喊，卖他们的饺子、煮花生和凉茶。我必须在站台换车，无聊地等了好长时间，我的车终于动了。往西，我们一直往西边去。天气越发热了，似乎每个小时都在升温。土地干得裂开了，枯萎的庄稼饥渴地等待着一场大雨。硕大的知了像一颗颗子弹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有时甚至闯进车厢里。

将近黄昏的时候，乡村的特征开始变了，不再是散落着村庄和灌木的无边的平原，低矮的小山进入了视野。土地变得紧密，呈现出一种肥沃的黄色。地形非常怪异，斜坡样的台地层层重叠，面向着不知深浅的峡谷。一些人家住在了洞里而不是房子里，那些伸进浅谷的咽喉地带总是被太阳照着，两旁便是庄稼地和树林。这里住着土地的孩子——真正的中华民族。大地之母在她的子宫里喂养她的孩子，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房子住。那奇妙的金色的土壤——黄土——处处围绕着他们，在他们的身边甚至在他们的头上。他们的皮肤和土地的颜色一样——黝黑的金黄，



天空中弥漫着金黄色的尘土。列车从一个个山洞经过，星星已钻出了夜幕。阵阵晚炊的青烟从开着的车窗飘过来，加重了每个人饥饿的痛苦；一些人用力嚼着一块干饼子，吃完了便斜靠在硬座位上睡去了。那天晚上只有我睡不着。我的心跳得厉害。陌生却又熟悉的气味充满了我的鼻孔，唤起那些被遗忘的回忆和知觉。这是一块神圣的土地。在这里，整个汉民族——中国的心脏——曾经孕育生成。这个国家的历史中那些最辉煌灿烂的片段曾经在这里上演。我的眼睛变得模糊，坠入到梦一样的记忆中。我的灵魂似乎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游动，没有人能告诉我此时此刻什么是更真实的，列车已不复存在——它是一辆战车，带着我在梦的国度里驰行。明亮的月盘越出了地平线，正是这同一轮明月，照亮了仁慈的黄帝，伟大的老子和三国英雄勇敢征战的岁月。

当又一个早晨迎来时，我已在车窗边坐了整整一夜。一条大河首先跳进了我的视野——盘旋着、低吼着、活跃着。它就是黄河，这片土地的欢乐和痛苦。传说中有一条龙的精灵深藏在这条大水中。河水在大山峻岭和悬崖陡岩之间急速地奔流，沿岸都是茂盛的果园。列车轰鸣着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深入这片金色黄土的腹地。没有任何一刻，我的眼睛离开过那条雄伟的河水。大约十点钟，列车被一条长长的隧道吞没了。当我们又重见天日的时候我看见了锯齿状的城墙和高耸着的塔。这是潼关，列车的终点站。我提着箱子走出了车站，三个粗壮的士兵匆匆忙忙检查了我的行李，几分钟后我就被放行了。



我走到了大东街，这座小城的购物中心。一番打听过后我被带到一个巧妙地隐蔽在一家裁缝店背后的小客栈里，从一扇很不显眼的门进去，我发现一个窄窄的小院里有好多间用布帘隔开的小屋子。我的小屋里有张铺着草席的小床，一个小木桌和一把椅子，还有三个洗脸架和一个搪瓷盆。墙上挂着一个小圆镜。一个男服务员在院中的浴室里为我准备好了热水，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擦掉我身体上好几天的尘土，从一个很大的水槽里浇下来几乎是滚烫的开水，痛得我差点叫出声来。过后我感到轻松舒服极了，我要到潼关城里去走走了。

大东街上挤满了人。被太阳晒黑了皮肤的农民挑着一篮篮干蒜或一担担西瓜，一些人牵着山羊和猪往集市去，马拉着的两轮大车正从北门过来，车上装满了从附近的山西省运来的煤炭。布匹摊上的主人扯开最高的嗓门吆喝着，小孩子们把热闹街道当成了儿童乐园，到处钻来钻去。墨绿色的大卡车裹着一身的尘土从街上摇摇晃晃地驶过，带着从遥远省城来的信件送到邮局去。无情的大太阳透过一层金色的薄雾直射到房屋顶上，但街道仍是凉快的，因为店主们都在门前支起一个巨大的白布凉篷，整条大街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帐篷街。

终于这些店铺把我的眼睛看累了，我决定到北门去。我经过了无数个卖西瓜的小摊，有整个卖的和切片卖的，流汁的瓜片诱惑着每一个过路的人。切片的都用纱笼子罩着防止成群的苍蝇的侵袭。大门的阴凉处坐着几个乞丐。门外流淌着河水，我坐在沙岸上的一块大石上望着它，载



满淤沙的黄水从我的身边奔流而过。一些地方水流平静，一些地方漩涡翻滚。仿佛一条威猛的长龙，滚滚巨流咆哮着向东方狂奔而去。这条雄伟神奇、变化无常的河水的精灵深深吸引了我。在我的眼里，它是一位强悍的战士，身披金甲，奋力地在崇山峻岭间辟出一条道路，为了投入远方召唤着它的大海的怀抱。翻腾的波浪就是它的千军万马，涌动着，怒吼着，紧紧追随着它前进的方向。从遥远的西藏的原野，来自雪域的一个蓝色湖泊，这条大河奔跑着，嬉戏着，一路摇动着那些敢于穿越它那宽阔胸怀的船。这些平底的大船被紧紧地系在河岸边，桅杆上悬挂着十字形的铁器，当一阵微风吹过，在岸边洒下了一串串悦耳的叮当声。船夫们都赤裸着身体，一些人睡在甲板上晒太阳，一些人走在沙岸上。他们都是健壮、英俊的男人，有一身铜色的肌肤。他们的女人坐在旁边缝着简单的衣服。船夫在夏日里总是赤裸着身体，这是遥远的古代便有了的传统。我感到吃惊，这样的传统怎么会经历这么长的岁月留存下来。一个声音从河那边传来，那是船夫们在拉船。他们的双腿埋在淤泥里，踩着沉重而踏实的步子缓缓移动。终于大船被拉到不远的岸边，一篮篮西瓜送上了岸再运到城里。我慢慢地从通往西门的主大街往回走，一路上有好几个堆起的煤山，旁边有大狗和妇女们看守着。

衙门前挤满了骚乱的人群，我也挤了进去，看见一个囚犯，昔日的土匪，站在中间，被看守的士兵押着往刑场那边去。人群也跟着向前推，我被卷进了一扇厚重的双层大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一直通到火车站，到处都是乞



丐，一些在路上乞讨施舍，一些忧闷地坐在路两边挖出的山洞里。我被人流冲到了路边。太阳在天上无情地烤着，一股浓烈的汗酸味使我不由地往后退，我决定不打算看这场死刑了。以前我曾经目睹过一次，给我留下了惊悚的印象。我不会让任何令人厌恶的东西使我自己不安，我这样想。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中，我沿着一条郊区的路离开了。路的两边全是货摊。许多卖古玩的老板把他们的玩意儿摊开在太阳地里，自己蹲在大布伞后的阴凉处等着买主。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佛像和瓷器，据老板说都是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件。香炉和鼻烟瓶最受人的青睐，那些等车的游客总是在这条太阳烤焦的路上流连徘徊。我在一个刻着两个精美人像的石座前停住了脚步。两个人像都是中国古典神话“八仙过海”中的两位男仙。老的那一位看上去活灵活现，小的那位调皮而神秘地冲着我微笑。我把他们带回了家。

在我回客栈的路上我想买一块肥皂，便进了附近一家商店。这是一家很普通的杂货店，货架上摆着好几种肥皂、瓶装的头油、火柴、香烟、被褥心子和煤油灯，地板上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篮子，装着洋芋、洋葱、大蒜、块盐和其他一些家庭主妇常用的作料什物。店铺前支起的凉篷是用好几个拆开的的面粉口袋缝成的。正对收银柜台的背后是一块贴满了旧报纸的隔墙，把商店和里面的卧室分开来。

一个光着上身的年轻小伙儿从里屋走出来。他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黝黑发亮的肌肤。他的脸部



轮廓分明有力，像是一块岩石砍劈而成。还有他那方方的下巴，宽宽的额头和一双智慧的黑眼睛，“好一个非凡出众的店铺老板！”我思量着。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华夏民族的化身，一个汉族的典范形象。

我跟他打招呼，请他拿一块肥皂。看我是个外国人，他有些迷惑，很快又笑了。他没有拿给我肥皂，而是拉我坐到桌边，给我倒了一大碗凉茶，又礼貌地给我一张小毛巾擦脸上的汗水。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我在上海的生活和我早就想拜访西安的愿望，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到神圣的华山。他一直都怀着热情的兴趣听我说。最后我知道我已经和这名叫陈青贵的不一般的店铺老板交上了朋友。他答应晚上到我的客栈来喝一杯。

为了享受傍晚的凉快，我来到客栈的后阳台上，它差不多和房顶一般高，放眼望去是整座城市奇妙的景色，城墙和黄河就在我的眼前。很快我的新朋友青贵就来了。我要了些烤肉，醋腌蒜和几瓶北京啤酒。我们靠在舒适的藤椅上边喝边聊。太阳已经落下了地平线，但天空依然是一片燃烧红色，衬映出黑色的城门巨幅的剪影。端着枪的士兵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只只滴水嘴怪兽，装饰着锯齿状的城墙。悲哀的军号声穿越过城市的上空，送走行将消失的又一天。夜幕落下了，红色的火焰渐渐变幻成紫色，融进了蔚蓝的碧空。黄色的河水闪耀着金色的微光，很快罩上了一层银蓝的雾霭。长长的影子在座座山崖间伸展蔓延，那些住在山洞里的人们仿佛一只只黑蚁在红色的土地上移动。这座小城的单调和房屋的丑陋突然消失了。每一个寺



庙，每一座房子都涂上了紫色，朱砂色和金色，掩藏住了坍塌的房顶，破碎的瓦片和凌乱的窗户。古代的灵魂在这个神奇的时刻都出来了，这个地方再一次变成了这个强大王国的气势辉煌的堡垒要塞——坚不可摧，望而生畏。

青贵走之前同我商量了我去华山的计划。

“我不赞成你一个人去爬华山，因为最近在农村一带出现了一伙土匪。有两个华山的道士每个星期都要到城里化斋，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去呢？耽搁一两天对你来说也没什么问题。”我接受了他谨慎的建议，他还答应帮助我做一些必要的安排。

实际上第二天晚上那两名道士就来了。我们一起在次日清晨离开了。我们坐上一辆两轮拉车，头上包着蓝布头巾遮挡烈日。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车轮沿着山路上深深的辙痕翻过山丘，越过峡谷。拉车颠簸摇晃得厉害，我们不得不常常停下来，到路边的村子里喝碗凉茶，松弛一下僵硬疼痛的后背。那神圣的华山隐约呈现在我们的前方，看上去是那样近，然而还有好几里远。它的形状犹如一个莲花苞，两侧的峰翼像半开着的花瓣，中间的主峰像一个紧闭的花蕾，锋利地伸入天空。从远处望去山顶的寺庙是那样的小，还有几座从峭壁危岩间突兀伸出，几乎看不清它们的轮廓。

当我们到了山脚，我长长喘了一口气。我喜欢走路，沿着山中粗糙辟出的石阶一步步登高真是一件快乐的事。上山的路很快就让人疲惫了，但那延绵不断的壮观景色是体力消耗最好的补偿。我们脚下的石路绕着陡峭的山峰回



旋转折，有时候把我们带到一座神龛前，有时候停在了岩洞口。最后的一段攀登也是最艰险的，此时的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山峰之顶是一座几百尺高的几乎笔直的悬崖，崖壁上有可供攀登的立足处，但没有人可以赤手攀爬。因此，好几个世纪以前，隐士们在方便的地方固定住结实的铁链，朝拜者就可以紧紧握住它慢慢地往上爬。这里曾经也有过不幸，一些朝拜者，特别是女人，被脚下的万丈深渊惊吓得失去了自制力，丢失了手中的铁链，坠入了深谷。现在有了强壮的男子帮助那些胆怯的攀登者，以此作为他们的生计。我必须害羞地承认我总是一个可怜的登山者，巴望着有两名强壮的汉子把我当成一袋洋芋那样驮上山。即使如此我的心也跳出来了，我听说寺观里的食物和香客的包裹都是装在篮子里用绳子拉上山的。

终于我们站在了华山之巅。这是一个宽阔的平台，矗立着好几座寺观。这些寺观并不像玉皇山的道观那样庞大雄伟，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古代的隐士们付出了多少忠爱虔敬的劳动把材料和器具拖运上 8 000 英尺高的陡峭山崖，为输通雨水挖出道道水槽。在这个令人敬畏惊叹的隐居之地，他们是快乐的、满足的。

我的朋友把我带到他们的寺观，并告诉我这也是玉皇观下属的一座寺观。的确，当我把写有李林山住持名字的拜访信递到住持手中时，他向我伸出了热情的双臂，为我安排了一个虽然小却很干净的房间，通过后窗可以望见一座悬崖。这座寺观已很彼旧，一个老道士无奈地说：

“哎！这些年我们的香客少了，来的人也没有钱捐



献。”他叹了口气，马上又精神了，“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很快活，没有太多要求。”他把我拉到后院，“你看，我们现在连蔬菜也种上了。”他指着一块白菜和萝卜地说。随后他把我领进大殿，寺观的其他道士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和外面的世界几乎断绝了来往，他们都向我询问起玉皇山、上海城和别的事情，一直到夜里。

我在华山上住了两天，拜访了每一个寺观，和道士们聊天或者只是静静地欣赏从这非凡的高度可以看到的景色。我喜爱这里的夜晚，好长一段时间我独自坐在一块岩石上，凝望着夏天的夜空，还有眼底笼罩在半透明黑暗中的没有边际的群山和平原。这样高的山峰，这样清静的隐修之地，以至于我很难将这些如此和谐友好的小小寺观同大地联系起来。我总有一种幻觉，仿佛我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许一个小小的秘密的天国或是另一个星球，漂浮在彩色幻影的海上，到处都是银色的云岛。我在这里体验到了意味深长的宁静。它不仅是一种心灵的境界，也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感知，那就是宁静就像一个实物是可以触知的，它弥漫了这个地方，影响着所有到这里来的人。甚至我的玉皇观都显得遥远而虚幻了。这里有远离纷繁闹世的完全的超然，伟大的老子的精神似乎就在左右。人们说他曾经住在这座山上。一些往昔的帝王们也曾来到这里祭拜，祈求神圣的引导，享受清新的空气，超然的宁静和风与流水齐奏的音乐。

我从华山回来以后，青贵在他的店铺里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天一早，他陪我到潼关县的汽车站。



一长排破旧肮脏的汽车已经等在那里，当车站大门一开，成群的旅客像水一样朝前涌。几个端着枪、手臂上带着袖章的士兵堵住了大门，开始搜检旅客的身体和行李。我打开我的箱子，士兵马虎地看了几眼就让我进去了。我上了第一辆汽车，迅速地坐到司机后面的一个空位上。人们陆续拥了上来——一个带婴儿的妇女，一个带着许多行李的肥胖的士兵坐到了车尾的角落里，然后是几个满脸油光的粗壮的商人，费劲地把煤油桶、面粉袋、肥皂箱和布匹捆拖了上来。又上来了不少妇女，老的和年轻的，独身一人的和带着小孩的，直到把车子里的空间填得铁铁实实。一个小贩费力地挤了上来，那些在家里或旅馆里来不及吃早饭的人匆匆买了几个馒头。在乱哄哄的吵闹声和没有挤上车的旅客的叫骂声中，笨重的车子呻吟着，摇晃着，终于踏上了它艰难的旅程。

车身在没有铺砌的土路上被凹凸不平的车辙颠簸得上下左右不停跳动，厚厚的黄土席卷进车窗，把所有人裹进尘土的稠云里。在黄色的云雾里摇晃了一段，车窗外的白色薄雾渐渐升高了，华山显露出了它的荣耀，那是我刚刚拜访过的庄严、宁静的山峰。

吃力的老车拖着我们经过到处是石柱和古代贵人坟墓前的石兽的废墟，经过这条曾经是古代帝国的交通要道上的千年老桥和杨树成荫的快乐的溪水。中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华清池，这是唐明皇为他钟爱的妃子，一个以她的美貌颠覆了一个国家的女人杨贵妃修建的精致别墅。正是在这个用大理石铺砌成的奢华的池子中，一位迷恋中的流浪者



终日沉醉在美人沐浴的香气里。更远的地方看得见几座巨大的黄色土堆，那是已赴黄泉的皇帝和皇后的坟墓。我们一直走到了黄昏，太阳就像一个灯笼在细细的尘雾中闪耀，群山投下了长长的淡紫色的影子，路边的寺庙敲响了晚祷的钟声。穿过高大的白杨林，越过又一片平原，突然在远远的前方，古都长安的城堞挡住了地平线，太阳落下了庞大的城门塔。我们到了。



13

八仙女观

八
仙
女
观

我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第二天一早我一定要到城里去走走看看。我又到了一座让我时常梦想的城市，它有这样美丽而庄重的名字——长安(长久的安宁)，西京(西部的都城)和西安(西部的安宁)，西安是这座城市现有的名字。在盛唐时期它被叫作长安，后来，当都城从洛阳迁到此地，它也被叫作西京，洛阳便保留了东京的名称。长安城成为了富甲的中心和一个佛教的庇护地，也是在这里首次发明了印刷术。在那个时候，它是世界上最壮丽辉煌的都城之一，和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西北部港市，伊斯坦布尔的旧称——译者注)不相上下。

我沿着主要的大街步行，一条连通北城门和南城门，另一条连通东西，交叉口处有一座巨大的钟塔。贫穷、衰老和破旧的商店房屋排满了这些历史的大道，代替了昔日的宫殿。那些从阴暗丑陋的商店前来去过往的人们显得沮丧而悲惨。乞丐占据了每一个隐蔽的角落，伸着双手游走



在不知尽头的路上。他们并不是真正“职业的”乞丐，而是曾经有过好日子的人，他们中不少有好的身世，但却因为连续不断的饥荒和战争蹂躏摧残这座古老的天堂而使他们失去了一切。我试着探走那些窄窄的偏路，最后，总是发现它们都通向一个敞开的庭院，直接通向城墙。很快我就意识到，骄傲的长安，那座神奇的都城，已不复存在了。的确，它那令人敬畏，坚不可摧的城墙和巍然耸立的高塔依然蔑视着时间的流逝，但它们围起来的只是一个充满痛切回忆的地方，而没有实质。就像一个年老孤独的寡妇，炫耀的王冠在尘土中被践踏破碎了。这座象征王室尊严的城市，在磨难中耗尽了荣光，所有希望都消失了。

黄昏给西安涂上了一层清淡的彩色，塔顶闪烁着微弱的光金，朱砂红的城墙变成了柔和的粉红。我走进位于城市中心的光华寺，穿梭在它宽敞的庭院和回廊里。在院墙的下面，杂乱地躺着上百个顽固不化的鸦片鬼。盖着肮脏的破篾席，他们的身体就像死人一般，只有往烟管里加烟土的时候才有一点儿动弹。在一个更大的院子里，同样的景象怔住了我的眼睛。我企图责备他们，谴责他们的软弱，但是那个存在我内心的道的声音在跟我说话，我只能同情他们。有时候眼泪打湿了我的眼睛，然而我知道，我能为他们做的任何事情是怎样的徒劳无助。他们是拉黄包车的苦力、退伍的士兵、捡垃圾的人和乞丐。日复一日，他们挣来的或讨来的钱只能够保证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还在一起。每天，他们吃同样单调可怜的食物，蹒跚流浪在同样肮脏的街道。当 they 有小小一点多余的钱，他们也不能



够让自己快活，因为这座城市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或者甚至让他们那些成功富裕的兄弟们娱乐放松。为了逃避这种没有终日、无望乏味的生活，几乎每一个人都躲进这个欺骗和虚幻的国度里。轻柔而让人恶心的烟雾在这个夜幕拉下的时刻从每个商店和房子里飘了出来。甚至女人和孩子也逃不过它的诱惑。这座城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让我感到沮丧。这里没有目标，没有希望的生活震惊了我，我向往着我的玉皇山上那些让我灵魂得到慰藉的日子，离开这个生活的污水坑，到我曾经与上帝一起散步的静修之地去。

我参观了博物馆，精美古雅的唐代雕刻和商代的青铜铸器强烈地吸引了我。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就连最卑微的器皿也是用珍爱的细心和超凡的技艺琢磨而成的艺术品，不光为了使用，也为了赏玩，为了给吃和喝增添更多的乐趣。最后，我发现了碑林——石碑之林，它是闻名世界的古代石碑和雕刻的收藏，记载保留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宝贵财富。在这些刻满已被废弃的古字的大石块上，有一件珍品就是所谓的聂斯脱利匾（聂斯脱利，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译者注），详述了聂斯脱利教的传教士从巴格达到达中国和基督教逐渐在全国传播的历史。唐代的皇帝们对这门新的宗教很感兴趣，据记载有一名皇室的妃子皈依了基督教，并使用了“海伦”这个教名。中国第一个基督教教堂的缺陷在于他们必须向巴格达的东正教汇报一切事务，当巴格达被阿拉伯的入侵孤立切断后，联络便终止了。新的信仰缺乏支



持，在穆罕默德大举进攻之前就荡然无存了。位于西安和兰州之间的大部分地方，包括著名的西夏王国，那些坚定忠诚的佛教徒和聂斯脱利基督教徒都逐渐变成了穆斯林。在西安有一座美丽的清真寺，据说就是穆罕默德的叔叔亲自修建的。

已经看过了西安，我雇了一辆带有蓝布遮篷的拉车，让车夫带我到城外去。我们去游览了泰云塔（原文 Tai Yuent'a 的音译名——译者注）——一座由一名虔诚的和尚修建的高塔，还有古老的唐皇宫的废墟遗迹。回来的路上，我拜访了一座很大的道观，叫作“八仙姑”——八仙殿，实际就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它的气势庞大，保存得也很完好，但是因为离城太近并且在平原上，它不如修建在高山丛林深处的寺庙那样好看。这是我住在西安的时候特别喜欢拜访的一座寺观，在那里我寻求到了更多的道学的启发。

我走进去，穿过一个宽大的院子来到主大殿，在摆着香炷香纸的柜台旁坐了下来。柜台里的一个道士朝我笑笑，随即就向我提问。我告诉了他我和玉皇观的关系，当然，他还问了我的名字，我递给他一张我的名片。他拿着名片从后门出去了。不一会儿，一个胖胖的快活的道士走了出来，从他帽子上的白玉片看得出他就是寺观的住持。他伸着手朝我走来。

“你还记得我吗？”他兴奋地问，赶忙又拉我坐下。在微微的黑暗中我仔细地打量着他。当然，我记得，他是玉皇山上的助理住持，就跟我的好朋友春干一样。但是在



玉皇山上的时候我很少有机会和他说话，因为他总是忙着安排祈祷，同香客谈话，还有负责管理那座热闹寺观的大量繁琐的杂务。

“亲爱的楚生！”我叫起来，在这里看到他真是太高兴了。“我当然记得你。但我绝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你现在已经是这样一座荣耀的寺观的住持啦！”我看见了他脸上满足的笑容。

他带着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他自己的房间，老式的雕花桌子和椅子显得简朴而优雅。我们一边喝着香浓的绿茶一边叙旧闲聊。最后我站起身准备告辞，但他拉住了我。

“不，你和我们一起吃饭。只是我们的菜太简单了，也不知道你要来。”他的邀请那样诚恳，我不能拒绝。然而，那顿饭很可口，还特意为我斟满一壶高粱酒。这是一种火辣辣的烈酒，用高粱蒸馏酿成，很快我的头就晕了，汗水也流了下来。午饭后我靠在一张舒适的长椅上休息，楚生忙去了。下午我准备走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的小道士在等我。

“让他去帮你拿行李，”楚生住持吩咐说，我立即谢绝，但他的态度很坚持。“两三天不碍事的，你必须和我们住在一起。”就这样，当天晚上我住到了寺观里。

当我走进楚生住持的书房，一个庄重的身影正在细烛和电灯微微的闪光中伏案学习，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招呼我。眼前的景象是如此不同寻常，如此超凡脱俗，以至于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我想起了古老的《圣经》中



那些描绘亚伯拉罕的肖像和图画，而此时站在我眼前的正是亚伯拉罕的化身。这位高大尊贵的老人有一张充满力量的脸颊，有些像闪米特族人（属闪含语系，包括古希伯来语、阿拉伯语、阿拉米语、腓尼基语、亚述语等——译者注），满头白发和长长的银灰胡须。他的双眼敏锐而警惕，透出年轻人的眼神。在他的左手上戴着一枚用贵橄榄石精刻而成的图章戒，右手腕上有一只硕大的金镯。穿着一件宽袖长袍和头上那顶立帽，他的确像是基督教《旧约全书》中的一位主教。

楚生住持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说：“来认识一下我的好朋友，王力维拉比（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教会领神——译者注），他是开封的中国人犹太教社团的领导。”这位拉比又向我介绍了他自己，让我吃惊的是，他会说一口老式的英语。我已经听说很久以来在中国就有犹太人，但从来不曾想象会在这种场合，确切地说在一个道观里，遇到他们的领导人物。王拉比非常热情地说起了他和楚生住持以及其他道士的亲密往来。看起来这两门不同宗教的领导人物之间的友谊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王拉比认为道家的思想和犹太教的信仰非常接近，尽管在神学上的教条和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他把道的信仰与惟一神的信仰看成是同源的，虽然专业术语不同。他告诉我现在在开封的犹太教社团很小，并且正在逐渐解散。这不是因为什么死亡率的增高或者受到了迫害，而是开封作为这个国家商业文化中心的重要性已衰退降低，使很多年轻的犹太教徒不断搬迁到其他城市，在那



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过上好的生活。他说他自己要去上海，为他的社团向上海富有的和有影响的阿拉伯犹太教团寻求支持和帮助。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很愉快的晚饭，王拉比什么都可以吃，因为全是蔬菜，而且都用的菜籽油，在犹太人眼里这是很干净的。他举起手中的酒杯，用中国话诚敬我们的主人。

“我很愿意自己也能成为一名道士，但是我太老了，而且我是一个犹太教徒。的确，你所信奉的龙门教派是道家思想中最精华最完美的典范，龙门教派的道士们是真正的道家思想的信奉者，是伟大的老子精神的忠实的花朵。他们是最聪明，最智慧和最有修养的人。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由于人们远离了道的指引而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沉重的不幸和混乱，许多智慧的人们都到美丽而宁静的寺观中来寻求解脱。然而，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个国家中所有精华的头脑都成了隐士，就剩下那些劣质低等的人来统治人民。老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最好的贤人来统治时，人民不会注意他；当较好的贤人来统治时，人民会赞扬他；当最差的‘贤人’来统治时，人民会鄙视他。尽管像这样的状况对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不幸，然而自远古以来就是这样，很多智贤人士总是从公众生活中隐退下去。这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一个很显著的特征。”

第二天，当我和楚生住持在寺观外散步，欣赏着屹立在西安南面的苍翠秀丽的秦岭山脉，他跟我提起了王拉比在晚饭时说的话。



“他说的都是事实。你看那些山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寺观，一些很了不起的人在那儿过着他们日渐没落的日子——有著名的将军、学者和政治家。一旦这个人离开了公众注意的中心，他就很快被忘记了。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他们在那里，或者甚至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叹了口气，坐到地下一根圆木上，望着远处的景色。“我很想带你到山上几个安静漂亮的地方看一看，但是你说你后天就要走了，时间不够了。”

“哎，我是一个工作的人，我的时间不是我自己的。这次出来只有很短的时间。”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能和他一起去。

他一直凝视着远方的群山，问我说：“你理解西王母崇拜的含义吗？”我催劝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渴望着从新的角度来了解这个神奇的传说。

“我们都认为这位女神曾经是一个凡人，她在好几千年以前获得了神力，昆仑山就是她居住的圣地。世俗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把它说成了一个纯粹优雅的故事。让他们这样想象吧，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个经典的故事也有一些事实的基础。在昆仑山脉最美丽最难以到达的一座山谷中隐藏着一个寺观，我从没到过那里，但据说人们可以找到它。当隐士们已经理解了道的含义并且完全控制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就能走到那里。不只是道士，而是任何人，不论他有什么信仰，只要他找到了这个真实。是啊，她的圣地就存在于人世，但你需要有洞察力去发现它。甚至众神在这个世界上也是



伪装隐藏起来了，只向认真坚持寻找他们的人显现启示。你只有通过神圣的爱、默想和对美的理解才能获得真实的感知并发现它们的存在。你一定不要用你的才智去寻找众神，而要用你的诚实和爱。一座寺观只是一间人造的房子，你只能用灵魂的眼睛才估价得出它的内容。对鄙俗无知的人来说，西王母的寺观只不过是那些偶尔路过或者为了好奇和休息才进去的无数寺观中的一座。”他变得沉默了，好像被某种精神的幻像吸引了去。

“老子骑着他的青牛经过了海关的大门，到西王母的住地去了，没有人再看见过他。当你确信你已经完成满足了尘世的生活，就放下一切去寻找能给你带来精神报答的寺观，这样的报答直到你在人世的终日都是属于你的。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生活在道中，以适当的方式获得精神的财富。神秘是道的运行，不可知是道的方向。有时候，当我们已经迷失了，我们被拯救了；当我们认为我们犯下了罪孽，又得到了上天的赐福。”带着激动的情绪，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慢慢地，我们一起走回寺观。

下午，楚生带我看了他的小“博物馆”，正如他自己那样称呼的，其实只是一间小屋子，里面的壁架上放着些唐代的陶马和花瓶，汉代陪葬时的小塑像和几件古代的青铜器。还有一些普通的陶器和瓷器，这些收藏不是因为它们古老而是因为它们都是一件件工艺精美的艺术品。我赞赏中国为世界的艺术做出的伟大贡献，尤其是在建筑、雕塑、绘画、陶瓷和玉石雕刻这些方面。楚生的眼睛一下亮了。



“也许你知道中国艺术的整个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的隐士们最先仔细观察自然，观察她的形式和现象，感觉她的韵律和循环，并发现她厌恶拒绝平直单调的线条。很自然地，艺术家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建议和指导。事实是这样，往往每一个艺术家，或者甚至一个能干的手艺匠人，在内心里都是一个道家思想的追随者，而道士们，除少数例外，都是艺术家。甚至建筑师们也到道士那里寻求指导。雄伟的都城北京就是根据一位年轻的道士绘制的平面图规划修建的，他曾经是明朝永乐皇帝的一位好朋友。那位受到神灵启示的年轻道士还设计了最主要的宫殿和庙宇。没有一个现代的建筑师，中国的或者外国的，能够构想出这样宏伟庄重的惊世之作。

“然而，我们相信人类的艺术永远不能超越自然，因为人是软弱的、迷惑的、充满着畸变和偏离，而自然严格遵守道的流动而运行并且充满了它的智慧。一个艺术家雕刻出一尊完美的人像或是画了一幅无以伦比的肖像画，他想着再也没有什么会比他的杰作更美丽了，然后有一天，他去到某个毫不起眼的村庄，偶然地，他在那里遇到一个充满生气的少女或青年，是他的杰作永远无法形容的美丽。这就是如何发现了群美之美的西施——迄今为止比所有的雕像或绘画都能激发人们的美感和遐想，我们知道自然中充满了隐藏着的惊喜和秘密，当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掌握或征服了她，她马上转过身去，以某种方式来嘲笑我们的努力。她不能被掌握而只能被谦卑地跟随和观察探究，那么她就会向人类倾注她的赐福。然而，如果某种艺术似



乎超越了自然，那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真正的艺术，那只是艺术家的心智，在创造的狂喜中，已经完全伸展开来并领悟到某种仍未被发现的东西。人类的想象力永远不可能超越神圣的想象力，因为后者是无限的，包容了所有可能性。现代人的想象力努力朝着一致性和相似性奋斗，而神圣的想象力创造出阳和阴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多样性和差异性。多样性能增强人们的洞察力，睁大眼睛看到更多的美并提高人们的觉悟。没有一个违背神圣的道的意图的人，个性地或是共性地，还有使这个世界无变化的单调和丑陋的人，能够指望长久地存在下去。神圣的道，就像我们能够从人类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不能忍受停滞或是形式和视象的一成不变，它总是会破坏清除所有人类精神发展的障碍。道从不会休止或等待，它总是向前向上延伸着，带着这个世界和它一起到达一个更高的命运。”

在西安的最后一天，我买了些以前见过的古玩。其中一幅巨大的观音像是一位著名唐代画家的真迹的复制品，我一直都把它视作我最珍贵的收藏之一。另一件是一尊木雕的挺着圆圆大肚皮的弥勒佛。还有一些老白玉和几个光玉髓和玛瑙的鼻烟瓶。我看见了不多唐代的陶制小塑像和商代的青铜器，但我不相信它们是真品。我的警觉告诉我那些很可能都是聪明的赝品。在山东我已经见过了他们怎样大批量制造这些仿制品。陶瓷塑像被塑造成和原件完全相同的模样，烘烤变硬后将其埋进地里，几个月以后取出来在尘土中滚动，以便看上去就像刚出土的古件。商代青铜器的复制品也要深埋数月，然后工匠们和他们的全家至



少六个月都往这些铸件上撒尿，好让它们着上一层受买主欢迎的铜锈绿。

我一收拾完行李就去找楚生住持和那些道士们了。我去的正是时候，他们都在院子里吃西瓜。过后楚生住持带我到他的书房，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他再次留我多住些日子，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我打算在潼关多呆一天，我还跟他说了我在潼关结识的新朋友。我的话引起了楚生住持的兴致。

“这些天我一直在观察你——你和别人的谈话，你对人的同情，还有你旅行的方式。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可是你从不抱怨。现在你说你又有了一个不会忘记的新朋友，所有这些和你在玉皇山那个时候的情形比起来，表明你已经进步提高了。你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家思想的追随者，其实应该说，你已经是了。

“当你的理解能力提高了，你就会变得宽容；你会认识到那些表现得粗鲁愚昧的人并不是天性使然。他们的无知只是因为当他们是孩子的时候缺乏了适当的教育和培养。那些激怒你的事情可能初衷是好的，但却被无知和蠢念头毁坏了。一个人天生注定可能有的最大的两种残疾是愚笨和顽固。一个笨的人仍然能够学习某些东西，但如果他也很顽固，那么对他做什么都是无益的，因为他总是认为他是对的。

“所以，有了理解和容忍，就有了平静和清澈，真正的平静是在跟随神圣的道的过程中一种喜悦的精神状态。当你感觉到你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在你的行为或者甚至在



你内心的冲动中没有什么羞愧的，你便获得了精神的宁静。然而，要警惕的是，有时候一些人宣称的他们的平静很可能只是一种冷漠和麻木。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他们跟随了错误的宗教狂热或是迷信的教义。通过一些所谓神秘的启示和锻炼，他们被告诫一定不能对任何事物付诸热情——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样一种态度，完全被人为地操纵，是有害的。这不是对一个人的性情的丰富和完善，而是一种人性的偏离，慢慢地摧残着他走向分裂。一个真正的道家思想的信奉者充分地享受一切快乐的事物，为他的亲人或朋友的不幸而悲痛，这些情感是纯净而圣洁的；它们使人高尚，和神圣的道更加靠近，而神圣的道不是一个冷漠的行将腐朽的东西，它是燃烧着炽热火焰的神圣的爱。”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芳香的龙井茶，然后用那双活泼的黑眼睛望着我，继续说：

“我很高兴你有能力去激励获得真诚的友谊，这是一种珍贵的恩赐，是我们道士最注重培养的品质。真正的友谊就像开在我们人生花园里的美丽的花朵。没有花的花园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地方呀！在我们的寺观中，正是友谊与彼此的尊重和理解把我们结合在了一起。

“到远处去旅行，认识新朋友，是多么美妙啊！真正的孤独是一个没有亲人和朋友的人在他死的时候也得不到别人的惋惜和怀念。你将永远不会缺少朋友，只要你的一生都保持一颗温暖、诚实和宽容的心。我们的祖师老子说过，在你得到以前你必须先给予。如果你付出你的友谊，



就一定要情愿地、快乐地，如果你过分吝啬你的真情，你的友谊也不会持久。

“当你旅行在外的时候，你应该以善意和微笑面对遭遇的困难和不幸，而不要过多地抱怨。老子说：‘如果一个人不争吵，没有人能和他争吵，如果他不争夺，没有人会跟他争夺’。在旅途上和陌生的地方为了保证安全，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法呢？”

人离开了西安，到了潼关，但是我没有忘记楚生住持，我的朋友，那些智慧的话。



14

张天师的道教

当我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在玉皇观的时候，我对道教其他形式的兴趣也从没低落过。上海有许多很小的道教的神祠，挤塞在商店中间或散布在廉价的市场上。到了晚上这些神祠显得隐蔽而神秘，半掩着的金色神像坐在供台后面一个深凹的壁龛里。神像前供着时令的水果和鲜花，红烛和燃香从不会熄灭。每一个这样小的神祠里有一个或两个祭司，他们通常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只是头上戴了一顶形似勺子或斗铲的帽子。这些神祠和祭司属于道教的另一宗派——张天师教派。

我想和这些祭司交朋友的意愿已经被挫败了。几乎没有例外，他们都让人觉得狡猾善变，最大的兴趣就是怎样利用各种手段赚得尽可能多的钱。只要我一向他们问问题，他们就抓住机会迫使我捐供献；我表现得越好奇，他们想要的钱就越多。他们的那种行为显得卑劣而贪婪，他们总是准备着用手中那些可以带来“奇迹”的护身符卖出



个好价钱。

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深入到上海的夜生活中——不是欧洲人和新一代富有的中国人光顾的舞池的卡巴莱(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表演的餐馆或夜总会。——译者注)的生活。而是那些低层和中层的中国人常去的娱乐场所。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叫作“大世界”。它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庞大而凌乱的建筑，外部装饰有高塔和天台，里面隔成舞池、过道、走廊和无数隐蔽的角落。有一个电影院和一个大剧院，任何时候都坐满了观众，一出名叫《红烧红莲寺》的中国古典戏剧在这里上演了至少五年，因为越来越多的情节和篡改被加进这出传统剧目里。英雄打斗的剧情中也有轻喜剧的噱头来作点缀，比如，夜里一个和尚站在一个漂亮寡妇的阳台下向她求爱，施展了各种魅力，最后寡妇终于被他的热情打动，不料发现他是个秃子。除了剧院外，还有几个舞厅，这里有歌女和各种表演，还有饭厅、茶室、桌球和麻将屋。在这些乡下佬、工厂工人、出租车司机、黄包车苦力和混子、扒手、赌棍的开心大杂烩中，每个人都沉迷在享乐和冒险的刺激里，带着那些由阿妈陪着的涂脂抹粉、香气熏人的姑娘们在这个“大世界”嬉戏招摇。一个家伙可以挑选一个姑娘和她玩笑一阵，甚至可以请他喝夜茶，但是不能对姑娘有任何非分之举，这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只有当着阿妈的面谈好了双方的条件，她才把客人和姑娘领到附近一家便宜的小旅馆，在那里没有人会过问这类事情。

在这流行的通俗娱乐，廉价的爱，掩饰的贫困，肆意



胡闹和堕落的迷乱里，我发现了一间不寻常的屋子，一个奇特的道教的神祠。最吸引我的是一大幅济公的画像。这个疯和尚，我和我的朋友春干曾经在杭州的虎跑寺拜访过他的坟墓。他那张褶皱的脸是那样生动，总是挂着玩世不恭的微笑，他的眼睛那样犀利威严，使我觉得无论我站在哪里都被他的注视跟随着。一盏硕大的紫灯垂吊在画像前。周围的墙上挂满了这位高僧的炭笔画像和相片，有一些非常逼真，尽管我心存怀疑，但我不得不承认它们看上去的确像是真迹。

一个结实的神情友善的道士坐在供台前的桌旁悠闲地喝着茶。我继续看着相片，向一旁的看客询问我不明白的问题。道士请我坐下，很快给我斟满一杯茶。我们很友好地谈话，我并没有过多地向他打听这是不是一个张天师教派的神祠。“你真是幼稚，”他轻笑道，“一个老练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个张天师的地方。”

过后的一天，我和我的好友贵福一起去了那个神祠，他和我一样有兴趣，我们和那个道士谈了许多话。道士告诉我们那幅绝妙的济公画像是他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个道士，20多年前画的。那位朋友是一个灵媒的祭司，济公附上了他的身体，操纵支配了他的手和笔，因为道士本人并不是一个画家。因此，这幅画应当被看作是济公的自画像。那位道士借助济公的显灵写诗，用炭笔或粉笔为自己画像，甚至允许别人拍照。他还向那些真心请求他的人施与忠告，通常是明智有助的。有时候他由济公的好友白云陪伴着，白云也能写诗。



我们的新朋友告诉我们济公是伟大的宋朝的一名和尚，生活在西湖边上，然而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个道士。或者，也许他就是一个穿着和尚衣服的道士。用现代的话来说，他可以被形容成是一个怪物。他的同代人认为他是疯子，亲切地叫他疯和尚。但是他的疯态中蕴含着道理，正是他的疯态让他得到不仅同代人甚至后世子孙的深切爱戴，尽管他曾许愿他不能忍受佛门的律令或是虚伪的戒规。只要他喜欢，他就吃肉喝酒，常常犯下异端之举，这一切震惊触怒了他的长者和同门的弟子。他作诗、默想、祈祷，但不求过多。他热爱贫穷的民众、简单的农民，他也热爱自然，每一棵树都是他的朋友，每一只松鼠和鸟儿都是他的孩子。传说当他从池塘和小溪边走过时，连鱼儿们也探出头来跟他问好。他相信自然中的万物都有它们各自存在的方式和自己的感知，并且他和他们之间有某种超乎形象的联系。他的一生都在帮助受压迫和不幸的人们，抚慰那些在痛苦中煎熬的心灵。无论他得到什么捐献，他都悄悄地送给那些比他更穷困的人。他会在路边一家小酒馆里让一个丢失了生活希望的人振作起精神。他被人们描述成具有惊人的洞察力，和不可见的力量如此协调，以至人们不能辨别出他的行为中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神性使然。甚至在他死后，他的人格依然活着，徘徊于世间，不仅在他喜爱的地方，也在人们怀念起他的地方。

我被这位不同寻常的圣人的人格深深迷住了，它是如此强烈地吸引着存在于我内心的天性。在我眼前是一幅深谙生命本身的模样而非我们想象中模样的圣人的画像。我



仿佛在他的身边感受到了他的温暖和同情，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与鼓舞贯注了我的全身。

后来我总是在每一座佛寺中看见他的塑像，又让我想起了这个疯和尚。许多年以后，我发现在马来西亚也有兴盛虔敬的济公崇拜。一次，我被邀请到他们的一个神祠中，确切地说是一个秘密的俱乐部，成员们每周六的晚上聚在一起召唤济公的显灵。那是一个十分舒适的房间，装饰着丝质卷轴画，用金线绣写的济公的诗作，和一个摆满鲜花和神像的供台。一张大桌子，上面盖满了细沙，放在供台的前面。一阵简短的祈祷过后，两个手拿细枝的灵媒祭司慢慢地走到桌子旁边。当他们陷入轻微的恍惚神态时，手中的细枝便开始在沙子中飞快地划圈，然后停住。随即枝尖再次飞速碰触沙子，一个个汉字呈现出来，一个灵媒在一旁速记，另一个继续弄平沙子。如果济公果真显灵，灵媒书写的强烈快速简直难以置信，枝尖就像闪电般激飞起粒粒细沙。显现的汉字通常都是诗作和对信徒疑问的回答。

当我第一次走进那个特别的神祠，我完全被惊呆了。细沙卷飞上天花板，中文字显现出来……都是关于我个人的。

“这是我的朋友顾彼得（我的中文名字），我很了解他。”神奇的字符宣布道，说出了我曾拜访过他的坟墓和上海“大世界”的神祠的经历，以及我在中国的生活和我的旅行。没有人这样了解我的情况，因为我刚到马来西亚不久。之后我又去过好几次这样的请神会，并且得到了一



些很好的建议。在最后一次仪式中，灵媒告诉在场的人济公此次不会来了，他在别的地方被留住了。而他的朋友白云来了，还告诉了我不少有趣的事情。那真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经历。

我再一次和贵福去“大世界”的神祠时，那位道士邀请我们一同吃了饭，更多地给我们讲了他所信奉的道教宗派。

汉代的时候，一位被尊称为张天师的人创立发展了这一道教的宗派。由于他和当时的皇帝关系友好，皇帝又很迷信，他便十分容易劝服皇帝让这门已经向他启示神性的新教得到正式的承认。他的要求被适当地采纳了，并且那位皇帝对他的新教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而龙门教和正一教的道观都是独立自主的，每一个道观有自己选出的住持，没有起支配作用的中心教会。张天师建立了一套明确的祭司等级制度，他是最高的祭司，相当于道教教皇。在中国这一教派的所有寺观和神祠都归属他直接领导和控制，当然，它们的部分收入也归他所有。

在尊崇祖师老子并把《道德经》视为一本神圣之书的同时，张天师教的教义大多以神秘的巫术修炼为基础，来源于自远古时代便流传下来的口头秘诀和古老的不在准则内的异说杂籍。宇宙被描绘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神鬼存在，但多数都是不友好的恶鬼。每一种降临在人类身上的灾难和病痛，在张天师教的道士们眼里并非是自然的结果，而是恶鬼的伤害。但是，他们宣称，他们已经探究了所有这些邪恶的精灵并且知道什么神灵能够带来好运。因



此，只要可怜的人们捐出适当的贡献，他们就能驱赶恶运和疾病，让人们过上平安的日子。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所致力方法是祈祷和符咒。祈祷在供奉着掌管特别的恶运或好运的神祠中进行，符咒被写在一张红纸或黄纸上贴在受难者的屋里或门上。有时候符咒被烧成灰烬，将其溶进水里让病人喝下去。在一些更为严重的情况下，一个祭司陷入被附身的昏迷状态，另一个祭司在一旁解释从他剧痛的喉咙里说出的隐言呓语。

这些灵媒祭司主要是在道观里和特别的仪式上举行降神气，我自己很喜欢看这类不寻常的表演。通常在神祠处的草地上立着一个祭台，上面放着一把仪式用的剑和一尊守护神，还有一大堆剪成方形的草纸。长笛、小鼓和小铃奏出的音乐虽然单调却能使人情绪兴奋。祭司开始慢慢地旋转，步伐越来越快，直到他的脸色通红，目光呆滞，手脚急速抽搐，他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突然，他大吼一声，冲向祭台用剑划破他的舌头。鲜血流了出来，他抓起一张张草纸用流血的舌头在上面写字，两个人在一旁扶着他。当他写完字，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已留下了一大堆带血字的草纸，它们被恭敬地拿到神祠中解释翻译。之后就是一顿丰盛的宴席，在场的每一位客人都被邀请参加。我们吃烤鸭、鸡和鱼，祭司风趣地和我们开玩笑，尽情地吃肉喝酒，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舌头上的血也奇迹般地止住了，他说他并不感觉到疼痛。

还有一次我在另一座寺观里看见一个被鬼附上身的人。他并没有陷入迷狂的状态，只是他的行为有些失常。



他呜咽着，用一双恐惧的眼睛环顾着四周，好像有什么东西总是惊扰着他。一位老祭司开始召唤神祠中供着的太白金星神，另外两个祭司用笛子和小鼓奏着轻柔、欢快的音乐。渐渐地，老祭司陷入了轻微的昏迷中，他的两个助手给他准备好了纸和笔。在突发的激动情绪中，老祭司倏地从神像前站起身，冲到桌旁在每一张纸上写下一个或两个字。然后他用尽了精力，被扶到一张舒适的长椅上。写上字的纸被烧成灰烬，溶到水里让失常的男子喝下去。两个助手轻拍他的后背，跟他慢慢地说话，当他平静下来，他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摆脱了恶鬼的纠缠。我仔细观察了他，在我看来他的解脱只是暂时的。如果他真是被鬼附身而不是一种精神疾患，驱赶他身上邪魔的方法也太简单随便了，我不相信任何自重的精灵能因此受到什么影响。我想起了昆仑观举行的除妖仪式上祭司和受难者之间剧烈痛苦的挣扎，我想那是名副其实的除妖术，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

作为一个聪明的人，张天师的道教包含了灵魂转世的教义，因此他就像阿迦汗（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对其首领的称呼。——译者注）一样通过他的家族使自己对该教派的统治长久不衰。传说在他死的时候，正如他所预言的，被发现显现在他外甥婴孩的身体上。这个惟有古代曲阜的孔夫子家族在其之上的道教教皇和他的家族生活在江西的龙虎山，江西也是中国最重要和最美丽的省份之一。

严格地说张天师教的祭司们不是真正的出家人。他们可以娶妻、剪发，吃喝玩乐任由他们的欢喜。由于他们的



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巫术、占卜等，很自然地，他们的神祠大多位于城市之中，以便他们招徕顾客。他们穿着好看的刺绣的红色长袍，陪伴送葬的队伍来到墓地，监护着死者的灵魂以防被恶鬼们引诱到万劫不复的地狱。这一道教的派别，固守着他们的驱邪物和护身符咒完全沉浸在巫术和魔鬼的信仰学中，并不致力于专研纯正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或许正因如此，他们对沉思默想的生活也漠然无衷。我很高兴在我寻求道学真理的过程中及早地认识到了这一切。

那里，在一片优美如画的山谷中坐落着张天师的宫殿。除了那些亭塔花园外，还有供奉着主神的殿堂和无数当地神祇的神龛。教主的寓所豪华气派，完全是中国古典的风格模式，里面陈列着无价的陶瓷、美玉和象牙这些几个世纪以来因为这位教主神奇的修炼和他在信徒中的威望而积累的捐献和贡品。在花园的四周可以看到成百上千个大小密封着的坛子，那里面禁闭着被教主的巫术施法诅咒的邪恶精灵。如果这些坛子一旦被打开，偶然地、有意地或自然地，就会发生巨大的灾难，就像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到那时，这个已经充满了恶鬼的世界就会更加受到邪魔的困扰。



15

神圣的道

从我第一次拜访玉皇山以后直到今天，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道德经》这本书，直到它那如此难以用单纯的智力便可以领悟的涵义通过我的直觉和我的道士朋友们热情的帮助渐渐地渗透到我精神的理解中。我曾经和他们一起仔细研读过这本经典的古汉语版本，琢磨那一个个古雅简炼的字符中隐藏着的深邃寓意。我也反复阅读了我能找到的这本非凡之作的多种外语译本。正如《圣经·新约》一般奥妙，我相信它向每一个它的学生传达出一种特殊的信息，通过他的感知和洞察力来充实丰富他的精神性情，直接诉诸于他的心，而不是更实际的头脑。

尽管耶稣基督自己并不写作，但他的身边那些聪慧敏锐的信徒已经在分别不同的4本书中描述了他在这人世的朝圣历程，他的宗教仪式和他的教义。孔夫子也是如此，众多追随他的学生忠实地记录下几乎每一句这位祖师生前说过的话。遗憾的是，老子不像柏拉图那样有一个自己的学



园，他把自己积累的智慧全都存在于内心。正如他说，智者慎言，不对人们妄加说教。已经获得了很高的精神权威，他也不愿意向任何人吐露传授什么玄密，再一次应证了他的话，有道的人并不向人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只是当他就要永远离开中国的时候，在函谷关受到了“礼敬的胁迫”而使他不得不书写下他的教导。当然，这位老人只有足够的时间以他心智中并无固定次序的警句箴言简炼地记录下他的教导的精髓。这样我们才能如此幸运地享受这笔宝贵的财富。《道德经》作为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在漫长的岁月中无疑遭受了一些错释误解。然而，当聪慧明见的人在手中这本遗迹中探寻设想真迹的方向时，仍然窥见智慧的珍宝，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剥去裹缚在核心外的恍眼皮壳。

在这本经典的开头，老子描述了宇宙的本原。无，是天地之始，深远奥妙，不可用言语来说明。从无生有，从有生万物。这就是神圣的道——上天的意志——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可以视它如基督教的逻各斯。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用大量篇章致力于按照他的认识来解释阐清道是什么，另一部分描述了存在于道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怎样与道一致和谐，从而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快乐与满足，被永不停息的道吸引带领着到达一个更高级的永存极乐的国度。与此同时，这位祖师非常小心地避免把神圣的道与任何被描绘成具有人形的神混淆起来，因而，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他选择了“道”这个字来描述某种根本不能命名的东西，只为了更方便表达他的思想。我们必



须记住，他生活的时代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那个时候的世界，不排除中国，充满了各种被人们崇拜的天神地祇，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特别敬奉的神。把道界定为神就将同样意味着它是中国最至高无上的一个神。他如何能在那个时候发现了不仅仅是这个尘世，更不用说惟独一个中国，而是整个的宇宙之父？这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也没有把道想象成一个居住在某个秘密之地的貌似人形的光华之物。那将意味着有一个具体的形象，而这是和道的无形不相符的。如果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直到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所关注的只是这颗渺小行星的事务，但是老子的宇宙观，它的本原、处世的技巧和道德的准则，不只在当时是新式的观念，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是超越时代的。

然而，尽管没有人形，老子的道也不是什么没有人性、无知觉、漠然冷酷而遥不可及的怪东西。相反地，它是至上的智慧，整个宇宙因此而禀赋了神圣的秩序、常恒的规律和无限的美丽。它受到无限的爱的主导，因此每一个生存的事物都有它自己被指定的存在领域，在那里得到保护和滋养。这样，道不只是所有存在之母，也是我们的母亲，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能认识她其他的孩子，即除了人类之外的创造物。只要我们坚持忠实于道，我们就将通过它的智慧获得这个世界的真知，个人的知识渐渐地丰富起来。对道的体验和实践在于成堆的经验主义的知识一天天被摒弃，从金子中筛漏出浮渣，直到谬论消失，真理显现。最终会发现，无限的简单无知是一切



存在的现象的根本。

道是不可见的，然而它是所有可见形式之原。它是不可触摸的，然而蕴含有本质。它是一个深远奥妙的本体，包容着永恒的真实。它是生成形式的终极的精神，投射于这个物质的世界，以它的意志力赋于万物实质和真义。因此老子认为，物质是在一定时期得到相对的稳定，它不是永久不变的，总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直到归复回到它的本原。但是老子明确表明只有神圣的思想才禀赋这样的性质。人通过纯粹的思想什么都不能创造，因为他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转变，不具有定性和常性。他只能利用已经得到的物质进行创造，吃力地用他的双手，就像一个孩子玩弄积木块。道生成的形式永远从同一个模子而来，但最非凡的神奇就在于绝不会有两样东西是相同的。就算两个物体或者两个人可能相像，例如孪生儿，彼此间也有哪怕极其细微的差别。因为如此，一切道所为是无法预言的，深奥而玄密，我们永远不可能给它任何限定的名字或形式。这种创造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包容了所有的可能性。然而，不断创造中的道，并不会支配控制它的创造物，而是任凭它们自由地按照各自的状态发展它们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称作的自由意志。它不只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一切创造物，哪怕它们的知觉和意识微乎其微。实际上，按照道家的信仰，每一样被创造而成的事物都有一定程度的知觉，甚至那些我们称之为无生命的东西——山、石、矿等等。地球本身也有知觉，正如道家所言，当她受到肆虐的伤害，她就会有猛烈的反应。再者，她通过微妙的吸引力



与共振和太阳系的太阳以及其他行星连接起来，这种吸引与共振被科学界认为各种磁波和电波不断循环在天体之间。自然是这个地球的智慧，并且正是通过自然，道在它的创造物中渐渐形成发展知觉的呈现。

禀赋了道家思想的人，同样基督教的信徒，被认为在事物的神圣计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当于天国与尘世之间的中介。这是因为直接来自于他审慎天赋中对神性的知觉和领悟的能力。道希望他自觉地而非被迫地理解和爱它，认识到所有人类都是它的孩子。道渴望人类与它协调一致，成为它的伙伴，使这个世界更美丽更幸福。道和其他创造物一起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使人类得到发展进步，因此，人类是珍贵的。人类，只要和道与自然相协调，就能助一臂之力于自身这一神圣结果的发展，而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愚昧将其贬低和毁坏。道热爱人类和所有被创造的事物。它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渺小的。它低下而卑微，是人类的朋友和保护者。如果一个人保守住道，他将永远不会迷失在这个世界上。鬼和神不会伤害与道一致的人。

信道者认为宇宙是一个充满神鬼之灵的存在，可见的世界是其构成的部分。神鬼之灵的不可见只是因为我们缺乏只有当我们的知觉适当展开时才会具有的洞察力。和道成一体的人，我们称之为圣人，在他们的幻想中已经瞥见了充满精灵的宇宙，在那里超越了他们存在于尘世的终日。智慧、博爱和高尚的人们居住在那个全无疆界的精神王国。他们的性情和神圣的道如此融合以致他们能够理解跟随造物主的意志，指引着这个世界在发展进步中走向无



100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限的真实。他们中的一些并无人性，信道者称之为神，就像我们的经书称他们为天使，另一些是造化高深的圣徒。宇宙的实质，一些是无形却明显可知的，比如电和其他力量；一些是仍不为人类所了解的，来自于精神领域，由此产生了生命的欲愿和推动。还有一些较低级的神灵，所谓的“小神”，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但如果被人类的阴谋或无知激怒伤害，也将给人类带来大灾难。然而，如果人类跟随道的路，他们就成为有助的，使人类更繁荣。

无论是《道德经》还是道家其他的典籍都没有涉及神圣智慧在尘世的具体显现。老子本人也从未宣称他是超自然的神，他的追随者只把他视作一个守道的人，一个圣人，而无甚者。他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先知，因为他只描述了他生前的所知之事。然而，道家的信仰坚信，因为道是所有形式的容纳和本原，它可以以人的形式在这个世界上客观表现出来。就像宋朝的一位皇帝，他告诉世人一位神灵托梦给他，宣告他为玉皇，天与地的主人，道的化身。不过这只是那位皇帝一个主观的幻想，我们只好信罢。玉皇被道教的正一派所尊奉，龙门派把他供奉在略低的神位上。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一位唐代皇帝的身上，也是在梦里他看见了一位长须飘飘的庄严而俊秀的老人。在他和皇帝的一番长谈中，他暗示自己是太白金星之神，也是道的化身。如若这般，可以说信道者相信道也显现在了耶稣基督和佛陀的身上，因为道不只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

描述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道作为恒常的宇宙之本



——一个甚至在今天都很困难的任务，更何况在那个蒙昧落后的时代——《道德经》详述了人与道的关系以及与之协调一致的方法和途径。当老子身逢周王室的衰微溃败，他十分清醒地向皇帝和封建诸王指出怎样挽救堕落腐朽的形势。如果他们摒弃奢淫，废除苛赋，诚心体道，一切都有可能光明回转。很自然，老子把全身心都关注于王室与诸侯，因为那是当时遥远的古代中国惟一可知的政府形式，他不能看得更远，正如我们不能预言两千五百年以后我们的地球将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一样。

全然得道的人被老子形容为圣贤。这对于充满了神圣智慧的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一个称呼了。圣贤总是坚守忠实于道，因此，他成为这个世界完美的典范。尽管通过直觉和沉思冥想从自然和神圣的道中获得了真知，但他不会以任何方式在人群中炫耀他自己，不会摆出一副骄盛的架子宣称自己是一个哲人和一个博学精深的人。然而，因为他是真正而坦白的，人们估量得出他的价值，最终，他被给予应受的尊敬。但即使这样，他也避免说起他的功绩或是他的造诣，而是不为寻求认可称赞地做每一件事。他不和任何那些认为他们知道得更多的人竞争，因此不会有人嫉妒他或伤害他。他是缄默而谦让的，因此，他是纯粹的。这是说，他不会坚决主张自己的观点以致陷入繁冗无休的争论，也许是争吵中而扰乱了自身的平衡与安静。他以无为而至成，以无言而至教。这不是说，如许多人认为的，一个学道的高人就是整天坐着什么也不做或是不说一句话。这是对道家思想一个极大的诬蔑。这位圣贤具备合乎



于道德的准则，绝弃了狡诈或诡计，从容而忠实地跟随着神圣的道的指引。因此，即使他是一个普通的店铺老板，他的所做所为也从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和损失，以自信和一颗光明的心面对事物的结果。他不是贪婪的或急于求成的，因此他不必算计谋划着增加他的收益；他是正直的，所以他不会企图欺骗任何人；他不会为失利而忧心，因为他从不靠投机获利。换句话说，他不会为那些我们知道的可能导致人财皆损的事大惊小怪，满腹抱怨。这样的态度也许可以把它叫作无为，做顺应自然的事，以和使本已复杂的事务更复杂的过分的为相对。

这位圣贤并不游说人们怎样做或强加于他人的建议，而是通过他的真诚感情和简单行事给人以指引。他不会高谈阔论玄奥的思想来压倒制服他的朋友和邻居，而是请他们吃饭喝酒，倾听他们的难题，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有愚蠢盲动的想法和行为，他就劝阻他们。他关心他们的健康和快乐。他从不倾听魔鬼的谈话，也不宣扬利用邪恶的手段达到目的。人们从与这样一个人的交往中受益无穷，也许这就是无言以至教。

这位圣贤，如果他是国家之首，他不会多余地干涉他的人民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因此，他的政府是如此轻松，他的人民几乎都察觉不出。由于他并不施压给自己超重的负荷，人民在他们的习惯中也保持了简单。从古代到现代，我们看到那些为了满足纵欲奢侈的统治者彼此争霸相残，以致于腐蚀了他的人民均衡的识别力，使他们奢望非自己能力所及的东西。



这位圣贤安静而不虚夸地生活，如果他是一位统治者，人民也可以分享他的温柔与宁静。老子教导说，太多的法律就成为祸因，因为它们导致更多的骗子、强盗和罪犯。被抑制于越多的约束，人们就失去越多的天性和耐力。纠正的过程产生反抗的计谋，表善而里恶。

老子所描述的这位圣贤，并非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没精打采、自我鄙薄的懦弱之徒。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精神的巨人，但如此明智光洁以致无须借用他的威望来慑服和取悦他身边的人。他是公正果断的，但不会得罪伤害别人。他自身是率直的，却从不使人感到紧张。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但并不嘲弄他人，并且，尽管他是光辉的，他也不会使人目眩。他位处众人之后，反而受到拥戴，尽管他高于人之上（他的智慧和德性），他却默守其下。他绝不与人争论，故无人与他争论。因此世人尊敬他，永远不会厌烦他。他是一位圣人，但是不向人们展露一丝迹象。信道者很方便隐藏他们“圣徒的身份”，因为“圣徒的身份”不是“干净的食物”和“不干净的食物”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它并不把宗教和肠胃混淆一谈。信道者没有正式的沐浴仪式以及牲畜、斋戒、祈祷的苦行禁欲或其他任何苛求和束缚。这位圣贤是一位超越深刻的人，禀赋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权力却不谈及或炫耀。他温和、优雅、善解而成熟，可以当作一个志趣相投的真正的朋友。可想而知了，这样一位圣贤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并且依然在我们身边——不受干扰，无法超越，不可消灭。

《道德经》说，一个渴望与道相协调一致的人，首先



170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应当丢弃所有对生命和自然的固念陈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这是它的“欲满先空”思想的基础。一些头脑中堆积了太多先人为主的观念和谬误的知识，在学习如道家思想这般深奥的哲学之前最好抛开杂念，从“空”开始。这样，一个人将获得智慧而不是知识，然后那些正确的知识便自然而然。这就是所说的一个“空”的人将比任何时候都满足充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似乎无所不知，甚至你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什么。道家的思想建立在谦卑的态度和领悟的意愿之上，对这样自认为通晓一切的人将永远是一本关闭的书。人应该在生活中尽可能地与自然靠近并思索她。如果他不懈地细致观察，他就会看见哪里是光，哪里是影；长衍生于短；水总是流向山脚；美丽的东西与丑陋的东西是如此明显的对比。他将意识到所有的现象都有双重的面，即阳和阴，但它们都同源于一。所有自然的表象中都有条理和规律，人类最好跟随它以免受到伤害。无节制的饮食会损害健康；过度积极会使人身心疲惫；终日追逐名利是有害的，也许他可能发财，但却无力享受，如果他失去了一个好身体。一个人踮着脚尖走不了长路。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超负荷的紧张和压力迟早会让人崩溃。一个人跨着双腿不能行走，意味着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或者伪装矫饰自身的人不能成为一个道家思想的信徒。一个自鸣得意的人反而不能成功。这一类人在行为上自负狂妄，太多地谈说他自己和他的计划。他是第一流令人厌烦的人，没有人对他当真。一个诚实的人从不多言，喋喋不休之人总让人怀疑他的诚信。一个人也



不应自吹自擂他的学问。学问并非任何人的垄断，他也许会遇见一个比他博学的人，很容易便戳穿他的虚幌。许多有知识的人并无明智，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知识的技巧或能力，不懂得发挥其最佳功效。有许多简单的农民，在观察遵循自然的过程中积累了无数的智慧，在解决许多生活中的问题时常常使一个大学毕业生羞颜以对。一个有德性的人不与人争论，因为他的内心是坚定而自信的。只有一个内心动荡不定的人才需要通过汗颜厉齿来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一个人应当在受到恨以后仍然回报以爱，因为当深重的怨恨得到缓解，必然还有余留的怨恨积闷于心。有德之人总是不张扬地化解调和仇恨或争执，并不介意他是否处于完全有利之势，而无德之人就会冲进公堂竭力求得最大限额的补偿。这样，更多的积恨与祸根留了下来。

最善的人就像水一样，因为它滋润了万物。因此，渴望与道一致的人必须和所有的人保持友好关系。如果他交朋友，他就要付诸真诚深厚的感情。他说话总是诚实守信。如果他是一个统治者，他必须保持住国家的良好秩序。如果他是一个商人，他应当轻轻松松处理事务。这不是说懒懒散散，而是真正的上策，以使他的事务平稳发展，没有什么纠纷使他忧虑。在行为上他必须利用时机。换句话说，他将总是寻找机会，但并不与德性冲突，他应当掌握这些机会，因为它们能保证他的繁荣和好名声。这样他将避免了争斗和怨恨，并且总是能够明见是非对错。

如果一个人能认识别人，他是明智的，因为他能根据



每个人的性格与之恰当合谐地相处。但如果他认识自己才是明见的，因为他可以了解自己的能力和缺陷，以充分的自信与人交往而不会冒犯别人或被别人取笑。如果他征服别人，他是强大的，但如果他能克服自己的弱点他才是伟大的。最困难之事莫过于克制情感、欲望和固执的性情，代价是需要不断刻苦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但这会使他受到人的喜爱，因为他将变得温柔而善解。知道满足的人就是富有的。一个生活在一间简朴的房子，拥有亲爱的家人和足够食物美酒的人，有时比一个住在宫殿中的百万富翁更快乐，他并不垂涎妄想那些多余的让人虚弱衰退的奢侈品。这意味着稳定于自己选择的道路往往比兴起突发的欲望更踏实，后者可能把人推向劣势。身死而精神犹存的人就是不朽。如果一个人与道相结合，被人们热爱，他的身体死了，但他继续活在爱他的人的记忆里。

《道德经》有这样一个观点，自然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柔韧而灵活的，只有死亡才使它们变得僵硬易碎。老子也说最高的树不是被木匠砍伐就是被雷电劈倒。因此，一个人的一生应当保持柔韧与灵活，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精神。他一定不要根深蒂固于自己的偏见、歧视和憎恨。他要努力去获取智慧，发现更多的真实，从而改变他的观念和态度。他不应任由傲慢、偏狭和恶意的滋长，以免坠落失败的深渊。如果他寻求力量，他必须遵循道的法则。我们已经有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在他们鼎盛的高峰被道击败的先例，只因为他们那没有节度的权力欲。

然而，像耶稣基督一样，老子把最有力的武器对准了



虚伪，他认为虚伪是这个世界主要的祸根。一个真正有道之人甚至觉察不到他的智慧和德性。他的言行举止中无不蕴含这两种品质，又如行云流水般自然顺应，使人们难以觉察和怀疑。一个无道之人依靠狡猾的手段让人们注意到他的“德行”以给他认可与赞赏。已经确保了他作为“智者”的优势，他继续伪装善尚的榜样，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然而这是矫作之为，迟早会像毒瘤一样恶化腐溃。接着他便行善为仁，也就是这样的人也许通过卑劣的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他同样通过伪善得到了更多的赞扬。

一个真正的道家思想的追随者应毫不张扬地暗中帮助别人，不求得到认可和赞赏。正如《新约全书》里说的，他的右手不应知道他的左手在做什么。他必须摒弃所有虚妄的企图，甚至正义、高尚和慈善的内心感知；而是自然的、简单的和柔韧的，就像一个婴儿，那样，他将成为一个得道之人。



16

在玉皇山最后的日子

已是晚春，整个中国在又一场即将爆发的中日战争到来之前陷入了混乱剧变中。幸好铁路仍然畅通，我冒险再次拜访了玉皇山。那是一次令人伤感的旅行，因为我感到战争的骚乱将长年把我和我的朋友们分开，也许是永远，如果我在上海被围攻时遭到什么不测的话。

到玉皇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春干高兴地迎接了我。等我把简单的行李放在他的房间，他就带我去见了李林山住持，然后在饭堂里我看见了昌波和其他道士，他们都很高兴我回来看他们。然而，很快我就觉察到一种忧闷压抑的气氛，果然他们告诉我，患结核病的黄道士已是危在旦夕了。

晚饭过后我去了黄的小屋，静静地坐到他的床边。起初我几乎认不出他，肆虐的病魔已把他折磨得没有人形了。他又黄又瘦，一双凹陷的眼睛燃烧着生命的最后一团火焰。透过一扇半开的窗户，吹进来微微的夹杂着野花香



的夜风，鸟儿的鸣叫像远处的回声萦绕上心头，久久不能散去。时而山谷里低沉的钟声激动了病人的心绪，遗憾与幸福的眼泪打湿了他那消瘦的面颊。他不是怕死，那只不过是存在的另一种变幻。他还要徘徊一阵，因为他想在去往彼岸世界之前再多看看春干，他最好的朋友。两个小道士守护在他身边。因为他的兄长们还要忙于寺观的工作。两个男孩随时要让春干或李住持知道黄的病情，他们细心地照顾他，看他的被子是不是盖好了，以免夜里受凉。

屋外，浓浓的雾气裹住了群山，听得见屋檐上稀稀疏疏的雨滴声。走廊里有一阵脚步声，门开了。一看是春干，黄的脸上露出一丝疲倦的笑容，他吃力地想坐起来。春干拉着他的双手扶他躺下，他坐到床边，眼睛湿润了。两个人都不说话，相视望着对方，他们的友谊、同情和理解太深了，已不需要说什么。

“我的兄弟，”黄轻微的嗓音几乎和沉默一样安静，“我知道我就要走了……”一阵突发的咳嗽阻止了他的话。春干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想说些什么激励的话来安抚他，但他的朋友的话是如此明显地写在了那张形容枯萎的脸上。春干低下头，遮住就要落下的泪水。

“要分别了，我的心都碎了，”春干终于说出了堵在喉咙里的话，“但是，我的好兄弟，这只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死亡就跟我们活着时的睡梦一样，只是从那个梦中不会再醒来了。生命之梦和死亡之梦都是我们精神中同样的状态。如果我们犯罪、结仇，困惑于一颗凶恶的心，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噩梦，无论是醒着的还是睡着的。你没



有敌人，也没有犯下罪孽；你是善良的，你有希望。希望是想象的粮食，想象是梦的母亲。你在这里梦想的将在你去的的地方成为现实。你一直梦想着玉皇的天国，你会看到它就在那里等你，你所有的愿望都将得到满足。那是一个永远安宁的地方，旧的世界和它的日月星辰都消失在了惟一的精神之中，我们存在于它，它也存在于我们。我祝福你成为掌握新的生命形式的神。”春干停下来，眼里闪耀着预见的光芒。他轻俯在黄的身上，低声啜泣着，仿佛一颗心已经破碎了。

黄又坚持过了两天，第三天他的精神振作了一些。春干叫来了住持、昌波和其他道士，他们围拢在黄的床边，以无声的悲痛和祝福目送一个兄弟的离去。黎明时分，黄已无力睁开他的眼睛。道士们轻轻地扶他坐起，给他穿上他最好的衣服。一件白丝内衫，一件黑丝长袍，一双黑锻鞋和一顶嵌着白玉片的黑帽。雨夜过后，东方的天空染上了柔润的珠玉色，黄走了。

黄安息之后，春干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了。就在黄走了的第二天，我们去了紫竹寺，和明静住持一起吃了一顿很愉快的午饭。

两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平台上休息，看着山下的香客缓缓往上爬，春干来了，神情异常兴奋：

“你能看见一场非常有趣神秘的仪式，”他说，“昌波、刘和我今晚要看守一盏生命之灯。上海一个富有的茶商生命处在垂危之中，今早我们收到一封他家里人的电报，晚上八点钟我们要为他点亮一盏灯。”



晚饭后，春干带着我朝主殿后面一个小殿走去。推开一扇厚重的门，我们轻轻地走到中央，幽暗的灯光中我看见了昌波和刘的脸。春干加入到他们中。油灯被一个深筒状的玻璃罩罩着，放在一个大黄铜碗里。殿堂的壁板凑合紧密，所有的门都挂着门帘挡住四面的穿堂风。安静似乎被密封了，让人感到紧迫的憋闷。微弱的火焰处还有一道小巧的丝质屏风，隔绝了道士们的呼吸。他们三人绕着油灯围成一个圈，精神全然集中，嘴里轻轻念着祷文。

“谁病了？”我悄悄地问。昌波转过头：

“老茶商王先生的长儿子。他已经病了几个星期，外国的医生都没有办法了，他们说今晚不行了。他的家里人请我们帮助他。”昌波不再说话，注视着油灯继续他的祈祷。小小一点火星忽暗忽明，尽管屋里透不进一丝风，它还是左右摇晃着。午夜时，火星越发暗了，不时向灯蕊收缩，眼看就要熄灭了。

“他快走了。”刘低声说，用肘轻推春干。

“不，兄弟，还没有，”春干说，“现在是最危机的时候。让我们再努力些。”他们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汗珠从他们的额头落了下来。我在一旁设想着那位病人——一个精疲力尽的男子躺在床上，为了呼吸在奋力争斗。我希望我对他的同情能够成为一股新的力量帮助他战胜病魔。我想象着他正慢慢地充实了春干、昌波和刘努力想给他的生命的力量。火星还在缩小，似乎就要灭了，又燃起了一个亮点。他们三人屏住呼吸站在那里，他们的意念完全收敛于心灵最深处。



午夜过后，淡蓝的火星开始哧哧忽闪，我看见它更亮了。慢慢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光亮就像是在成长，直到最后变成一个金色的火星，依然很小，但却明亮而平稳。

“危险过去了，他现在睡着了。”春干喃喃低语。三人疲倦地坐到凳子上，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努力挽救了一个生命。我离开了小殿，春干因为过度兴奋无法睡着，他留下来默想，好让自己慢慢放松。

后来春干跟我说那天晚上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灯火明亮以后他感觉全身的力量都耗尽了，他是空的，甚至没有意志力祈祷。他的思想一片空白，不知道是在哪里，然后……有某种东西出现了。他不知道它怎样而来或者停留了多久。也许只是一瞬。一点明亮的蓝光，灿烂而眩目，似乎烧灼了他整个的身体。那光焰中有甜蜜和音乐，如此亲切珍贵，让人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孩子躺在妈妈的怀里。突然他知道了……他理解了……他全然放松了，又获得了力量。焕发着一种奇妙的喜悦，他站起身，跑出殿堂，投入新的一天。

那神奇的体验让他感到如此鼓舞和新鲜，整夜未眠过后他依然精力充沛。我们一起坐在平台上等着早饭，看淡淡的清晨变幻成彩色的白日。

次日晚上，王先生的家里寄来一封电报，说是病人已经恢复过来，并感激这座寺观。春干给我讲了病人的父亲老王先生的故事。他和李林山住持是多年的老友，这位老茶商就住在玉皇山下西湖边的一座别墅里。一天，他向李



住持吐露了心里话。他说他已经过了幸福的一生，感觉满足了，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幸福地死去。他请求李住持通过祈祷和他的精神影响帮助他实现这个最后的心愿。李住持答应尽力帮助他这位老友和资助者。几个月过后，一天王老先生坐在花园里享受着怡人的天气、芬芳的花木和美丽的西湖景色，他看见一只白兔钻出草丛向他跑来。白兔蹲在他的脚边，他想抓住它，但白兔倏地跑开了，引逗王老先生满园追赶它。最后白兔躲进了一个小塔，王老先生捉住了它，把它抱在怀里。和白兔的一番嬉戏让他太累了，后来人们发现他躺在那里永远睡着了，脸上还留着安祥的微笑。

以后几天李住持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他经常邀请我到他的小花园聊天，喝一杯浓香的茶。我总是抓住这样的机会向他请教在道家思想方面我还没有理解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谈到寺观庙宇中各种神像的意义。当然，我已熟知了东正教崇拜的偶像、圣母玛利亚的塑像经及天主教的圣像，但是我不认为把它们和道家对神像的态度进行比较是明智的。抚摸着他的黑胡须，李住持沉思了片刻，然后说：

“是啊，我们的道观和佛家的寺庙中都有很多的神，外国人常把它们叫作偶像，这是一个既失礼又不合适的名称。一个偶像被认为是拥有自身的权力、力量和神奇属性的神。一个完全用石头、木头或是泥巴塑成的像怎么能成为‘偶像’呢？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那些把它当作‘神’的人实在太愚昧了。在基督教的教堂里，肖像和雕



塑被想象成曾经生活于人世的神性人物和圣徒的等等的代表，用以提醒昭示人们他们依然位居神圣至上的境界。有时候基督教用象征来表示某种特别的神性，比如一颗流血的心象征怜悯，或者一只羔羊象征忍耐与温和。在道教和佛教中我们也这样做，你们所称之为的上帝也是来自于生成并滋养了这个世界的神圣的道。玉皇大帝是道在精神领域的众多显现之一，济公的塑像是这位和蔼可亲的圣人的写照，道士和尚都喜爱他。那些抽象意念的化身和神祇是道在自然中无限能力的象征。

“我们修道的人本已愉快地脱离了所有化身与象征，因为我们直接和精神世界打交道，但普通的人们离开了一个可见的象征就不能设想一个神灵的存在。他不可能对着某种他甚至无法想象的东西祈求念祷。因而，寺观里的神像吸引住他的注意力，凝聚并指引他虔诚的思想。同样，只有这神灵被赋予了人的形象，他才能以信任与亲密之感向他祈求，因为人们渴望从一个具有人类的同情与理解的神灵那里得到怜惜与帮助。可想而知，如果要面对一个被描绘成凶残的老虎或是一个无生命的立方块、圆球或者其他什么抽象图形的神灵，向他倾吐心中的祈求，该是多么不容易！

“因此，一个象征，被赋予合适的形象，恭敬地放置在庄严的供台上，的确能够象一条通道或是一块磁铁那样把祈求的人们吸引向它所代表的神圣的境界。这样的象征并没有什么古怪荒诞或者甚至超自然的意味，因为神圣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通过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向人们显现。就



这样人们到这里来，一代又一代，到这位神灵可见的象征前来当面对他诉说心中的忧苦和愿望；他们祈求，在这里留下他们最真诚的感情。请你不要以为所有那些祈求的人们和所有他们心灵的优美的倾诉已经不复存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是的！名字，一旦说出来，它就已经存在；所祈望的一定会到来，那些正直真诚的祈求者直接通往至高无上的神座。而且，因为人们把这个象征当作了一个媒介，他们把所有的意念和情感都倾注在它身上，在它的周围便有一种无形的充满力量的气氛，渗透着神灵关怀的祝福。这些让人觉得产生奇迹的塑像并不是它们自身产生出奇迹或者给予祈求者承诺，只是因为它们所象征的神圣的精神完全被祈祷者诚信的意念和至深的情感吸引了，奇迹实际是由祈求者在这神圣精神的鼓舞下自己实现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寺观和你们的教堂依旧忠实虔诚地给人们带来祈祷，它们都是正当而圣洁的，在它们周围的地方充满了宁静祥和的气氛，让人体会到在尘世中难以体会的满足。”

李住持停下了话，一个小道士来告诉他有一队香客到了，他们想在第二天早晨安排祈祷的仪式。

我和李住持的另一次谈话是在次日下午。战争的消息使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我告诉他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我的命运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他用他那双磁性的黑眼睛细细注视着我，像是第一次看见我。然后他靠到长椅上，闭上眼睛，让人觉得进入了遐思神游的状态。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我似乎看见了神秘的闪光。他呷了几口茶，用极其镇



定慈爱的话语给了我的未来切实的忠告，就像对待一个他特别宠爱的孩子。

“现在不要想着离开上海到别的陌生的地方，你现在的的工作是好的，尽量坚持下去。以后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像秘书那样的工作——我不能说得很清楚。你会去中国的西部，在那里你会找到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你会快乐的，尽管你会遇到麻烦和危险。你应当磨练忍耐力和审慎的观察力，保持一颗和平的心。”说出了这番预言后，他拍拍我的手。

“不要担心，”他笑了，“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顺应自然，合理而为，但机会到来时也要抓住它。你会明白一切事情都会在你顺应的趋势下慢慢体现出结果。不管你去到那里，我们都会为你祝福，给你精神的支持。在每一个龙门教和正一教的道观你都会受到欢迎，他们会辨认出你是一个道家思想的信徒，不是从你的衣服或其他特殊的标志，而是察觉得出你的精神素质。你完全不必要穿上我们道士的袍子；那是一种伪装。你可以一直是一个穿着便服、自由自在的道家信徒，和我们寺观中的道士一样也是难能可贵的。”

带着这番话我离开了李住持。

在我离开玉皇山回上海之前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深感忧虑和难过。这些事并不关系我个人，但是我已完全融入了寺观的快乐生活中，和许多道士跟兄弟一般亲近，任何影响到他们幸福的事情也会影响到我。

昌波，和春干一样是李住持最忠实的助手，他宣布他



要永远离开寺观了。他要去北方参加正在和日本侵略者奋力战斗的中国军队。他立志要当一名前线某地的军事发报员。李住持、春干还有其他道士都被震惊了，都极力挽留他，但昌波去意已定，任何劝阻都是枉然；这个男子是一名热血沸腾的爱国者，如果有必要，他随时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他深爱的中国。李住持很遗憾地送给他一笔钱，每个贫穷的道士离开的时候都能得到寺观的这份礼物，支持他在俗世中的一段生活。昌波带着一个打满补丁的行李包，在天还没亮的清晨走了。望着昌波渐渐远去的背影，春干的眼睛模糊了，他从此失去了一个友好亲密的朋友。

春干告诉了我另一件伤心的事情。他的哥哥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寺观。每次我拜访寺观的时候都很少留意那个孑身独处、悄然无声的家伙，因为我想他一定不喜欢被别人打扰。这次来我甚至没有发现他已不在寺观了。春干痛心地说他哥哥的悲剧故事。他们兄弟俩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守旧的老父亲，他从来就反对两个儿子都出家当道士，至少留一个在家，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种牵绊困扰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孔夫子的观念同样是春干老父心中惟一的最高的原则。在他死之前，他要让两个兄弟保证其中一个离开寺观，回家结婚，否则他将把他们视作不孝儿永远赶出家门。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春干最后决定让他的哥哥还回俗世，幸好他的哥哥并不像他那样把身为道士看作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使命，这多少给了他一点宽慰。现在他的哥哥在上海，已经结婚了。



沉默了一会儿，春干告诉我，无论是他哥哥的还俗还是昌波的离走都让他焦虑不安，因为他预感他们两人的遭遇都将不善而终。在道家信徒的信念里，他们认为每个道士可以自由地离开寺观，但迟早会身处噩运，因为他牺牲了他和道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这种冒犯一定会使他自己受到伤害。我尽可能地安慰春干，虽然我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最后他递给我一封信和一小包钱，请我回上海后带给他哥哥。“他现在的生活又穷又苦。”春干只是苦笑。

回到上海几天以后，我去看望了春干的哥哥春毕，把信和钱给了他。看到我去他非常高兴，笑容中带着几分害羞和内疚。他有些局促不安，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我在他破陋的小屋中感到舒服。“和宽敞美丽的寺观比起来，这是多么落泊的生活啊。”我暗自想着，眼里看见的是肮脏的房子和破旧的家具。惟一一件让我留有印象的东西是一张大双人床，占据了屋里四分之三的面积，床上铺着一床缝补过多次的质地粗糙的被子。他坐在一个空的肥皂箱子上。他看上去很清瘦，穿着一件又旧又脏的工作服。他连茶叶也没有，从一只保温瓶里给我倒了一碗白开水。他的房子是在贫民区里——空气不通，没有水、电和起码的卫生设备。他很懊恼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但他希望以后会有。很快他的妻子回来了，她在工厂里做工，干一天活儿赚一天钱。她是一个体型高大，声音嘶哑刺耳的女人，让我觉得她要么干体力活儿，要么只能去当妓女。她扯开嗓门对春毕说话，动作粗俗鲁莽，完全一副鄙视的姿态。的确，在这样一个悍妇面前，春毕简直就是一个悲惨无益、



无足轻重的男人。我立刻明白了在这两个人之间根本没有爱，尽管她已经怀孕了。她对我还算礼貌，但我不得不忍受她用嘶哑的声音喋喋不休地辱骂责备她的丈夫。“他是个没用的东西！”她嚷着，“这个家里我一个人干活儿，不然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他什么都干不了，是个废物！”春毕只是惭愧无力地笑笑，看得出来他很害怕她。然而，当她看到我带来的钱后，她平息了怒气。我给了她一元钱，她买回几瓶啤酒和盐花生，这样总算安静了下来。

之后我还去看望过他们几次。通常春毕会来请我去他们家过个什么节日，或者生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暗示，而我总是送给他们一点钱，一般至少是饭菜钱的两倍。当然，春干仍然在帮助他们，但他也不能从寺观中要求超出标准的钱，那是不合适的。后来他们都有了一个小孩，有一段时间她不能去工厂做工，他们的境况就更糟了。

当然，春毕永远也无能找到任何一个工作，因为他对这个现实世界的生活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听说那个女人离开了他，跟一个有钱的家伙走了。很快，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过春毕。离开了寺观，他自己把自己推进了一个怎样的地狱！

战争的阴霾最终笼罩了上海，整座庞大的城市被日本人的刺刀围起一道钢墙。至少对外国人来说，想到杭州和苏州旅游已经不可能了。我和玉皇山的联系似乎也到了尽头。

后来，大概两年以后的一天，我和贵福坐在他的饭店



里喝着啤酒，闲话过去的时光和那些我们一起的经历，我看见门开了，春干走了出来。那种重逢的喜悦至今犹存于我的心底。我给他倒了满满一杯啤酒，他笑着摇摇头，要了一杯茶。春干说他已经在杭州和上海之间往返逗留好几个月了，把一些器具和财物搬运过来，因为他们在上海开建了一个玉皇观的分观。喝完茶，春干邀请我们去看看新的寺观，贵福还在工作，我一个人跟春干去了。

寺观位于西摩路下方的一条小巷子里，背靠着一座大佛寺。它过去是一院宽敞却布局凌乱的私家住宅，道士们匆忙布置成了一座寺观的样子。神灵和塑像安放在大大小小的房间里，总让人觉得和这个地方有些格格不入。开始我搞不清怎么会有这种印象，过后我突然意识过来，是白色的镶板破坏了气氛。然而，敏感能干的道士们用一束束鲜花弥补了这种不协调。道士们的房间都安排在一个小后院里，厨房很方便，但没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寺观里到处都是来拜神的人，春干告诉我他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忙，香客们大多都是为了在战争中死去或失散的亲人朋友来敬香祈祷的。有几个难民被允许暂时住在寺观里，厨房正忙着给寺观的香客和门外那些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准备吃的。

李林山住持仍然留在玉皇山，春干来当上海这座分观的住持。新的重任一点儿没让他手忙脚乱，他还和以前一样总是那么快活热情，体贴有礼。有时他邀请我到寺观里住一两天，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对我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宁静的天堂，香客们轻柔地喃喃祈祷着，道士们悄然无声地从一个供台走到另一个供台，为他们解答心中的忧



188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虑。夜晚,微笑着的神像面前紫色的灯光、燃烧的轻烟和音乐般的念唱声给我那颗紧张的心带来了一种特别的慰藉。

几年前李住持向我预言的一切都得到了证实。1939年,通过孔祥熙的夫人,一个在当时的中国最有权力和影响的女人,我被派往西藏边境开创中国工业合作社。那是一段令人惊奇的西部地区的冒险经历,我在那些我一直尊敬热爱的简单而真诚的百姓当中开展了令我满意快乐的工作。1946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被召回上海参加一个会议,有机会在西摩路的寺观里再次看到了李住持和春干。他们告诉我,玉皇山的寺观在日本人占领期间也未能幸免战争的磨难。李住持为我举行了一次丰盛的聚会,我的许多朋友都来了,包括忠诚的爱丽丝,是她曾经介绍我同孔夫人认识。过后李住持告诉我,我的生活有周期地进行着,每过七年将会有一次新的变化。

我要回到我的西藏群山中去了,我们郑重地道别,把深深的遗憾和祝福留在彼此的心里。以后,由于巨大的政治变革,我再也没有看见过我的道士朋友了。



17

总 结

回想我住在玉皇观的那些日子，以及和道士们快乐持久的关系，我试图探寻最终引导我接受他们的哲学，成为一名忠实的道家思想信仰者的动机和缘由。主要的一点是，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当我沉陷于痛苦与孤独的时候春干的不平常的友谊和李住持温暖的关怀。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对我的这种微妙的直觉和洞察。也是人性中的一种纯真的孩子般的信任让我作为一位客人在寺观中逗留了这么久，而从未对我的品质和诚实提出疑问和质询。还有在治愈我的悲伤与失望的过程中李住持那伟大的理解和智慧。如果我曾经从基督教的教堂或者佛教的寺庙中得到这般的善遇和慷慨的热情，肯定迟早也会使我归依于他们的信仰。尽管我一度期望找到一扇道家思想的入门，无论我怎样婉转地赞赏它，巧妙地暗示我对它的钟爱，令我吃惊甚至失望的是，并没有这样的一扇门向我敞开。即使我几乎严肃地毛遂自荐要当一名候选的道士，他们也只是微笑



着摇摇他们的头。终于他们对我说，道家的信徒是注定的而不是转变信仰而来的。一个人应当通过他们的格言和行为来学习他们的哲学，当他已经理解其中的本质，他便成为了一名道家的信徒，无论他身居道观门内还是道观门外。

一个道观可以被形容成是一个社团，或者甚至是一个俱乐部，每个人都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和默化。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通常远离喧嚣熙攘的城市，周围景色秀丽，尤其喜爱幽静的山林。

和我最初的主观意断相反，龙门道教并不像基督教的教派或团体那样联合结成一个中央的组织。他们没有教皇、大主教、教会会议或者教会法院来协调命令他们的活动。而是所有的信徒因为共同的一种思想和一种兄弟的情谊团结在了一起，一个寺观中有功德的道士也可能被邀请到另一个寺观中担任住持。经济状况优越的寺观总是帮助贫困的寺观，为一些地方兴修的新观提供资助。

他们的行为准则宽和却严格地被遵循。被选作终生的住持是一座寺观的主人。除了因为他精通深悉《道德经》和其他道学经典以及中国的古典知识，还因为他的精神造诣和明智诚信的决断能力。由于寺观拥有田地、商铺等一宗不小的财产，他必须是一个精明实干的人，才能妥善处理商业事务。也因为寺观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富贵资助者的捐献支持，掌握娴熟机敏、和善亲切的举止谈吐对他来说也是必需的修养。同时要负责道士们的生活安康和精神教导，既要求他洞悉人的精神世界，也要求他有足够的聪



明解决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地方随时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不像一些拥有几百名僧人的大佛寺，更不用说西藏的喇嘛寺，有成千的教徒和不计其数的器具什物，龙门教的寺观向来规模不大。寺观中道士人数的限制是明智的，以便创造和保持一个雅致的并且易于管理的团体，使所有成员彼此间更亲密地相处了解。再者，更多的财物就可以用来改善道士们的生活以及用于寺观的维修和仪式器物的添置。

任何一个出身于良好教养家庭的未婚男子都是加入一座道观的合适人选。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并非如此。首先，这个男子必须是未婚的或者是个鳏夫。他必须是一个通晓中国古典知识的有识之士。他应当对一种沉思静默的生活有天生的喜爱或者倾向，性情温和有礼，审慎而真诚；他也必须有高雅的艺术修养。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既使他合符以上的要求，也不大可能被接受，除非他得到住持的特别许可。要求者必须被几名道士熟知，由他们把他介绍给住持，住持便仔细观察他，考验他的精神禀性，以确信他是否具备真实的使命感，而不是抱着虚假的动机想加入寺观的生活。我认为这些要求者完全就是接受了一次精神与心理的分析。新道士往往都是从贫困的学识家庭或者乡村的富农家庭而来。他们是虔诚的理想主义者，不愿意在挤塞的办公室里作一名小职员而用尽自己的生命，而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对永恒真实的寻求。

在道家中没有像基督教中那样令人畏怯、禁欲苦行的盟誓，也没有我所知道的一些寺庙中纯粹是要求忠顺、纯



洁和诚实的誓言。道士头上的长发是他离开俗世生活的标志。这是存在于一个相信能够放弃凡尘俗世的人和一个已经实践了这种思想的团体之间的一种君子协议。如果新的出家人能够信守这个协议，双方都为之高兴。如若以后发现此人是一个伪君子，无须什么仪式就会请他出门。如果，几年过后，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真诚的欲愿和素质，他坦率地说出来，寺观会遗憾地同意他离开，但仍然祝福他，也许还会送给他一小笔钱作为礼物。没有令人心碎的场面，没有毁约的诅咒——只是对一个人软弱的一面简单而实际的解答。道士们因为犯了错误而被驱出寺门是极其罕见的。住持们通常都太精敏非凡而不会接受一个不合适的人。主动脱离寺观的生活也是很少的，但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也有发生。然而，似乎这样的背离在以后都会终于不幸，并且鉴于我过往的经历，我相信这是真的。

道士们不但可以保存私人拥有的财产，也可以保存自己的钱，如果有的话。他们还可以向住持要求小笔的钱寄回家，如果他们的父母很穷困，或者要支助弟妹念书，甚至为了去拜访另一座寺观或者亲戚朋友。当他们病了，寺观将承担他们的医药花销。他们同样也可以招待到寺观中来看望他们的父母、亲戚和朋友。

他们不是通过肉体的惩罚，像一些基督教戒律中的鞭打、铁链等，而是通过高度科学的饮食结构来保持住他们的纯洁。他们吃的全是素食，并且不吃辛辣刺激的蔬菜，如葱和大蒜。酒不是被严禁的，但被当作一种兴奋剂尽量避免。每天的早祷、锻炼和学习使他们的生活平衡而有规



律，肉体被精神协调指导着，而不是受困于被压抑的欲望。

所有兴旺的寺观都有自己的厨师和侍者，但道士们也要参加农务，比如种菜、看管茶园、采竹笋或者找柴禾。

当我有什么问题问李住持的时候，他总是亲切专心的对待我，但因为他太忙于寺观的仪式和管理，不能给我一个人太多的时间。由于春干是寺观中第一个把我当作朋友的人，他自己决定并确实热情而耐心地指导我对道和道家思想的理解。尽管所有的道士都忙于自己的事务，他们都会找到时间给我鼓励和建议。寺观不是一个商业公司，每个人有明确的时间表，他们也无须像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那样负担着繁重的祈祷任务。没有一个人被强迫地要设法获得一种宗教的正统和神圣性，每个人自由地学习经典，在自己的屋里默想，或者，在一座幽静处的神龛旁摇响一只小铃，好帮助他集中起精神。

坐在平台上凝望着我们眼前的奇妙景色，春干总是唤起我留意这个世界的美丽。“这就是道的容器，当人们试图违背它的神圣设计去塑造它，就是在毁坏它；人们只有尊重它的本性才能发展它。”这是他对《道德经》的解释。为了能洞悉自然，春干告诉我，应当和一切事物和谐相处，认识到它们本质的一致。一个人在接触一事物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它的性质，然后就应当诚爱地付诸于行动，这样便会得到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结果。已经是美好的东西如果被变形或者添附上蛇足，就会破坏它的美好。正因为如此，道家思想的信徒们以跟随融合于自然作为他们



行为的最高境界。他们的寺观不但是周围环境的一种润饰，更让我觉得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乡村在那些修建在山腰林间的寺观和亭塔的映衬下总是有一种和谐的美。

从我住在寺观一段日子以后我才认识到动物和植物并不是远离我们人类的另一个世界，而是通过它们的知觉和我们亲密相联成一个整体。生命，以任何表现形式成为道的一部分，是同一的。对生命的仁慈、尊重、理解和同情总是带来和谐与繁荣。

老子说如果一个人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牢记这个教训，我总是尽力巩固基础，每取得一点进步就再巩固。这样我的成绩总是踏实而自信的，不会因为境况的变化而被彻底击垮。

道家思想教导人们，一个人和别人相处应当真诚和谦逊。从我的道士朋友们的身上我学会了友好与关爱并不完全是出于礼貌，而应该是一种自修的品质，不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和老子的话是一致的，要想得到，你必须先付出。从实际的经历中，我发现那些用好听的言语回报友情的人很少能与之保持长久的友谊，而那些并不和我过分亲近的道士却能让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会中断。我记住这样一点，不要把感情浪费在不需要它的人身上，而应当给予那些真正渴望同情和理解的人。

看着这个世界和它的纷繁事务，我不会嫉妒其他功成名就的人。贫穷教我学会在已有的环境中和简单的食物与细小的乐趣中体会一种全然的满足。我记得老子说过的



话，知足的人就是富有的人。我尽力以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去处理交托给我的工作，并发挥我的最大能力。这样的态度让我感觉平静和稳定，因为我的工作尽管重要，但它只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通过学习道家的箴言，在实践中我也领悟到培养宽容的接受能力对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从身边不同的人物事物吸收知识和智慧。我把自己的旧知陈念搁在一边，倾听更加识博智深的声音。凭借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直觉，我锻炼自己识别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能力。老子在他的笔下谴责那些自认为知道一切的人——往往是平庸的哲人和一知半解之辈顽固于虚妄的拙知愚行。

李住持和玉皇山的道士们常常施与慈悲之心，但总是个别的，除了某些为贫困的佛家兄弟安排的特殊节日外。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不幸与贫穷，他们认为集体的救济扶贫只可能依靠政府和一些资力雄厚的社会团体。这种个别的帮助完全和耶稣基督的精神一致，向他身边的人施与照顾。李住持的道士们经常悄悄地去看望一些处于困境中的家庭，喝茶的时候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红包。这类的行善决不会张扬，也不会被当作是积德的一种方法，而应当意识到这一切作为只是因为道，正如耶稣的教诲一样。

道家思想中最吸引我的是它的随意、善意和乐意。在道家思想的信徒中很少有古板、阴郁或者羞涩的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自命不凡、傲慢无礼或者呆板愚钝的道家人。他们过着充实的生活，相互间和睦融洽，和他们周围的人，和这个自然的世界以及那个无形无相但却始



终存在的精神的世界协调一致。老子本人就强烈地厌恶一切拘泥伪善的形式和一切禁锢个人自由的矫作虚设的戒律。他教导说，所有以道德为准则的法律都是人心内在固有的，只有人们自己觉悟它才能够自觉守法并心悦诚服。他并不否定政府的需要，但他设想的理想政府是由他所说的真正得道的圣贤组成，能够更多地以他们的善顾和公正而不是武力和强权激励它的人民。老子把他心目中的圣贤和那些形式主义和伪善的“圣贤”区分开来。后者不断地创造出规则戒律企图强固住权力与生机，结果却是无异于虚弱与懒惰。据说当老子遇到孔子，他指责孔子施加于人们过重的法则和他的那一套繁琐礼节。在这两个伟大头脑之间的竞争中，孔子胜利了，使中国几千年来成为了一个礼仪之邦。而另一方面，老子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使他们优雅、忍耐、充满对美的自觉意识、和平而宁静。正是这些源于道家的品质，使这个庞大而事故多变的国家不屈不挠地走过了几千年，沉淀下叹为观止的文化和艺术的珍宝。

我已经了解了佛教中默想的基础原理，我的玉皇山的朋友们给我介绍了他们自己的实践方法。第一步就是加深自我的感受力和对现实的洞察力。他们告诉我，很多人都生活在一个灰暗无色的世界里，甚至连他们的梦都是灰色的，没有生气的。如果他们能够察觉这个事实，他们就能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神圣的道在狂喜中创造了这个宇宙，并且每一天都在不停息地呈现发展它的奇妙和美丽。有时我们的眼睛低垂着，只要我们抬起眼来，就能



看见奇迹无所不在。人们应当观察自然和她的一切现象，不但用眼睛，而且用心灵和想象，这样才能领悟她的美。

诗人和画家总能以一种不同的更高尚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就我自己而言我很乐意被人称作为诗人，这意味着我的观察和感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增强。想象力是一种神圣的禀赋，包容了一切可能性。如果一个人热爱他在树林中的小屋，把它想象成自己的一座宫殿，那它就是一座宫殿，因为它让他感到了快乐。我的玉皇山的道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座宫殿，在那里我们别无所求。是精神的力量创造了周围的环境。

正式的默想是远离尘世的活动和事务，退避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渐渐地，思想全然集中，一颗心平静下来评价生活中的问题和往昔的行为。曾经显得困扰严重的问题现在变得微不足道了，易决断了。一切行为被估量出价值和真伪，用以当作今日的借鉴。思想被指引向了朋友和他们的幸福，以及怎样让他们得到快乐。罪恶在心灵深处得到坦白，为宽恕和战胜它们的力量而祈祷。

当思想完全进入一种内省的人定境界，神圣的道并不会被感知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狰狞的鬼神，而是一个温和善解的良友，就在左右，倾听着祈求者的声音。祈求者怀着爱和激情渴望靠近它，和它在一起。已没有必要再祈求什么了，因为这个世界已包围在了我们的祈愿中。道，这位良伴，知道我们的希望和期待，将以自然的奥妙莫测的方式帮助我们，并且将给我们的疑惑令人诚服圆满的答案，有时竟让人意外，别忘了他是无限可能的主人。



大乘佛教的默想更为苛严刻板，因为思想被集中固定于某些特定的圣经经文的意义上，直到获得了直接的神召启示。由于神圣的道是无限的精神，无形也无相，所以它就是所有形式，总是以信徒期望中的被赋于人形的形式显现。例如，圣特雷萨（西班牙天主教修女，神秘主义者，在阿维修拉建立圣约瑟女隐修院）在幻想中见到了圣家庭（圣家庭——指图画或雕刻中描绘的圣婴耶稣，圣母玛丽亚，圣约瑟等）。自然地，佛教徒就把道形象成佛陀或观音。南方佛教徒的默想又不相同。他们放松思想，静坐不动，直到身外的世界在意念中消失了，到达一种最原始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荣格博士（荣格——1875—1961 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首创分析心理学。）所称之为的潜意识。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脱离现实的存在，在我看来，当默想者“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会遭受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紊乱。这样深奥的循世灵修应该能使他们快乐，如果他们永远身处在他们的静蔽之地。我曾经几次实践过南方佛教的默想，让自己的思想进入潜意识的状态，结果反而因为完全失去了对物质世界的感知而使我的神智在那个时刻被削弱了。道家的信徒在他们事先没有准备以前从不让自己进入纯粹的潜意识状态。

除了上面提及的默想外，道家的信徒也承认，对他们来说某些精神状态也是通往神性的途径。在西方人眼里，这样一些场合可能会被认为太轻浮无意，甚至是邪恶的。有时候，当秋月高挂的夜晚，我的朋友和我会去河边的一个小亭子里吃新鲜的河蟹，中国人把它视作一道美味。我



们一边喝热乎乎的米酒，一边谈话玩笑。我们感觉自己年轻了，充满了希望，完全沉醉在和谐之中。在那样令人神怡的夜晚，我们还会祈望什么呢？只觉得精神振奋，感激这一切生命的赐福。然后，在短暂的一瞬，我们知道有一种神圣的存在就在身边。信道者认为这样的时候也是一种默想，因为此刻我们的灵魂在感情的暖流和朴实的快乐中与道融合成为了一体。天边的红云和静默的群山给了这样的时刻特殊的意味，道在自然，自然在道。当亚伯拉罕在茫茫沙漠中凝视着夜的苍穹，他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

把神圣的道视作人类的亲密朋友这一观点在西方并不被普遍接受。西方的神秘主义者谈到宽恕，谈到恩赐的快乐，但很少谈到神圣的友谊。然而，波斯的苏非派教徒（苏非派：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把上帝比作最亲爱最仁慈的朋友，在《圣经》里我们读到过伊诺克（伊诺克：《圣经》故事中的人物），摩西和以利亚（以利亚：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的先知）与上帝亲密无间，以至他们被召到天堂里居住。西方的祈祷者主要为了祈求，而道家的信徒只是把他们真诚的友谊奉献给道，并不一定要求回报。

当然，信道者的目标是要到达圣洁的神性——在那玄奥的状态下，当人的知觉完全舒展开来，虽然身处尘世，但他已能够通过道的力量理解并进入那个永恒的精神世界，与之合而为一。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决不是苦行禁欲和自我折磨，像一些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热衷的那样，而是一个人内在本质的彻底的转变。就像我已经



2009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解释过的，道家信徒并不禁食斋戒，因为他们的素食虽然保持了平衡，但仍然贫乏。他们也不体罚严惩或者自抑自伤，因为他们相信那是违背人性的，并且，他们没有原罪的教义。

精神造诣的最高成果就是变成像一个小孩，正如耶稣教诲的一样。这是一个不易理解的观念，它并不指第一意义的小孩状态。每个人都必然经历生命和遭受它的磨难、罪恶、虚妄和追逐名利的欺诈。但必然也将获得智慧，一旦实现了这样的认知，正如所罗门的认知一样，那条渴望宁静与满足的路便敞开了。这条路回归到一切幸福之本，天恩眷顾使的确“像一个小孩”，信任、纯净而和谐。

一个得道的圣人从不夸示他的德行，惟恐四面而来的赞扬和奉承，并尽力掩藏起他深邃的思想，就像济公隐士，藏于异端陋习之中。他从不哲人说教般指点干涉别人的生活，他也从不鼓吹道家思想的妙道精深而诱劝别人弃信改宗。甚至他的外表也不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高尚威望之人，只有明眼内秀人士才能在他的破衣烂衫和疯癫粗鲁的行为中辨认出金子般的品性。这便是济公的表相和行为。但是，在他的言语中渗透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甜蜜，散发出他内心的美与善，就像他欢喜自得地一边呷着酒，一边晃悠悠地带着一只小狗回他的山林中去了。

对一个圣徒来说，理想的生存方式是生活在远离俗人聚居的一间小屋或一个山洞里，与动物为伴，亲自耕种一块菜地。在那里，他默想、祈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由于他是全然精神的，有时他自觉飘浮升腾于他的祈念



中，就像圣特雷萨和无数圣徒所经历的那样。我的寺观的朋友跟我解释说，那并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一种神秘的“骗子的把戏”，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在这个有形宇宙中的物质是一种凝结的精神力，人的身体在更强的精神力的支配下变得不稳定，暂时失去了物质的属性。因此，一个人越是精神的，他的身体就越可能发生变化。耶稣基督的身体在他变容（变容：耶稣在三个门徒前的变容见《圣经·马太福音》）期间和复活以后完全不同。道家的圣人，传说可以经受精神之旅。其中一位铁拐李，太长时间逗留于这样的旅游中，当他要回复本身时发现他的身体已经消亡了，他只好投生到一个刚刚去世的瘸脚乞丐身上。

然而，一些修道的人更喜欢身处闹世繁尘。这被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们被各种诱惑包围着，而需修炼意志的力量来保持身心的纯净、淡泊和高雅。

道家的寺观只有当香客要求时才举行正式的祈祷仪式，平时多是自修与默想。每一个道士在寂静独思中向他们的良友——神圣的道，吐露心中的希望与心愿。关于这一点，我还应当提及道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便是，永远期待着某种奇迹会在任何的一刻发生。而实际上，奇迹的确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一个人不得不用极其敏锐的感知才能识别它们的存在。它们已经发生了，并且仍在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朋友的身上，只是我们过于忙乱浮躁而经常与它们擦肩而过。但我们总是在期待着神奇的迹象，有些时候的确感觉到某种幸福正向你走



202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来，但因为这些迹象是这般微妙难喻，我们总是缄默诚守着这个秘密，惟恐粗糙晦涩的言语褻渎玷污了那个只有我们的心灵倾听到的玄妙深邃的神召的声音。



18

结 束 语

如果我可以列出一张我这一生的得失表，我敢肯定有丰厚的我通过道家思想的学习和实践而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然而在西方很少有人听说过这门深奥的哲学，正如我今天所领会的那样，它是一个想生活在中国的人的必修之课。就我自己而言，我一直都想留在那个神奇迷人的国家，只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变更威胁到宗教和个人自由而迫使我不得不离开。道家思想是一把开启理解人生之门的钥匙，对中国人的生活来说更是如此。在那些不知道这门哲学和从未去过寺院的外国人眼里，中国人向来是一个谜一样神秘莫测的种族，有着奇怪不可理解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有时几乎是荒谬可笑的。而我知道这是一个绝对的误解，因为从我在寺观住过的那些日子以后，我开始发现了爱和友情的财富以及在那些志趣相投的人中间生存的无穷欢乐。

我必须尽可能摆脱所有的错误思想，因为我发现我们



不能以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来看待它，而是我们自己想象它应该是什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存中看到最充满活力的地方，在我看来这是根本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信奉者在没有自己主观的观察或通过可靠的来源了解其性质时不会对任何事物谴责或鄙视。例如有些地方，被所有人认为是无法居住和危险的，然而根据检验是非常适合而安全的。有些食物和水果被某些教派看作是肮脏不宜吃的，其实适当清洗配制后都是上好的美味。人类一直都背着势利鬼的罪名，但只要与之谦卑坦诚相待就会发现是那么可爱和友善。一些原始单纯的部族被形容得凶猛而不可接近，但如果你向他们付出真正的诚意，他们同样是热情和善良的。

上帝、道德和圣人被人类的不同派别声称为是他们各自所独有的，同样的信念如果存于别派则被视作是错误、邪恶、虚伪和罪孽。道家思想的信奉者不去侵犯其他任何宗教，他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优点和精华，形式的多样并不会冒犯他们。他们很早就理解在所有存在的现象背后只有惟一一个统一的真实，并且是不可名状只可意会的。无限的精神被称作上帝、道、耶和华、安拉、维拉科查（印加人信奉之神——译者注）或佛陀丝毫没有关系，因为它就是一切形式和一切名字，每个人和每个民族根据他们的想象和这种想象的有限赋予它直观的形象。道家的信徒也从不反对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和习俗，因为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尊敬和人们对不可见的超越世俗存在的虔诚。

道家思想的信奉者从不会通过灌输他们自己的道德准



则或模仿其他民族的准则来妨碍别人的生活或天性。他们倾注全力于人类的精神满足以及使之与不关乎人类法律和规范的道协调一致。一个只娶一妻的男子是合乎规范的，但如果他让自己的妻子受尽折磨他就是一个罪人。反过来，一个娶了多妻的男子也可能是一名模范丈夫、家庭的供养者和孩子们慈爱的父亲。如果他能做到这些，在信道者眼里他同样是一个善人，尽管他违背了人为的准则。和多数神秘主义者一样，信道者是注重现实的人，并不试图用极端严厉的束缚和责难来扭曲人类的天性。他们不像耶稣那样吩咐有钱人把他们所有的财富分发给穷人，也不像佛陀那样提倡克制放弃和普遍的贫穷。他们所希望的是使人们正派，不一定在表面行为上而是发自他们的内心。通过使人们“空”、“无为”和简单，他们希望让其充满精神的优雅和真正的德行以至于不断给生命灌注新鲜的活力。他们提倡的不是精神上的懒惰和虚伪的言行，而是通过对给予无尽恩典的神灵的认同所带来的一种精神上的复兴。通过爱、同情和对自然的生动理解，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富有而充实。他在家里很快活，跟朋友在一起时很开心，和邻居们和睦相处。他能看见新的美，领悟出新的价值和他自身能力的新前景。一条幸运的大路向他敞开，带给他的恩惠是一种成熟的性情和友善、慷慨的姿态。每个人都乐意和他在一起，给他帮助，他的事务就这样从容地得到解决，而他的命运也在沉着地不断完善。

一定不要以为道家的信徒是些懒惰、软弱的家伙——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内向并且缺乏勇气面对生活的严峻考



206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验。必须承认有少数道士是懦弱、羞怯的隐士，故意逃离这个世界到寺观的高墙下寻求庇护。出于爱和怜悯，这一部分人被允许过着他们平静的生活而不对之要求过多。其他人则充分修炼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中国历史上记载了一些有名的将军、诗人和画家都是道家思想的追随者。和平与安静不能靠买卖占有获得，而是当心灵净化了欺诈和邪念时，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至。他们有可能是热情、积极甚至奔放的；有可能不喜欢势利和愚蠢的人却无论如何没有伤害别人的想法，也有可能始终对他人保持出自真正道教徒的友善。这样，就没有了后悔的余地、羞耻的行为和思想，心灵变得安静而和平。

迷信被道教徒看做是一种对超常、自然或神灵荒谬而怯懦的心态，是人们对不可知和神秘现象的盲目畏惧。从这方面来看，我的道教徒朋友都不是迷信的，因为他们领悟了道的智慧和许多直觉的知识。无论是道教还是儒教和佛教都不禁止任何对被称作神秘或超自然现象的探寻研究。中国人总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芸芸人世是精神灵魂之界，老子和孔夫子都规劝人们在适当的时候以礼仪和尊敬来对待它们。它们被想象为人形，有些具有高深的智慧和无比的力量，而另一些则原始、简单几乎低于人类的智能。它们如果得到尊敬和善意就可能带来帮助，但如果遭到羞辱和鄙视就会带来伤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人们向它们中的善者祈求赐福和保佑，而恶者将永远遭到冷遇。

龙门教派的道士不会试图专门探究和灵魂的联系，也不从事黑巫，这些都留给了正一教派和张天师教派。但他



们一直致力于通过洞察力和意识来发展他们的觉悟。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在努力追求超心理的本领。他们相信，虽然道不能显形让人们有直观的体验，然而它会通过某种间接和隐藏的信号向善人暗示它的快乐和即将到来的帮助；通过一种洞察力的感受或一种异乎寻常的狂喜使人精神振奋，一瞥事物即将发生的预示。这些信号随时出现，无所不在，但是一个缺乏观察力和因为终日的琐事只感觉忙碌的人很难注意到它们，同样它们也需要每个人自己独有的传递方式。比如对我而言，一只偶然落在我头上或手上的蝴蝶，一声稀罕的鸟鸣或是树林中一朵美丽的花总是好运的信息。

超人洞察力是一种双重的恩惠。当事态会朝好的方向发展时我总会有一种预感，而当结果得到证实我不会太意外，因为就该这样。反过来，当一个噩运就要降临，我在它发生之前就受到煎熬，当它果真到来时我又再一次承受痛苦。我学会了觉察一个人的虚伪和狡诈，不论他把自己的缺点隐藏得多么巧妙，同样，我也懂得了识别善良和忠诚的朋友。

有时候，在山上或一座寺观里精神振奋和失去自制力的那一刻，我知道真实就在那里并且感到对神秘事物的期待的转变。当我的眼里充满了我身边的美好事物和我的心充满了狂喜之时，我突然知道这时一个奇迹，就好像一个寂静的声音在承诺快乐和幸福。

一次对我道学造诣的真正考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到汉藏边境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它证实了李住持的预



言。旅途中的困难危险和战事境况令人生畏，但我从容地面对解决每一个遇到的问题，最后安全地到达西康。因为我的单纯、友好和热情，当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老百姓都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但达官贵人们都用猜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我，因为他们不愿中央政府干涉他们的事务。我很快发现这些权威阶级就像一般的中国人那样可爱，对所有外国人维护他们的优越姿态。那些太聪明的在工作中越是表现出主动积极性的外国人，就越是遭到他们的怨恨。为了使自己避开可能的麻烦，我采取了“无为”，那就是我安静地退到后面做我被吩咐做的事情，决不和我的中国同事发生争端。我对中国礼仪知识的了解让我能够和官方保持得体的关系，因此，他们不会抱怨我是一个野蛮粗鲁的“异族人”。我丝毫没有扮演一个傻子的角色，相反，我表现出自己坦率真诚和亲切的态度。这很可能阻止了当地政府长时间想排除我的决定。不幸的是，我的上司在我被派到西康后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看到我没有任何支持并确定我没有理由逗留在本省，地方势力最终逮捕了我，并且很快我被召回到重庆。当我向我的一位道教徒朋友抱怨我的不幸时，他安慰我说，我不应该悲叹还没有得到的而要满足还没有失去的。我的生命当时正处于危机之中，而他确信是我的道家的性格保护了我，使我没有被西康军方除掉。

我是在重庆逗留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喇嘛教要人，来自丽江的圣露·呼图克图，丽江是云南西北的一座小城，也在藏地边界上。这似乎是一个奇迹，这位著名的



2009

结
束
语

活佛一眼就看出了我的道家品质，他非常善待我并且预言我应当很快去他的家乡。我在同中国官方交往时十分谨慎地避免谈起自己是一名道家思想的信徒。他们中有的狂热基督徒，特别有一位偏执到不容异说以至于策划要清除掉我们这个庞大组织中不是基督徒的所有中国人，并且很早就提醒我要被撤职，因为我有“异教”的信仰。幸运的是，他及时地被调离了。

在一片政治阴谋的混乱以及对工作、权势的争斗中，我在重庆过得很不愉快，默默地祈祷奇迹会再次把我带到中国某个遥远的角落，在那里我能得到安静和自由。然后，几乎没有什么预兆，就这样我被派到了昆明，在那里住了没多久之后去了丽江。

当我一踏上那片土地，眺望着那可爱的坝子，白雪遮顶的群山和芬芳的森林，我终于意识到她就是我的香格里拉，西王母女神的静修圣地就在我的眼前——隐藏在有形的现实之中。那些肤色黝黑的人民，自然之子，依然沉浸在老子的教义中，向我敞开了他们的心灵，因为他们辨认出我和他们有同源的精神。爱、奉献和友情的财富一下子堆积在我的周围。我的灵魂似乎展开了，成长着，一种全然和平、宁静和快乐的奇妙感觉包围了我。非凡的道几乎可以感知如一股恩典之流穿过我的身体。一切问题就那么轻松地解决了，我的身体奇迹般地更年轻更强壮了。在走过的最危险的旅途中那些步行和马背颠簸的困难与劳顿都让人感到愉快、安全和兴奋。我从没发现我是这样顽强，我的心智显得这样敏锐，我充满了无限力量。我给予这些



伟大的人们越多，我得到的也越多；我越是站到隐敝的地位，我越是受到尊敬和关爱。在那个地方，当人们微笑和欢喜，大自然慷慨地播撒她的恩惠，神灵在俗世间传递着吉祥的音讯，人类、自然和神灵便彼此合而为一，相互交融。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所有这一切就在自己身边。在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喇嘛寺我认出了一个时常出现在我梦里的庙宇，后来我在那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

我想永远留在丽江，因为它是一个真正具有老子精神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我完全实现了我对道家智慧和生命哲学的寻求。虽然我不得不离开丽江，但她的温暖和美丽一直伴随着我，给我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与斗争的勇气。作为一个信道者，我很平静地接受“道”的神秘和不可知，并且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奇迹就在某个地方。因此我希望有一天，道也许会再带我回到那个天堂。



译 后 记

首先，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以下的朋友和亲人，因为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够有幸翻译顾彼得先生的《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直译名《玉皇山的道观》）。他们是：德国朋友 Pole，是这位我们仅偶然相见一面却都喜爱敬仰顾彼得的朋友不远万里从德国给我邮寄来一本《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的英文原著；现居新加坡的顾彼得先生生前的老友 J·D·H Neill 先生，他对我的翻译工作表示了真心的赞同与热忱的支持；我的父亲戈阿干，多年来他一直为我提供顾彼得在丽江的经历线索，并始终鼓励我完成此书的翻译，在精神上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澳大利亚朋友 Shane，在我和这位也相信道家思想的西方青年一同旅行的途中，Shane 为我解答了书中许多的翻译难点，也正是和他的这段旅行让我在翻译这本以旅游作舟，以哲思作桨的书时有了更美好更深刻的体会。最后我要感谢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编审、纳西族著名作家杨世光先生，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刘存沛先生、郭素芹小姐，以及美术编辑西里，是他们的支持与努力最终使《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的中文版得以面世。



从我完成此书的全部翻译工作，到今天已快两年了。当时原著向我开启的道道风景和顾彼得先生这段充满关爱、宁静与哲思的心路历程，以及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跟随作者所享受到的近乎纯粹的精神修炼之旅，还有我每每落笔时那种因为担心不能忠实传达顾彼得先生的每一个情绪、意念及哲思的急切、愧疚心情，这一切，到今天似乎都淡化了……而当刘存沛先生通知我云南人民出版社最终决定出版此书时，当时留存心中的与《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相关的种种印象，激情与感悟再度活跃起来，我不禁要再借用这个机会和能读到这本译本的朋友们说说顾彼得先生这个人和他的这本经典之作，还有我，一个正走在人生艰难多变旅途中的青年人从此书中获得的精神财富。

在我眼里，顾彼得先生是一个真正理解了中国的道家思想，并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去实践这种境界的西方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从小生长在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当他初次踏上中国这块厚土时，已是一个身心充满创伤的成年人。在他生命最痛苦迷惘之时，神秘的道让他结识了道家的朋友，从此把他引领进一个充满关爱、宁静与智慧的精神国度。正如顾彼得自己所说，如果他在那段人生最没落的时期能够得到佛家或者别的宗教的如此关爱、启迪，他也会诚信这门宗教的。这番话最好地证明了顾彼得先生坦诚，随缘的性情，他把内心的真爱与宁静视作最珍贵的财富，而这种财富并非是哪一门宗教，哪一种人所独有垄断的，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当你尊重、洞



察、体会它，你便得到它，而当你漠视、畏惧、拒绝它，你便失去它。这也正是道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一切源于自然，形式相异，真实却是惟一的。

顾彼得与道士交成朋友，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座座道观寺庙中，在城市乡村的游历中，他都思索体会着道家思想的境界与实质，就像一个求知欲正强的学生努力地从长者、朋友和周围事物那里探寻对这门哲学理解的路径。最后当他在云南丽江居住了9年之后，他这样说：就是在那里我完全实现了我对道家智慧和生命哲学的寻求。如果读过了顾彼得先生的另一本书“*The Forgotten Kingdom*”（《被遗忘的王国》），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并判断其诚信度。

而真正让我开始从性情、人格方面去认识了解顾彼得是在翻译完“*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这本书之后。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了！可以说我阅读，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就正如我跟随顾彼得进行了一次精神之旅，让我的心智、灵魂与精神得到一次不可言喻的净化与舒展！书中的段段行程、道道风景、层层思辩一次又一次地为我开启了一扇扇看得见生命景色的窗户。从这景色中我辨认得最清晰的是自然的永恒与不可超越，生命的美丽与谦逊，爱的真诚与宽容。还有那隐约显现的宇宙的秘密或是真相，道的永存却无痕迹……这一切都给了我的精神生活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当我面对人生道路中接踵不断的新难题时，不论是生活的，事业的，还是爱情的，“*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曾给我的启迪与感悟便又轻轻地和我说



214

神秘之光

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话，像一个从不曾离开的朋友，带给我宁静、勇气 and 希望。如果我用几个字来形容我从此书中获得的精神财富，那就是：爱、谦逊与宁静。我希望我自己和所有的朋友们能用有限的生命一点一点地去积累这笔永无完结的财富，让我们在天地间短暂的存在成为一种美，一种乐。

“虽然我不得不离开丽江，但她的温暖和美丽一直伴随着我，给我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与斗争的勇气。作为一个信道者，我很平静地接受道的神秘和不可知，并且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奇迹就在某个地方。因此我希望有一天，道也许会再带我回到那个天堂。”这是“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中最后一段话，时隔40余年，众多朋友人士的帮助、努力汇聚在一起，终于促成此书的中文版面世了！它将再一次把顾彼得带回到我们中间，回到他视之为天堂的丽江。这，也许就是顾彼得生前一直期待的那个奇迹吧！

和晓丹

2002.1.16 于昆明